

蘇菲亞・貝爾 與 王明教授

紅
塵

金
光

RED DUST, GOLDEN LIGHT

在中國的奧秘與真相

紅塵， 金光

RED DUST, GOLDEN LIGHT

在中國的奧秘與真相

作者：蘇菲亞・貝爾 (Sophia Bell) 與 王明教授
(Professor Wang Ming)

版權所有 © 2025 THE EPOCH MEDIA。保留所有權利。
禁止翻印。

編者註

本書根據真實的故事、事件與背景撰寫而成。然為尊重個人隱私，並避免對相關人士造成影響，書中人物的姓名及部分可識別其身份的細節，皆經過更改、簡化或以文學形式重構。

書中部分內容為當事人的個人視角之陳述，反映其在當時的親身經歷與個人認知。此等觀點不必然代表 THE EPOCH MEDIA 的立場。

在文風方面，儘管編者進行了必要的修訂，但為尊重書中人物的原貌，並保留故事的質樸精神與生動性，我們已盡力保留其原始的淳樸基調與口吻。

編者



執筆者言

本書中所述說的這段旅程，完全屬於王明教授。我作為執筆者的角色，是與他緊密合作，傾聽他的經歷，並協助將他那非凡的故事寫成這本書。儘管本書是我們共同合作的成果，但書中所呈現的敘述、回憶與深刻的真理，全都專屬於他個人。

蘇菲亞·貝爾 (Sophia Bell)

THE EPOCH MEDIA

目錄

紅塵，金光	
編者註	
執筆者言	
序	
第一章：脫稿的瞬間	
第二章：初踏異鄉	
第三章：山巔隱士	
第四章：玄秘之事的女法醫	
第五章：時間靜止的小鎮	
第六章：編織因緣之人	
第七章：命運的古董店	
第八章：沒有封面的書	
第九章：法理的啟迪與修煉的群體	
第十章：在紅日之下 - 被掩蓋的真相	
第十一章：風暴夜中的淚水 - 一個家庭的悲劇	
第十二章：穿越黑夜 - 面對與逃離	

第十三章: 東方既白 - 歸來與傳播

結語

關於作者與 THE EPOCH MEDIA 計畫

關於作者

關於計畫

聯絡方式

同一計畫的其他作品

序

我曾經是個徹底的科學信徒。作為一名醫學教授、一位透過邏輯、證據與眼見為憑的稜鏡看待世界的企業家，我曾以為自己對人生——關於成功，關於人的極限——已瞭然於心。那年夏天前往中國的旅程，起初只是源於對傳統醫學的好奇，以及對離別多年、那片血脈根源之地的變遷所懷的一份探詢之心。對於即將發生的事，我始料未及。

那扇通往另一個世界的大門，並非在實驗室或大學講堂裡，而是在靜謐的茶室中、在雲霧繚繞的山巔上、在時間彷彿凝滯的小鎮裡，透過那些平凡卻懷有非凡智慧的人們的雙眼，為我悄然敞開。我遇見了隱士，遇見了能用奇特方法治病的療癒者，遇見了能洞悉科學視野之外事物的人們。我窮盡一生建立的堅實世界觀，開始從根基動搖。

然而，這趟探索古老東方文化神妙之處的旅程，也將我們——我的妻子慶玲與我——帶進了另一個現實，一個隱藏在中國現代浮華表象之下，幽暗而殘酷的境地。我們偶然間接觸到一條真正的修煉道路，一個以「真、善、忍」為原則的法門，它為數百萬人帶來了光明與希望。也正因如此，我們不得不去面對一場荒謬絕倫的迫害、一場外界鮮為人知的殘酷信仰鎮壓，那血淋淋的真相。

本書記錄了那段近七個月的動盪旅程——從一個充滿質疑的科學家，到一個真理的追尋者；從一個好奇的遊客，到一個見證了偉大善良與極致邪惡的非自願證人。這不僅是我個人的故事，更是一個關於堅定、關於在逆境中信仰的力量，以及關於即使在最深沉的暗夜裡，希望之光也永不熄滅的故事。

我寫下這些，並非為了說服，而是為了分享一段徹底改變我人生的經歷。或許，在這趟旅程的某處，您也能為自己找到些什麼——一份啟示、一道微光，或是一個答案，來回應您心中長久以來的探問。

誠摯地邀請您，與我一同走進這趟旅程，一個東方真正綻放光芒的地方。

王明

* * *

第一章：脫稿的瞬間

奇特的邀請與非凡的空間

我靜靜地站在那扇漆著深色、門牌號為 603 的木門前。

這房間蜷縮在底層走廊盡頭一個隱蔽的角落——一個彷彿被會議中心那慘白的日光燈光所遺忘的地方。我的手心仍能感覺到那面銅製門牌的絲絲冰涼，它已隨著歲月變得黯淡。在昏黃的光線下，那個數字彷彿微微顫動著，一種模糊的感覺油然而生，好似它等待的，正是我。

大約十分鐘前，我還坐在三樓的大廳裡，那兒的投影片正播放著複雜的圖表，急促地閃爍，就像全球醫療產業那永

不停歇的競賽中急促的脈搏。然而，一股突如其來的衝動，讓我想起了那張小紙條，那張在研討會第一天我就打算扔進垃圾桶，卻依舊靜靜地躺在我西裝外套口袋裡的東西。

它毫不起眼。一張米白色的紙片，僅有一行簡潔的英文：

“Ancient Healing Arts and Uncharted Possibilities”
(古老的療癒藝術與未知的可能性)

以及一個名字：張峰 – 來自中國。

會議室：603。

當時，我記得自己嘴角不禁微微上揚。一部分是因為那個標題聽起來有些陳腔濫調，像是在為某個偏遠鄉村的週末禪修課程打廣告。另一部分，或許是更主要的原因，則是因為我是個屬於數字、屬於經得起驗證的研究、屬於清晰分明的分析數據的人。我的妻子慶玲，以她那語言工作者特有的細膩，總喜歡將我的思維比作我腕上那只瑞士腕錶的機芯，同樣的嚴謹與精確。我通常默不作聲，將此視為對我堅定不移的一種默許讚美。

然而，不知何故，那張紙條卻在我口袋裡安靜地待了兩天，在緊湊的行程與重要的會晤之間。彷彿它有著一股無形的重量，等待著某個特定的時刻。直到今天下午，當行程中

突然出現了四十分鐘的空檔，我的腦子因那些看似無窮無盡、重複循環的統計圖表而疲憊不堪時，我的手竟不自覺地伸進了口袋——然後，緩緩地抽出了那張紙。

「去看看也沒什麼損失。」我喃喃自語，這更像是一個一閃而過的念頭，而非深思熟慮的決定。

而此刻，我就在這裡，在 603 號房門前。愈是靠近，那些來自主要會議廳的嘈雜聲、混雜的聲響，似乎都被一道無形的牆過濾、消融。我能清晰地聽見自己的腳步踩在厚實地毯上的聲音，每一步，都像一滴水珠，緩緩落入一個異常靜謐的空間，一種近乎有形的寂靜。

我輕輕推開門。門發出極輕的「嘎吱」一聲，像一聲老舊木頭的嘆息。

裡面……是個截然不同的世界。

沒有炫目的投影機。沒有莊重的演講台。沒有冰冷的白光，也沒有從會議中心現代音響系統中迴盪的擴音器聲響。取而代之的，是幾盞懸掛在天花板附近的棉紙燈籠，散發出溫暖柔和的黃光，照亮了整個房間。一股清雅的草藥香，輕輕地拂過我的鼻尖——宛如沉香木的氣息，卻又更為清透細膩，讓我的思緒，不知為何，竟感到一陣出奇的平靜。

房裡只有十幾個人，坐在簡樸的木椅上。他們端坐著，悄然無聲，全都面向前方，彷彿在共同聆聽著一首無形的樂曲，一段只能用意念深處去感知的旋律。沒有人看手機。沒有人匆匆筆記。沒有人開口說話。此處的沉默，並非單純的悄然無聲，而是一個鮮活的實體，有形有體，浸透並籠罩著房間的每個角落。這讓我下意識地屏住了呼吸。

我在門口愣了幾秒鐘。身上那套平整的商務西裝、那條條紋絲質領帶、別在胸前那閃亮的金屬名牌——這些曾是我地位與自信的象徵——此刻卻讓我感到……格格不入，彷彿是一首靜謐協奏曲中不協調的音符。但奇怪的是，沒有一道目光像看著不速之客那樣看我。他們的目光掠過我，極快，卻沒有一絲評判或探究的意味——那更像是……曾經見過此情此景，或類似場景的人們的眼神。一種靜默的接納。

我輕輕地吸了一口氣，試著悄然走進，在最後一排選了個空位。椅背微微後傾，椅套的布料已有些磨損，但我這輩子從未如此拘謹、如此慎重地坐在一張椅子上。

在前方，坐在一張質樸木椅上的，是一位男士，他的位置比其他人稍低一些。是張峰，我猜想，根據紙條上的名字。最近那盞燈籠的黃光，斜斜地灑落在他的一側臉頰與太陽穴上。那張臉，若只匆匆一瞥，或許並無過人之處——卻

又蘊含著某種讓我無法移開視線的東西。他的眼神並不銳利，也毫無審視之意。它僅僅是存在著，靜謐而深沉，如不起漣漪的秋日湖面，那般包容與沉靜。

我完全無法言喻，自己是否明白這裡究竟發生了什麼。

我也早已不記得，當初決定踏入這個房間時，自己究竟期待著什麼。一場關於傳統醫學的淵博演說？一場充滿神秘色彩的氣功表演？抑或更糟的，一場為某種未經驗證的療法所做的巧妙說服？

這裡的氛圍，沒有透露任何類似的訊息。一切……真實得令人感到奇異。真實到讓我這個向來自信於自身掌控與分析能力的人，開始感到一絲……迷失了方向。

我仍舊坐在那裡，雙手輕放在膝上，試著將呼吸調整得極緩、極輕，以免擾動那份籠罩整個空間、近乎神聖的寂靜。每一分鐘都如鉛般沉重地流逝。一種陌生的感覺，一種前所未有的好奇心，悄悄滲入我心智的每個角落——彷彿我正無意間，站在了某個極其宏大事物的邊緣，一個我從未知的世界，一個……從未被道出的真相。

我輕輕調整坐姿，試圖融入那片正在凝固的寂靜之中。我的目光不自覺地投向那位名叫張峰的男士，等待著。

等待著什麼，連我自己也不清楚。

沉靜而神秘的人們

我選了後排一個不起眼的座位，試圖將自己縮起來，像個不經意間闖入一齣早已拉開序幕的默劇的觀眾。

沒有一絲聲響。沒有一句言語。他們就那樣坐著——端正而又自然得不可思議——彷彿那姿態已是他們血肉的一部分。背脊挺直，雙肩卻全然放鬆，雙手安放在膝上。那是一份發自內在的平穩，沒有絲毫勉強，也毫不張揚。

我開始更仔細地觀察每一個人。

離我最近的是一位老太太——或許已年過花甲——身穿一件深色簡樸的棉襖，銀白的髮絲在腦後梳成一個整齊的髮髻。她沒有閉眼，但目光似乎正穿透一層虛幻的薄霧，凝視著一個遙遠的、超越了房間盡頭那面牆的虛無之點。在另一個角落，坐著一位尚屬年輕的男士——眼神清亮而沉靜，沒有半點好奇或探究，卻帶著一種歷經滄桑的沉穩，儘管他的年紀或許還未及而立。而在他們前方，一位老先

生閒適地坐著，背輕輕靠著椅背，神情泰然自若，讓我幾乎以為他已在此處安然入睡。

沒有人相互交換眼神。沒有社交性的微笑，沒有會意的點頭，甚至連一絲眉毛的挑動也無。然而，他們每個人的存在，卻又如此……充實、濃郁。

我感受不到冷漠的疏離，更非那種常見的「應付場面」的姿態。他們真真切切地在那裡，完整地存在於每一刻、每一次呼吸之中。一種奇異的感覺在我心頭悄然升起。似乎有某種無形之物，無聲無息，無影無形，無法用我所知的任何儀器去衡量，正在空氣中輕柔地彌漫開來。這究竟是一種我們的科學尚未定義的能量，或僅是我在這特殊空間裡的個人幻覺？

我不知道他們來自何方，從事何種工作，或者他們的日常生活又是怎樣。我也不清楚他們彼此是否早已相識。但在這裡，在這個房間裡——他們就像大河中央沉默的古老岩石：不刻意引人注目，卻蘊藏著一份堅實與無言的秘密。

那種格格不入的感覺再次侵襲了我。身上的名牌西裝、那張尊貴的醫學教授文憑、那些在國際期刊上被引用了數百次的研究成果——所有這些曾是我的驕傲的事物，此刻在這個房間裡，似乎都失去了份量。

一種沉寂……籠罩著一切。但並非空洞。那感覺，彷彿我正站在一口深不見底的古井前，一陣模糊的悸動在我心中升起，好像有什麼神秘之物，正等待著從那深邃之處被發掘。

前方，張峰依舊靜坐著，未發一語。但接著，他輕輕地動了。

僅僅是極其輕微地一側頭——如同一陣微風拂過靜止的湖面——整個房間似乎也隨之輕輕轉動。我看到所有人的目光，都同時轉向了他，那樣地緩慢、自然，沒有一絲急切，也毫無壓迫感。那是一種……無言的默契。

我也不自覺地將目光投向他。不全然是出於好奇，而更像是有股無形的引力，讓我無法不這麼做。

與張峰的相遇

在那輕輕一側頭之後，張峰在幾次呼吸之間，依舊保持著沉默。房間愈發寧靜。接著，沒有一句介紹，沒有一個多餘的手勢，他開口了。

他的聲音低沉、溫暖，字字清晰，不疾不徐——與我所認識的那些專業演講者，那種意圖營造印象或操控群眾情緒的激昂語調，截然不同。他說的是中文，一種帶著古風、質樸的中文，彷彿是從一個人們以真誠而非麥克風或華麗投影片交流的時代流傳下來的。

他說到了「氣」。說到了體內無形的能量流動。說到了心跳的節奏與宇宙精微變動之間的聯繫。說到了「脈象」——身體寄予的無聲信號。這些概念，我曾在研究東方傳統醫學時從書本上瀏覽過，卻從未真正重視。在一個受過嚴謹西方訓練的醫學教授的眼中，「氣」對我而言，就如同「英勇的精神」或「熾熱的心」一樣模糊——那些詞藻華美、富於形象，但如何能被量化？如何能被帶進實驗室？

但張峰的講述方式卻截然不同。他並非在闡述一種理論。他在講故事。講述古代良醫的故事，他們治療絕症，有時僅僅是透過調整病人的心態，甚至在用藥之前。講述那些複雜的病例，其脈象所揭示的，比最先進的血液檢測結果還要深遠。我聆聽著，起初或許只是出於禮貌，但不知不覺間便被吸引進去——並非因為相信，而是因為無法不聽。在他的聲調裡，在他那平靜的敘事方式中，有某種東西，確實地留住了我。

然後，他突然停了下來。

原本就已寂靜的空間，此刻彷彿凝固、停滯。一種近乎絕對的沉寂，沒有一聲咳嗽，沒有一聲粗重的呼吸，籠罩了一切。

他緩緩地掃視了房內在座的每一個人。接著——他的目光停留在我身上，這個唯一的陌生來客。

沒有好奇的探究。沒有那種「我早已知道你是誰了」的會心眼神。只是一道直視，平靜，卻又深邃。一股奇異的感覺沿著我的脊椎竄升。在那目光之下，我感覺那些形塑了「我」這個人的事物——昂貴的西裝、一張張的學位證書——似乎都失去了意義。甚至，那些我以為早已鎖進心靈深處的角落，也彷彿被觸及了。

他微微一笑，一個極輕的、僅在嘴角一閃而過的微笑。然後他說道——聲音依舊平穩，不大聲，也不帶一絲警告或評判的語氣。只是一句話，在寂靜中響起，彷彿他正輕輕觸碰著一處連我自己都刻意遺忘的隱秘傷口。

「你的脈，」他說，眼睛依然看著我，「有些沉，又有阻塞之處。像一條溪流，中心有巨石阻礙，水流無法自然暢通。氣血因此而停滯。但更值得一提的是，你心中似乎有罣礙。一件未了的舊事，一股說不出的壓力，正讓你體內的氣難以回歸其本有的平衡狀態。」

我全身僵住。耳中嗡嗡作響。

我未曾與他說過隻言片語。未曾點頭致意。而且顯然，他也未曾走近，未曾用他那修長的指尖觸碰我的手腕——沒有用任何一種我窮盡多年醫學研究所學過或聽聞過的方式來「把脈」。

那麼……他剛剛做的是什麼？他怎麼會知道？

那根深蒂固的懷疑，一位科學家的本能，立刻在我腦中強烈地甦醒。這或許只是一種高明的心理技巧？一場基於觀察而精心準備的「讀心術」？又或者，他在這次談話前，早已費心「調查」過我？

但不。怎麼可能？他剛才說的那些……一個陌生人怎麼可能知道？那些事，只有我自己深藏心底，頂多是我的妻子慶玲，或許能模糊地感覺到。甚至，有些事是如此私密，連最親近的她，也未曾聽我吐露過。

我坐在那裡，雙手放在膝上，努力讓它們不顫抖，但胸中已亂如麻。

我內心那屬於科學的理智，正聲嘶力竭地要求一個合乎邏輯的解釋。但另一個部分——那個我總是忽略的直覺，那個我極少運用的部分——卻沉默地觀察著。

我忽然覺得自己像個孩子，第一次站在一張巨大的世界地圖前，卻猛然發現，在那張熟悉的紙張背後，竟還藏著第二層地圖，上面有著奇異的線條、未被命名的地域，更複雜、更深奧——一張沒有邊界、也無註解的地圖。

站在這張無邊界的地圖前，我頓時感到自己那些熟悉的量尺，變得如此有限。是否真有些真相，是超乎科學量化能力之外的？

無言的交談與深刻的印象

自從那句直指我而來的奇特話語之後，張峰似乎就不再多加注意我。他自然地繼續著他的談話，彷彿從未被打斷，聲音依舊輕柔、平穩，如細雨灑落在屋簷上。

我仍舊靜坐在原位，但心緒卻再也無法平靜。

他之後說的每一個字、每一個意念——關於氣與心的聯繫，關於渺小的人與浩瀚天地的和諧——對我而言，此刻都只成了飄浮在耳邊的聲響。因為我全部的注意力，都圍繞著

一個唯一的、沒有明確答案的問題盤旋：他究竟是如何知道那些關於我的事的？

我盡力維持著最平靜的表情，不讓內心的波動顯露出來。但我確信，自己的面容必定有些僵硬、不自然。偶爾，當我抬眼望去，會捕捉到他迅速掠過我的目光。在那眼神中，沒有一絲想要解釋的意圖，也沒有一瞬的歉疚。只有一種……存在。沉靜。深邃。彷彿他完全能感受到我心中那場正在翻湧的小小風暴——而他只是平靜地接納它，不加評判。

當我們目光交會時的那種感覺，實在難以名狀。它不像一場普通的對話，更非一次帶有目的的說服。它更像是一種無聲的感知，一種無需言語的連結，十分模糊，卻又真實存在。

我向來不是個輕易相信靈異之事的人。但在那一刻，我知道有某種東西觸動了我——並非透過邏輯的推論，而是憑藉那份沉默與那洞悉一切的目光。它並未引發劇烈的震動，卻緩緩地在我的認知中，烙下了一道深深的印記。

而或許，我內心的某一部分，已不再想抗拒那份奇特的感覺了。

談話結束時，整個房間依舊維持著一種令人驚訝的寂靜。沒有掌聲喝采。沒有人急著擠向前去與講者握手。大家依序起身，朝張峰的方向微微鞠躬，然後靜靜地離去，一個接一個，帶著一種莊重而熟悉的姿態——彷彿這並非一場特別的研討會，而是一次親切的聚會，一場在某些似乎早已相識的人們之間的日常活動……在一個我尚未觸及的認知層面上。

我發現自己遲遲未動，儘管不知為何。當房裡只剩下幾個人時，我下意識地向前走去。

張峰看著我，眼神依舊如初見時那般平靜而溫潤。

「我知道你一定有很多問題想問。」他輕聲說道，語氣中沒有絲毫驚訝，彷彿早已料到此事。

我只輕輕點了點頭，起初並未打算說些什麼。但那些壓抑已久的疑問終究脫口而出，儘管帶著些許遲疑：「您說的關於……我的脈象的事……還有……您是怎麼知道那些的……」

他微微一笑，沒有打斷我的問題，也未急於回答。在幾秒鐘的沉默後，他才緩緩開口，聲音輕如微風：「那不過是對一個人的身與心之間緊密聯繫的一點粗淺了解罷了。你

們的現代科學，在探索身體有形結構方面取得了非凡的成就，但當面對那些無形的層面、那些精微的能量流時，或許仍會感到些許陌生。」

我沉默著，聆聽。

他接著說，聲音依舊緩慢，但目光直視著我，蘊含著某種深意：「有些事，無法僅僅在一場短暫的談話中就解釋清楚。如果你真心想更深入地了解——不是透過書本理論，而是透過自身的親身體驗——那麼，或許，中國是你應該去的地方。」

我的心，輕輕地抽動了一下。

他停頓片刻，然後說出了最後一句話，語氣平靜卻充滿份量，像是剛關上了一扇熟悉的門，卻又同時為我開啟了一條全新的路徑：

「如果你敢踏上那趟旅程，你或許將不再是從前的你了。」

他再次朝我輕輕點頭，然後以一種奇特的平靜，融入了剩下不多的幾個人中，離開了房間。他的身影消失在門後，那速度快到讓我以為自己剛剛目睹了一場幻象。

我獨自站在開始感到微涼的房間裡。東京戶外的風，已開始從門縫中滲入。

但在我心中……

有某種東西，被真正地觸動了。很輕。卻足以讓我再也無法忽視。

一趟旅程的邀約

最後幾個人的身影消失在門後。我依舊站在那裡，在空蕩的房間中，試圖整理紛亂的思緒。張峰先生那趟前往中國的邀約，儘管模糊，卻仍在腦海中迴盪。一股難以言喻的衝動，驅使我快步走向走廊，希望能再見到他。

幸好，他還未走遠。他獨自一人站在走廊盡頭，靠近出口處，神情沉思，像是在等待著什麼——或者，也許，是在等我。

當我走近時，他望向我，眼神依舊保持著那份平靜與深邃，彷彿我會找他，是再自然不過的事。

「王明先生，您還想再談些什麼嗎？」他的聲音輕柔、平穩，宛如靜謐庭園中，微風拂過葉隙的聲響。

我只輕輕點了點頭。「確實，我還有許多事想弄明白。但是……我不知該從何處開始，該問些什麼。」

張峰微微一笑，一個罕見卻真誠的微笑。「不需要刻意地去『開始』，先生。有時候，只要讓一切自然地『繼續』下去，便已足夠。」

我沉默著，在他那看似簡單卻又蘊含著我無法完全領悟的深層意義的話語面前，感受到了自己的渺小。那感覺，就像是站在一座幽深的古老森林前，所有熟悉的地图都變得毫無用處。

「我剛才在談話中能分享的，」他繼續說道，語氣依然平穩，「其實只如浩瀚海洋表面的幾滴水。如果您真心想理解、想感受，您需要親自踏入那股洪流之中。」

我微微蹙眉，試圖揣摩他的意思。

「這並非是您前去研究某個對象，」他接著說，似乎看透了我的心思。「也非學習一個新的理論來補充您的知識庫。這僅僅是生活——完整地、足夠長久地生活——在一個您

所尋求的事物，仍舊存在於日常生活的每個呼吸之間的地方。」

說著，他從容地從西裝口袋裡拿出一張小紙片，看來是從一本已泛黃的舊筆記本上撕下的。他將它遞給我。紙上，用相當清晰的手寫字跡，寫著一個在中國貴州省的地址，並附有一串電話號碼。

「如果您能安排出時間，或許今年夏天是個合適的時機。」他說。「不必事先通知我。如果您心中真想來，並感覺時機已到，就來吧。」

我接過紙片，手心不自覺地感受到它的輕薄與他手中殘留的餘溫。數十個問題盤旋在舌尖，但某種東西卻讓我無法說出口。

「您可以考慮帶著夫人同行。」他補充道，目光依舊看著我，一種彷彿能穿透一切的眼神。「我感覺她與古老傳統文化有著一種非常自然的連結。那裡有些東西，很可能她會比您更快地感受到，無需透過邏輯的解釋。」

我猛然抬起頭，努力不讓胸中湧起的驚訝表露出來。他知道慶玲。怎麼可能？僅僅幾分鐘的短暫交談，他怎會知道如此私密的事？

張峰似乎並未留意我的表情。他輕輕地挺直了身子。他的身形並不高大，但當他整理衣襟時，我卻感覺到他那背影中，蘊含著一股奇特的穩重。

「這不會是一趟尋常的旅行，王明先生。」他以低沉而清晰的聲音，說出了最後一句話。「也非一場讓您驗證什麼的科學實驗。請將此視為一個緣分的開端，一個機會。剩下的……完全取決於您的選擇。」

他輕輕地點頭致意，隨後融入了外面東京那熙攘的人流中，消失得如此之快，彷彿他僅是我腦海中一閃而過的念頭。

我獨自留下，在開始喧鬧起來的走廊中。

那張寫著手寫地址的小紙片，安靜地躺在我手心，溫暖得有些奇特。最後一行的墨跡，微微地暈開了些。

我尚未作出任何決定。但一種騷動，一陣來自遙遠某處的模糊呼喚，似乎已開始悄悄滲入我靈魂最隱秘的角落。

第二章：初踏異鄉

啟程的決定

那晚，我帶著一種奇特的感覺離開了 603 號房，彷彿剛從一場白日夢中驚醒。會議中心的主廳依舊燈火通明，麥克風的聲音仍舊規律地從旁邊的演講廳傳來——但所有這些熟悉的聲響，似乎都被推遠了，變得模糊而不真實。此刻在我西裝口袋裡的，是張峰先生給的那張小紙條。沒有公司標誌，沒有一行職稱，除了貴州省的一個手寫地址、一串電話號碼，便只有那場奇特會面所遺留下、難以言喻的餘音。

回到飯店，我一如往常地走進豪華的房間，感覺卻已不再如常。那個房間——依舊是溫暖的黃色燈光，依舊是井然有序的木質家具，依舊是桌上早已備好的新鮮水果盤——

今晚卻帶有一種異常的空虛感。那原本舒適的寂靜，此刻似乎只放大了我心中那股正在翻騰、無法解釋的模糊之感。

我從口袋裡拿出紙片，放在桌上。翻來覆去地看著。僅僅是幾行樸素的字。然而，我的目光卻被那個陌生的地名所吸引，一種難以形容的感覺，彷彿它是一扇半開的門，通往一個我從未知的所在。

我覺得自己需要找個人傾訴，哪怕只是為了給我那混亂的思緒找回一點平衡。我拿起電話，撥給了慶玲。

「嗨，親愛的，你今天的研討會怎麼樣了？」——她的聲音從電話那頭傳來，依舊是那樣熟悉、輕柔，充滿了暖意。

「一切都還好……但剛才發生了一件很奇怪的事……我想你應該聽聽。」

我開始娓娓道來——緩慢地，盡力保持語氣平靜，不添加任何細節或誇大。我講述了底層那間不同尋常的會議室，講述了那些神態安詳得難以形容的沉靜人們，講述了一位名叫張峰的男士。我試圖描繪他的眼神，那場並未觸碰身體的「遙距把脈」，以及他對我身體狀況的那些話語——那些我相信除了我自己，或許還有慶玲之外，無人能知的細節。

電話那頭沉默了許久。我能想像她那專注思索的表情。

「……你確定自己不是在幻想嗎，明？」——終於，她的聲音響起，並非尖銳的質疑，而更像一位語言學家，正試圖為一個新概念尋找精確的定義。「會不會是因為連續幾天緊張的研討會，讓你有點累了？」

「不，我很清醒，玲。」我肯定地回答。「而且你也知道我的個性——我不是那種輕易相信毫無科學根據之事的人。但是……這件事，發生得太真實了。而且老實說，我不知道該把它歸入我至今所知所學的哪個範疇。」

我接著告訴她，那種彷彿與張峰先生進行著一場無言交流的奇異感覺——那並非透過理性分析，而似乎是來自某個更深層次的認知所建立的連結。

「而且他邀請我到中國去，或許就在這個夏天。」我說，盡力讓語氣聽起來最為尋常。「一個相當偏僻的地方，在貴州。他沒有具體說去那裡做什麼，或見什麼人，只說……如果我真心想更了解所經歷的一切，就該去那裡。」

慶玲再次沉默。這次的沉默，稍稍長了一些。

我知道她熱愛中華文化，精通許多古典籍，甚至曾在課堂上講授東方哲學流派。但像「氣功」、「修煉」或「開啟

潛能」之類的觀念，對她而言，至今仍主要屬於文學、思想史的範疇——從未成為一種可以親身體驗的現實，或一種生活中的實際信仰。

「你覺得……他可能是某種修煉人嗎？」——慶玲開口了，語氣略帶保留。「沒有任何明確的資訊，沒有可以查證的背景？那如果……如果這一切只是一場精心安排的表演呢？某種特殊的心理影響手法？」

「所有這些可能性，我都想過了。」我坦白承認。「但讓我無法輕易將此事擱置的原因是——他對我狀況的描述。沒有人能猜得如此精準。還有他的眼神……真的不似我此生所遇見的任何人。」

我沒有試圖去說服她。連我自己也還在努力理解。

慶玲是個非常謹慎的人。不只一次，她的謹慎幫助我避免了在生意上不必要的冒險決策。但我也知道，她的深度足以讓她不因某件事超乎常理解釋，就草率地否定它。

「聽你這麼說，」她沉吟良久後說道，「我也覺得有點……奇特。我不輕信那些玄妙之事，你知道的。但我也很好奇。貴州啊？那地方在古老的文化故事裡，也隱藏著許多神秘之處……好吧，」她的語氣忽然變得果決起來，

「如果你真的那麼想去，我會安排跟你一起去。就當作是一趟實地考察，去了解一些書本或許未曾記載的文化層面。但我們需要仔細規劃，而且，或許只在我們倆的暑假期間去，好嗎？」

我輕輕地笑了，一股暖流在胸中擴散。有她在身邊，我感到安心許多。

「謝謝你。」我真誠地說。

「我只是不想讓你一個人，帶著這樣模糊不清的事，去一個陌生的地方摸索罷了。再說了……」——電話那頭，她的聲音忽然輕了下來，帶著幾分戲謔——「我也真的很想知道，究竟是哪位神秘男士，竟能讓我那位以理性著稱的王明教授，如此手足無措。」

電話結束了。飯店大片的玻璃窗外，東京市已華燈璀璨，但在我心中此刻……似乎也有一種別樣的光芒被點亮了一——不炫目，不華麗，卻溫熱、持久，足以照亮即將邁出的一步。

我不自覺地望向窗外，望向遠方，那裡，東京的夜空與朦朧的星辰融為一體。

一趟貴州之行。與慶玲一起。這個念頭，一直在腦海中縈繞。

前往銅仁的旅程

儘管一位科學家的理智，仍舊不斷地對那奇特的邀請與名叫張峰的神秘男士提出一連串的疑問，但某種好奇心，一股模糊的信念，卻已在我心中悄然滋長。終於，在輾轉反側數夜之後，前往中國的決定就此拍板。這趟旅程預計持續約三個月，從初夏時節開始。慶玲憑藉她流利的中文與對東方文化的深刻理解，自然成了不可或缺的旅伴。她在安排一切事宜上幫了我很多，而儘管她仍保持著必要的謹慎，我卻能從她眼中，感受到一種靜默的熱切，一種渴望去探索那些書本或許從未能盡述的文化與心靈層面的期盼。

初夏，當東方特有的濕熱開始瀰漫時，我們搭乘長途航班飛往上海——慶玲度過童年歲月的地方。這是我首次踏上中國大陸，儘管早已對這個擁有數千年悠久歷史的廣袤國度有所心理準備，上海的現代化與規模，依舊讓我驚訝不已。巨大而繁忙的國際機場、市中心傲然聳立的摩天大樓、

複雜卻運轉流暢的城市交通系統……這一切，都證明了一種跨越式的發展，一種令人驚嘆的生命力。

「上海變化真大，不是嗎？」我們搭乘計程車離開機場時，慶玲語帶幾分感慨地說。「這只是今日中國極小的一部分罷了。這個國家太大了，你還會看到更多不同的面貌，特別是當我們更深入內陸時。」

對我這個有著科技背景的人而言，印象最深刻的，莫過於中國高鐵系統的效率與現代化。從上海，我們搭乘這樣一班列車前往貴州省。列車平穩而飛快地行駛著，掠過一望無際的翠綠稻田、綿延起伏的茶山，接著，平原景觀逐漸讓位於遠方地平線上開始浮現的石灰岩山脈。我感覺自己彷彿正深入一片異域，那裡的時間似乎流逝得更慢，生活的節奏也變得更為從容。

愈是深入貴州境內，沿途的景觀愈發雄偉，並帶有一種難以言喻的原始之美。層巒疊嶂的石灰岩山脈，披著一身蒼翠茂密的植被，時常在飄渺的薄霧中若隱若現，那霧氣如造物主不經意間遺落的柔軟白綢，勾勒出一幅巨大而生動的水墨畫卷。這確實是一個與人們在現代化超級都市中所見截然不同的中國。

抵達省內一個較大的城市後，我們繼續乘車前往銅仁——張峰先生紙條上所寫的小鎮。這段路程引領我們穿梭於蜿蜒曲折的山路上，經過仍保有原始風貌的茂密森林，並沿著清澈冰涼的溪流前行。這裡的自然風光，其奇偉之美確實令我驚嘆。峭壁聳立，深谷幽邃，彷彿珍藏著千年的秘密。有時，我們還能從遠處瞥見梵淨山莊嚴的山頂，在薄霧中若隱若現——當地人相傳那是一座聖山，是覺者們的居所。

路上，車子偶爾會經過一些小小的村寨，那裡，用木頭或竹子搭建的吊腳樓，覆蓋著古老的陰陽瓦，安詳地依偎在雄偉的山腳下。傍晚的炊煙裊裊升起，在簡樸的屋頂上盤旋，而金黃色的成熟稻穀，在山坡上的梯田裡閃閃發光。這裡的人們，有著黝黑的皮膚和淳樸的笑容，散發出一種質樸的氣質，與都市居民常見的匆忙與競爭截然不同。

「這裡好寧靜、好平和啊，明。」慶玲輕聲說道，她的目光追隨著路邊一頭正悠閒吃草的水牛。「我沒想到貴州竟有如此質樸的美景和這麼清新的空氣。」

我點頭同意。習慣了現代世界的喧囂與無盡壓力，我發現這裡清新的空氣、山林的寂靜，以及那稍嫌緩慢的生活節奏，營造出一種非常不同的感覺——既有幾分吸引力，又

略帶陌生。這讓我的心緒不自覺地沉澱下來，有了更多空間去思考那些與工作或待辦商業項目無關的事。

最終，我們抵達了銅仁。這是一個比我想像中小得多的市鎮，安靜地依偎在層巒疊嶂的山脈懷抱中。聽說此地離著名的鳳凰古城不遠，卻帶著一種寧靜、深邃的氣質，彷彿從未被大眾旅遊的洪流所擾動。不同於上海的壯麗現代，銅仁披上了一層古樸、沉靜的外衣，充滿了山區的氣息。被歲月磨得光滑的小石板路、傳統建築上覆蓋著苔蘚的彎曲瓦頂，與那些雖顯熱鬧卻不喧嘩的當地市集交織在一起。從傳統中藥行飄出的各種曬乾草藥的特殊香氣、路邊小攤上家常菜的香味，以及山水間特有的濕潤氣息，相互融合，營造出一種獨特的氛圍。

我們在一個據說是市鎮中心的十字路口下了車，行李不多，只有幾個輕便的背包和張峰先生給的那張寫有地址的紙條。我們沒有直接去找那個地址，而是決定先找個地方暫時落腳——一方面是想在漫長的旅途後讓彼此休息一下，另一方面，老實說，是我想在有任何會面之前，花點時間更真切地感受一下這裡的生活節奏和人情。

慶玲憑藉她的語言能力和交際手腕，主動與幾位當地人攀談，詢問方向並尋找合適的旅店。儘管她曾在上海生活過，但銅仁顯然是個完全不同的世界——在這裡，人們仍用溫

暖、質樸的方言相互稱呼，並以一種既友善好奇又帶點含蓄保留的眼神，歡迎著像我們這樣的陌生訪客。

最後，我們轉進一條沿著河岸鋪設的小石路，那裡有幾家老式的旅店，黃色的石灰牆，謙遜地依偎在伸展的古樹蔭下。當時我心中升起一種非常模糊的感覺——彷彿自己即將步入一個完全不知結局如何的故事之中。

銅仁的空氣與人情

車子終於在銅仁停了下來，那個張峰先生紙條上所寫的小鎮。就在下車、吸入第一口空氣的瞬間，我感覺自己彷彿跨過了一道無形的門檻，來到一個全然不同的世界。

這裡的空氣，清透得不可思議。

沒有上海那樣刺耳急促的喇叭聲，沒有閃爍的電子廣告牌，也沒有沿著摩天大樓玻璃帷幕掃過的絢爛霓虹燈。

只有狹窄的青石板街道，錯落的屋瓦上覆蓋著一層歲月的青苔，以及傍晚微風中飄散著的山區特有的、混合著泥土氣息的濕潤味道。

慶玲深深地吸了一口氣，然後輕輕轉向我，語氣帶著幾分驚訝：

「這裡的空氣……真的很不一樣。它讓我想起以前在古老小說裡讀到的地方。但這種感覺……卻又真實得奇異。」

小鎮安靜地依偎在層巒疊嶂的石灰岩山脈之間。這裡的每一條小路，似乎都通往一個不同的空間層次——有些市集街道看起來相當熱鬧，卻一點也不喧囂；路上的行人，也顯得不那麼匆忙；每一家小餐館、傳統中藥行，或是手工藝品攤位，都帶著一種緩慢的姿態，有點守舊，卻又散發著溫暖與親切。八角的香氣、各種乾茶葉的氣味、老舊木頭受潮的味道，以及從各家屋舍飄出的熟悉炊煙，都瀰漫交融在空氣中。一切都稱不上窗明几淨，也非光鮮現代——卻無比的真實。

我猛然發現，自己已不知停下多少次腳步，只為了凝視一位老先生在老舊木簷下，專心致志地擺弄著草藥，或是一群穿著褪色校服的學生，嘻笑著騎著單車穿過一條長滿青苔的小巷。

銅仁從未試圖去「取悅」遊客。但也許正是因為那份自然、不加雕飾的樣貌，它反而讓我心中輕輕觸碰到了某種非常真實、非常寧靜的東西。

按照事先的計畫，慶玲主動去尋找住處。憑藉她流利的中文和對當地文化的了解，她很快地與幾位當地人交談起來。不一會兒，她便領著我走進一條沿河的石板小街，那裡有一排三層樓高的旅店，木製的門面，看起來不算新穎，卻很整潔，也顯得溫馨。

旅店的老闆娘是一位約莫四十歲的婦人，身形豐腴，面容慈祥。她相當熱情地接待我們，殷勤卻不帶一絲過度招攬的意味。當她得知我們是目前住在美國的華裔大學教授，此次前來是希望能更深入了解傳統文化時，她只是會心地微笑道：

「我們這個小鎮啊，還保留著很多古老的東西呢。不過嘛，也不是每個來到這裡的人，都有緣分能看見的。」

那句話讓我微微一驚。不知是因為她話語中蘊含的深意，還是僅僅因為這位婦人那過於真實、質樸的語氣。

我們租的房間在二樓，有個小陽台，可以望見遠處一座覆滿綠樹的低矮山丘。門窗都是木製的，是那種推拉式。房內陳設也極為簡單——一張結實的木床，一套竹製小茶几，

一個電熱水壺，還有一座靠牆擺放的小小書架。沒有平面電視。沒有用三四種語言書寫的住宿須知。

我坐在床沿，望向那扇敞開的窗外。傍晚淡黃色的陽光灑落在對面一戶人家的屋簷上，一位白髮蒼蒼的老先生，正悠閒地提著一個椰子殼做的水瓢，給幾盆盆栽澆水。

「我想這裡挺適合我們住下的，明。」慶玲在巡視了一遍房間後，輕聲說道。

我輕輕點頭。不僅是因為它恰到好處的舒適度或實惠的價格。更重要的，是因為在這裡……我感覺自己能真正地「沉靜」下來。

不是為了寫一份科學報告。也不是為了為接下來的日子制定一份詳細的行程。而是為了試著聆聽，這個樸素而又有些陌生的世界，想對我低語些什麼。

那一夜，在經歷了多日的旅途勞頓與心緒紛亂之後，我第一次睡得如此深沉。沒有夢境。也未曾中途醒來。

只有夜風輕輕穿過木窗縫隙的聲音——以及一種非常輕柔、安詳的感覺……彷彿我正緩慢地、一步步地，走入某種無法名狀的事物之中。

張峰的簡樸居所

在銅仁待了三天，逐漸習慣了這山區特有的緩慢生活節奏與寧靜後，我和慶玲決定，是時候去尋找張峰先生寫在小紙條上的那個地址了。過去幾天，我曾有些猶豫——並非出於懷疑，而或許是想讓自己有更多時間真正地沉澱下來，為一場我感覺將不同於以往任何會面的相遇做好準備。但正是這片土地的祥和與清靜氛圍，反而讓我更多地想起他，想起那次東京短暫會面後所留下的印象與未解的疑問。

我們沿著指引，走進一條鋪著青石板的小巷，巷裡，古老房舍那長滿青苔的牆壁，謙遜地依偎在蒼翠的古樹蔭下。銅仁的午後，似乎總是比一天中的其他時刻更為濃郁、更為寧靜。我們的腳步聲在石板上輕輕迴響，像是無意間喚醒了一處沉睡已久的空間的零落聲響。

終於，一扇木門映入眼簾——那是一扇樸素的門，因風吹日曬而色澤暗沉，爬滿了翠綠的藤蔓，古舊得彷彿已是大自然的一部分。我深吸一口氣，然後舉手輕敲了三下。那聲音不大，卻足以讓我的胸口輕輕一顫。

那天是週六。我們沒有事先打電話，但仍暗自希望他在家。

片刻之後，木門嘎吱一聲開了。一位身形嬌小、滿頭銀髮梳得整整齊齊的老太太走了出來。她的面容慈祥，歲月的皺紋滿布臉上卻顯得和藹可親，雙眼閃爍著如清涼溪水般慈愛而清澈的光芒。她對我們微笑——一個淳樸的、不帶絲毫客套或探究的微笑。

「兩位請進屋吧。」在慶玲用標準的普通話問候並報上姓名後，她用溫暖的方言說道。「我家先生正在裡面的茶室等兩位呢。」

我們跟著她穿過一個小小的庭院。內部的空間，展現出一個截然不同的世界——並非那種形而上的、玄妙奇特的，而是帶著一種……非常安靜、非常輕盈，且充滿生命力的感覺。

一個精巧的小花園在濃密的樹蔭下顯現，裡面有個小魚池，幾尾彩色的鯉魚悠游其中，各色野花爭奇鬥艷，一處用鵝卵石堆砌的假山，正潺潺地流著水。這裡的一切，似乎不遵循任何設計流派，也看不出刻意打理的痕跡。它更像是一個自然形成、隨著居者的生活節奏歷經歲月而自行佈置的空間——一種非常自然、非常真實的和諧。

主屋是一座簡樸的傳統建築，有著幾排已顯現歲月色澤的鐵木柱子，粉刷著白灰的牆壁，還有一條鋪著暗紅色地磚的走廊，蜿蜒地環繞著花園。這裡沒有隨處陳列的現代科技產品。沒有奢華多餘的裝飾品。只有一些簡樸的木製家具，因長年使用而變得光滑油亮，帶著濃厚的時光與生活的印記。

張峰就坐在那裡，在一間望向花園的小房間裡。午後的陽光正斜斜地穿過窗櫺，在他身上那件深褐色外衣的肩頭，灑下幾道淡黃的光斑。當我們走進時，他抬起頭，雙眼依舊清亮，面容依舊保持著那份靜謐與安詳——彷彿他早已預知這一刻的到來，已等待了很久、很久。

「啊，兩位教授來了。」他說，語氣依然低沉而平靜，隨後緩緩起身。「歡迎兩位來到我這簡陋的居所。」

我們輕輕地躬身回禮。沒有繁瑣的介紹程序。沒有客套的社交辭令。只有一個溫暖而異常舒適的空間，足以讓我們感到可以坐下，而無需多言。

他請我們喝茶。

方才那位老太太已悄然離去，為我們留下了私密的空間。張峰親手拿出了一套潔白的瓷質茶具，小巧的茶杯恰好能

握於掌心。他從容地用沸水溫熱了茶壺與茶杯，然後打開一個小木盒，裡面裝著捲曲如絲、色澤深綠的乾茶葉。

「這是『山雪』茶。」他輕聲說道。「是自然生長在梵淨山高坡上的古樹茶。」

我靜靜地觀察著他的手指，看著他小心翼翼地將茶葉放入壺中，然後注水。他的動作緩慢、從容，沒有一絲一毫的表演性質。那僅僅是一個或許已泡過成千上萬次茶的人，那種專注與自然的流露——但每一次，似乎依舊能對當下的這一刻，保持著一份完整的珍視與虔敬。

沸水注入壺中。一股帶著茶香的薄霧開始瀰漫開來——那是一種非常輕柔、清雅的香氣，不濃不烈——宛如晨露停留在葉尖的氣息，又或是雨後山巔雲霧的味道。

他依序將茶湯倒入小杯中，然後遞給我們。我謹慎地舉起茶杯，湊近鼻尖輕嗅其香，才啜飲一小口。茶味並不像我想像中的那樣苦澀。也沒有濃重的澀味。它清淡、溫和，如同一股清澈的暖流，緩緩滑過胸膛，帶來一種奇特的舒暢感。

慶玲也喝了茶，然後靜靜地將目光投向那片沐浴在午後陽光下的小花園。她什麼也沒說。但我看見她此刻的眼神，

已不再是一位教授在觀察研究對象時那種審視、分析的目光，而更像是……她正在從這片寂靜的空間中，真切地聆聽著什麼。

我放下茶杯，輕聲問道：「張先生，您在這裡住了很久了嗎？」

張峰微微一笑。「我住著。但或許，不只在這裡。」

我等著他進一步的解釋，但他沒有再說什麼，只是默默地為自己的杯子添了茶。

一個念頭在我腦中閃過，模糊卻又揮之不去：難道有些人，並非真正地「住」在一個具體的地點，而是「活」在某種存在的狀態之中？而這個地方，這座房子，這片花園……或許只是那種狀態的一種外在表現？

我環顧這間簡樸的茶室。沒有什麼特別之處需要費力去解釋。也沒有什麼神秘之處需要被揭開。

而或許——在我這一生中，在追求了那麼多年的邏輯與科學證據之後，這還是第一次——我竟感到了一種奇特的平靜，而無需明白為何如此。

更深入的初次對話

談話就這樣自然而然地進行著，沒有任何一方的催促或刻意引導。我也不清楚從何時起，我們之間的對話已悄然滑入了另一條軌道——更緩慢，更深沉，也似乎比我日常對話中所熟悉的，要來得更加深遠。

我望著張峰——這位平靜地坐在我對面的男士，身形略顯清瘦，髮絲已點綴著銀白，但雙眼依舊清澈，不帶一絲銳利，反而蘊含著一種奇特的溫暖。儘管我猜測他已年逾七旬，但他的面容仍舊保持著明朗與精神，皮膚上沒有那年紀常見的沉重皺紋。他的眼神有著一種特殊的深度，讓人難以判斷其實際年齡。

坐在他對面，我忽然覺得自己一向所扮演的醫學教授角色，似乎不再合適。內心有一股衝動，要我暫時放下那些知識、那些根深蒂固的成見，以一種完全敞開的心態去聆聽。

「張先生，」我開口，盡力讓語氣保持平靜，「先前在東京的研討會上……您提到了身與心之間的緊密聯繫。還有……那天您為我『把脈』的方式……老實說，直到現在我仍無法理解。」

我停頓了一下，輕吸一口氣，接著說：

「以我所學及所教的現代醫學知識來看，您當時所說的一切，似乎都超出了實驗測量與驗證的範疇。」

張峰微微一笑，那笑容裡沒有絲毫反駁或嘲諷的意味。

「你們的科學，在考察、分析那些肉眼可見、機器可量測、實驗室可複製的事物上，確實非常傑出、非常了不起。」他從容不迫地說。「但這個世界——以及我們人類自身——並非僅僅存在於那一個有形的物質層面。還有一些更精微的東西，屬於精神，屬於能量，或許現今的科學，還未有足夠合適的工具能夠觸及並感受到它們。」

他說話的樣子，像是在陳述一件對他而言再自然不過、再熟悉不過的事，完全沒有要說服或強加任何觀念於我的意圖。

他再次提到了「氣」的概念——一種據說總在每個人體內外流轉的精微能量，而它深受人的思緒、情感以及整體心性的影響。當心緒不寧、焦慮時，那股氣便可能阻塞、混亂。反之，當內心清淨、平和時，氣便會輕柔、順暢地流通。我聆聽著，不自覺地回憶起在東京的那一刻——當他目光直視我，那句讓我震驚的話：「你心中有罣礙。」

一直安靜聆聽的慶玲，輕輕地向前傾身。「老先生，您剛才說的……似乎與傳統中醫的基礎理論頗為相似，不是嗎？而且，我好像也在道家 and 佛家的經書中，讀過類似的概念？」

張峰對她輕輕點頭。「我們民族的傳統文化，其實曾擁有一套極其淵博與完整的知識體系。它不僅僅是治療肉體疾病的醫學，更可視為一門全面的人生之學——幫助人明瞭身體、心智乃至自身生命之間的深刻聯繫。」

他用的不是學術研究者的語言，也非空談理論者的口吻。他口中的每一句話，似乎都提煉自深植的體驗，來自一個真正實修實證過的人生。

然後他緩緩地講述起來，語調平穩，沒有高低起伏：

「許多年前，我曾遇見一個人。他在醫療領域工作，也小有成就，生活非常有原則，肩上也扛著不少責任。從外表看，誰都覺得他生活安穩，沒什麼可擔憂的——但內心深處，卻總是沉甸甸地壓著些說不出的壓力、不易吐露的心事。那時候，那個人心臟裡正長著一個非常微小的腫瘤，現代醫療設備或許還未能察覺，但我卻能感受到它的存在——不是用肉眼，而是憑藉一股非常模糊、非常精微的感應……」

他說這個故事時，並未直視我。但每一個字、每一句話，都像在輕輕敲擊我靈魂深處一扇神秘的門，一扇我從未知曉其存在，或早已刻意遺忘的門。

我忽然感到一股涼氣沿著背脊竄升。

我的心，輕輕地抽痛了一下——並非因為生理的疼痛，而是因為一個突如其來的、清晰到令人震驚的領悟。我知道，他不僅僅是在說「某個人」。他是在說我。

「您……您真的……知道那件事？！」——我脫口而出，聲音帶著無法控制的顫抖。

張峰這才望向我。他的眼神中，沒有一絲因自身能力而生的自得或炫耀，也沒有刻意營造的神秘感——只有一種奇特的慈愛與平靜。

「那只是一點微不足道的感應罷了，王先生。」他輕聲說道。「並非什麼特別的神通。只是……當一個人的心足夠寧靜時，有時候，他們便能看見肉眼難以看透的事物。」

「而且你也別太擔心那件事……」——他接著說，語氣像是一種安慰。「我感覺到，你們夫妻倆，與古老的修身養性之法有著很深的緣分。這也是我當初誠心建議您花時間來這趟旅程的主要原因。時候到了，或許也用不了多

久……會有其他人，另一條路，幫助你們真正地療癒身與心。」

我完全沉默了，不知該說些什麼……

他再次從容地為我們添茶，然後輕輕地，像對自己說話般地说道：

「人尋求修煉，主要並非為了獲得超常的能力。更重要的，是為了能找回並回歸到自己內心深處，那份最純淨、最善良的本質。」

他將目光投向小花園，那裡的晚風正輕柔地吹拂著綠葉。

「返本歸真。」他輕輕地吟哦這四個字，然後補充解釋道。「就是回歸到根本，回到那本來的面目，生命最真實的本源。」

我聽著，但老實說，還未能馬上完全理解。並非因為那些詞語太過艱澀複雜。而是因為……我感覺它們真正的意義，不僅僅停留在字面之上。

它就像從遠方傳來的寺院鐘聲——不響亮，不急促——但其音韻卻悠長、擴散，在我腦海中輕輕迴盪，久久不散。

慶玲也沉默了許久。我知道，作為一位研究並講授中華文化的學者，她曾讀過無數關於「修心養性」、關於古往今來隱士、真修之士的書籍。但或許，這是她人生中第一次，遇見一個——有血有肉，就在眼前——活生生地體現著那些她以往只在古籍中見過的事物的人。

我不自覺地望向慶玲，看見她眼角微微濕潤。她趕緊轉過頭去，像要隱藏那份突然湧上的情感。

我們的談話就這樣持續到將近中午。茶室裡的氣氛依舊輕柔、清淨。沒有人試圖為任何事下最後的定論。也沒有任何一個「正確答案」被肯定。那僅僅是一位走過、體驗過的人——在與兩位仍在追尋之路上的人分享。

張峰留我們共進午餐。那是一頓極其簡單的飯菜——只有新米煮的白飯，一盤翠綠的現採青菜，還有一碗香菇豆腐湯。沒有濃郁繁複的調味。也沒有客套的寒暄。但不知為何，我卻覺得它比我曾在豪華餐廳裡品嚐過的大多數盛宴，都要美味。

當我們起身告辭時，太陽已近中天。張峰沒有多加挽留，也未約定具體的再見之日。他只送我們到門口，然後輕輕地躬身致意——像是在為一顆剛種下的緣分種子，默默地點頭。

走出那扇爬滿藤蔓的木門，回到那條小石巷，我和慶玲都未曾交談。

我們倆都保持著沉默。彷彿彼此的心神，還眷戀地停留在那個寂靜、溫暖的空間裡，伴隨著那縈繞不去的茶香與餘溫尚存的話語。

第三章：山巔隱士

整裝待發，前往新地

在我們離開銅仁前，張峰先生曾說，我們的旅程其實才剛開始。他並未給出任何具體的行程，但建議了幾位他認為我們若有緣，「應當一見」的人。其中，最近的一位，是聽說隱居在離銅仁鎮約三十公里外一座小山上的修行人。那並非著名的風景名勝，也非吸引遊客的朝聖之地，當地人似乎也很少提及——但從張峰先生的語氣中，我感覺那地方蘊藏著某種特別之處，一個能繼續探索的機會。

在銅仁的日子，因此也像一首為更長遠旅程譜寫的序曲，溫柔地落幕。經過與張峰先生的兩次會面與交談，我真切

地感受到，在這片擁有深厚古老文化的華夏大地上，似乎仍隱藏著無數的秘密——足以在我心中激起強烈的興趣，促使我繼續這趟旅程，儘管我心底其實並不知道前方將通往何處。

我們決定在銅仁多待幾天，為進山之行做準備。慶玲試著向幾個鄰近村寨的居民探詢。大多數人都知道那片山區——一個有著廣袤竹林、幾處終年流淌的小瀑布，以及幾條通往更高處的古老小徑的地方。有人說曾去那裡採過蘑菇、挖過竹筍。也有人依稀聽說，政府似乎正在考察一個生態旅遊開發計畫。但當慶玲巧妙地問起山上是否有隱居之人時，幾乎所有人都搖了頭：「要真有人住在那上面，那肯定是在很深的林子裡了。我們要是去，也只在山腳下轉轉。」

沒有人表示懷疑或斷然否定。只是……那件事似乎從未真正引起他們的注意。

我們到鎮上的市集，為這次的行程添購了些必需品：一雙比我腳上運動鞋更好的登山鞋，一個更輕便的背包，一些易於攜帶的乾糧，以及幾件輕薄的衣物以防天氣突變。我依舊努力與美國的同事們保持定期聯繫，每天查看電子郵件，並在晚上參加幾場簡短的線上會議——工作無法完全放下，尤其是在還有重要專案正在進行的階段。但在那些

固定的工作時間之外，我主動讓自己的思緒更放鬆、更少思考。

不知從何時起，我猛然發現自己開始更留意周遭那些微不足道、平淡無奇的事物——一陣微涼的風不經意地鑽入袖口，一道清晨純淨的陽光斜斜地灑過旅店的木製屋簷，或是在清晨薄霧中，從遠山某座寺廟傳來的沉靜鐘聲。儘管還未能完全擺脫那些根深蒂固的習慣，我感覺自己正逐漸學會放慢腳步，暫時放下那份必須掌控一切的需求——並試著讓生命的自然流動來引領我前行。

我們在一個清晨離開銅仁，那時白霧仍在山峰間繚繞。一輛事先租好的當地汽車，載著我們行駛在相當平穩的柏油路上。直到開始轉入一條通往山腳的小路時，路面才逐漸變得顛簸——有些路段是紅土，有些則相當崎嶇濕滑，但仍足以讓車子緩慢行駛。零星的稻田、玉米田逐漸被平緩的山坡和茂密的林木所取代。

行駛了一個多小時後，車子再也無法前進。我們下了車，背上背包，望向前方一條狹窄的小徑，它幾乎已消失在雜草與叢生的林木之下。沒有指示牌。沒有任何現代干預的痕跡。

「你確定我們走對方向了嗎？」——慶玲問道，語氣有些遲疑，她的目光帶著幾分懷疑地看著那條小徑。「看起來……有點像冒險電影裡的場景。」

我輕輕地笑了，儘管心裡也沒比她更確定。「老實說，我也不知道，玲。但不知為何，我卻有種感覺……這個方向是對的。不是出於任何邏輯上的理由，而純粹是……一種感覺。」

「感覺？」她看著我，臉上的表情彷彿剛聽見了今天最奇特的事。「你忘了自己是個醫學教授嗎？我們又不是什麼有經驗的專業登山客。」

「我知道。但你還記得張峰先生說過什麼嗎？他說有時候我們需要順其自然，傾聽自己內心的聲音。或許，此刻，這就是我所能盡力去做的。」

慶玲沒有再說什麼。她靜靜地望著小徑片刻，然後輕輕地點了點頭。

我們開始走進森林。每一步，都像是在踏入另一個世界——那不是一個有著詳細地圖或預設路徑的世界，而是一個充滿著誘人迷霧的世界。小徑時而陡峭險峻，時而因覆蓋在岩石上的厚厚青苔而濕滑。我感到身體開始疲憊，但頭

腦卻相反，異常地清醒。那是一種非常不同的清醒，並非來自濃烈的咖啡或腎上腺素的刺激——它似乎源自於山林那廣袤的寂靜。

我們就這樣走著，偶爾聊上幾句閒話，有時則只是靜靜地聆聽風穿過頭頂樹冠的沙沙聲。在一些難走的路段，我們會停在一條潺潺流動的小溪旁歇腳。溪水清澈冰涼，彷彿剛從冰雪中融化而出。

「我還是不太明白，你為什麼會被這一切所吸引。」慶玲突然開口，當時她正坐在溪邊一塊大石頭上休息，手指在水面上輕輕地畫著無意義的圈圈。「這和你以前那個務實、理性的樣子，一點都不像。」

我挨著她坐下，深深吸了一口山林裡清新的空氣。

「或許……是因為我感覺自己活得太久，太習慣於那些可以被衡量、可以被計算、可以被理智所掌控的事物。而在這裡——正是那些我無法解釋、那些超乎我掌控之外的事物，反而讓我感到……更輕鬆。不是因為我已透徹地理解了它們，而或許，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感覺到自己不必然需要鉅細靡遺地了解一切，才能接受它的存在。」

慶玲轉頭望向我，她的眼神柔和下來，流露出一絲理解。

「我明白你那種感覺。那不像被誰用道理說服了，而更像是當你站在某個非常宏大、非常不同的事物面前——儘管無法抓住或定義它——卻又無論如何都無法忽視。」

我輕輕地笑了。或許，儘管還未完全擁有相同的信念，但我們已開始能分享同一種視角，同一份對新事物的敞開。

我們繼續前行，手中沒有地圖，前方亦無明確的路徑。只有那條時隱時現的小徑，以及一種感覺——自己需要放慢腳步，看得更仔細，並聆聽得更多——既是聆聽周遭山林的聲音，或許，也是聆聽來自內心深處的靜默之聲。

登頂之旅

我們繼續沿著小徑前行，路途將我們引向更深、更茂密的山坡。這條路算不上極度險峻，卻也絕非易行。有些路段似乎已被遺忘許久——青苔覆滿了岩石表面，腐爛的枯葉堆積成厚厚一層，雜草長得幾乎及膝。前一夜的雨水讓地面變得濕滑泥濘，使我們的每一步都需更加專注與謹慎。

有時，我們得抓住路邊的樹幹來保持平衡，以通過那些平緩的斜坡，或是用手杖撥開遮蔽了去路的茂密草叢。這雖非一場征服式的冒險登山，卻也足以讓我和慶玲在山林近乎絕對的寂靜中走了幾個小時後，感到疲憊不堪。

當太陽逐漸升高，驅散了縈繞的薄霧時，森林也緩緩地在我們眼前展現出許多景象，這些是我在以往的出差或旅行中從未真正見過的——並非因為它們有多麼特別或宏偉，而或許是因為，這是我第一次真正讓自己的心停下來觀察。參天的古樹構成了一道綠蔭穹頂，幾叢紫色的野花在青翠的草地上靜靜綻放，昆蟲的唧唧聲與風穿過葉隙的聲音交織在一起……所有這一切，本身或許並非華麗奪目，但奇特的是，它們似乎正共同低語著一種極致的寧靜。

我們在一塊大石頭旁停下歇腳，石面在古樹的蔭蔽下覆蓋著一層青翠涼爽的苔蘚。慶玲坐下，默默地從肩上卸下小背包，然後用手輕輕地揉著腳踝——或許她剛才不小心扭到了。她沒有一句怨言。只是靜靜地環顧四周，目光在遠方霧氣繚繞的山谷停留了許久，然後忽然微微一笑，那笑容輕柔，彷彿剛從記憶中尋回了某件極為熟悉的事物。

我本想說些什麼，但又作罷。周遭的環境太過寂靜，讓我感覺任何言語都可能顯得多餘。一片黃葉輕輕離枝，在風中旋轉了幾圈，然後悄然飄落在我腳邊——就在那短暫的

瞬間，我腦中閃過一個念頭：我從未如此完整地「在場」於生活的每一個微小細節之中。

我們再次繼續旅程。路開始變得更陡，沿著岩壁蜿蜒曲折。愈往高處，風愈發強勁，帶著泥土的濕潤氣息、腐葉的味道，以及夾雜著某種隱藏在樹叢深處的野花清香。我感到呼吸開始變得沉重，心跳也加快了，但腦袋卻相反，異常地清晰與清醒——不再有那些從前總是縈繞不去的雜念與日常煩憂，只剩下每一步前行的純粹存在、每一次心跳的節奏，以及前方某處傳來的樹葉沙沙聲。

有一次，慶玲忽然在一塊懸在路邊的大石前停下。她輕輕地伸手觸摸石面，那裡有一道極其自然的弧線，讓整塊石頭看起來像一條蜷曲蟄伏的巨龍。她沒有說話，只是轉頭看著我，眼神有些飄忽，然後又望向前方幽深的森林。她眼神中的某種東西，讓我覺得她似乎也被這個地方的特殊氛圍所吸引。

沿途，我們還遇到了許多其他形狀奇特的岩石——有的像一位靜坐冥想的人，有的像一座小小的石門，全都靜靜地躺在幽深的古老森林中。沒有任何人工雕琢的痕跡——純粹是出自大自然之手，在無意或有意之間，創造出這些獨特的形狀，讓路過的人不由得停下腳步，稍作欣賞。

我不敢確定這些是否就是張峰先生曾暗示過的「古人遺跡」，但我有一件事的感覺愈發清晰：這個地方，擁有一種非常與眾不同的寂靜。那並非荒無人煙之地的空曠孤寂。而是一種特殊的、有份量的沉靜，能讓人心自然地沉澱下來，不再想說些或想些多餘無益之事。

在連續攀登了幾個小時後，當太陽開始西斜時，我們終於抵達了一片靠近山頂區域的平坦地帶。正想找個地方停下休息，我忽然看見前方不遠處，有一個用竹子和樹葉搭成的小棚子，依偎在一塊平坦的大石頭上。棚子下，一對年輕男女——或許是上山觀景或野餐的當地人——正坐著喝水聊天。他們旁邊，一位白髮蒼蒼、氣質脫俗的老先生，正專注地坐在一張小小的圍棋桌旁。

我們謹慎地走近。年輕女子友善地對我們微笑，而那名年輕男子則依舊興致勃勃地盯著棋盤上的局勢。老先生仍舊坐在那裡，異常地沉穩，眼睛未曾抬起看我們一眼，似乎完全未因兩位陌生訪客的出現而有絲毫動搖。

我本不擅長圍棋，所以也只站著看了幾分鐘，便打算離開，以免打擾他們。剛轉身走了幾步，身後卻忽然傳來一個低沉而清晰的聲音：

「你是王明，對嗎？」

我頓時僵住，心跳不自覺地快了一拍。回頭望去——老先生依舊沒有看我，他的手剛輕輕地將一枚黑子落在棋盤上的一個位置。

我努力保持語氣平靜，緩緩地回答：「是的，是我。」

正想再問有何事，他又接著說道——語氣依舊平穩，毫無變化：

「有人託我在此稍待片刻……為你指路。」

他依舊沒有抬頭，手又輕巧地拿起一枚白子，置於盤上。

過了一會兒，下完自己的那步棋後，他才繼續說，語氣從容，像在複述某件早已被仔細叮囑過的事：

「就繼續沿著這條小徑走。遇到一個有幾叢大竹子的三岔路口時，你們就往右手邊轉。再走大約一個小時，會到另一個三岔路口——那時候就往左手邊轉，然後一直往前走。到那條路的盡頭，你們就會看到要找的地方了。」

我努力記下他的每一句話。這段指引不長，但在他停頓與強調每個字的方式中，我卻感覺到彷彿一切早已安排妥當——沒有絲毫的勉強，卻也並非全然的偶然。

一個念頭在我腦中閃過：難道張峰先生已透過電話，預先告知這位老先生我們的到來？但我立刻想起來——自從深

入這片山區以來，我的手機就完全沒有訊號了。我在經過山腳下那幾個小村莊時試過幾次，連一格微弱的信號都沒有。慶玲也曾說過，據她所知，這片山區的通訊網絡尚未完全覆蓋，儘管有傳聞說地方政府未來有在此開發生態旅遊的計畫。

想到這裡，我忽然感到一股涼氣沿著背脊竄升。如果不是事先聯繫……那這位老先生又是如何得知我的名字，以及我來此地的原因？

慶玲看著我，她的眼神中也充滿了驚訝與藏不住的困惑。我們沒有說話，但我知道我們倆心裡想的是同一件事：這趟旅程，似乎正引領我們走向某個遠超乎最初預料的境地。

與隱士的相遇

我們謹慎地遵循著那位下棋老先生的簡短指引。過了那有幾叢大竹子的三岔路口，我們向右轉，沿著一條長滿濕滑青苔的緩坡走了近一個小時。之後，又在一片茂密老竹林旁的一條狹窄小徑上向左轉。當傍晚最後的幾道金色陽光

穿透葉隙時，我們忽然看見一座小小的茅草屋，在一層薄薄的煙霧和一片翠綠的竹林後若隱若現——它如此簡樸、原始，若非仔細留意，我們或許就這麼走過了而未曾察覺。

屋簷前的一片夯土庭院被打掃得非常整潔。有幾畦青翠鮮嫩的菜圃，一棵結實纍纍的楊桃樹，還有一口古樸的小石井，謙遜地依偎在一棵不知名的古樹蔭下。這裡的空間異常寧靜，靜到我們能清晰地聽見傍晚的風輕輕穿過竹叢的沙沙聲。

屋簷的石階上，一位男士正靜坐著。他身穿一件已磨損的土褐色粗布衣，一頭銀白長髮披肩，銀白色的鬍鬚也已垂至胸前。他的身形看來清瘦，卻絲毫沒有枯槁憔悴之感——相反地，從他那半閉的雙眼與平穩輕柔的呼吸中，散發出一種充滿內在生命力的氣息，一種莊嚴的沉靜。他背脊挺直地坐在一張簡樸的草蓆上，雙手輕放在膝頭，姿態穩重而安詳，彷彿時間與周遭世界的一切變動，都已不再存在，不再流轉。

我們不自覺地停下腳步，自然地保持著一段距離。我們誰也沒有出聲。或許此刻也無需說任何話，因為僅僅是他的存在，那份籠罩著他的靜謐氣場，已讓整個空間變得與眾不同——那並非一種令人畏懼的莊嚴，而是一種深沉的安詳，能讓人心自然地沉澱下來。

過了一會兒，他似乎察覺到我們的到來，緩緩地睜開了眼睛。

那雙眼——清澈、寧靜，沒有那種人們慣常的審視、評判的「看」，而更像一面映照萬物的明鏡，隨後又輕輕垂下——平靜、深邃，如同深谷底部的秋日湖水。

他望著我，一個極其輕微、幾乎難以察覺的微笑，在他唇邊綻放：

「你是王明，對嗎。」那是一句肯定句，而非問句。

我還來不及反應，他已接著說道，語氣依舊平穩，不帶一絲驚訝：

「我知道兩位會來。有人事先傳了話。但其實，就算沒有傳話，我也早已知道了。」

那句話，讓我與慶玲都下意識地愣住了。

又是那種熟悉的感覺——那種當初在東京人來人往的茶館裡，張峰先生第一次準確叫出我名字時的感覺，那種彷彿自己所有的算計與準備，都變得全然多餘的感覺。但這一次，我心中不再是先前的驚愕。我只是緩緩地輕輕點頭——彷彿連我自己，從內心深處，也已模糊地知道這場會面終將到來，只是不確定在何時罷了。

「是的，我們向您問好。」我開口，盡力讓語氣保持應有的恭敬。「我叫王明。這位是我的妻子，慶玲。我們是……由一位名叫張峰的朋友介紹，前來此地的。」

那位男士再次輕輕點頭，他的目光在慶玲身上短暫地掠過。他沒有再問任何事，只是平靜地說：

「若無緣分，即便偶然相遇，也難以同坐交談。兩位能找到此處，是因為你們心中有所追尋，也是因為我們之間，有著某種早已相連的根源。」

他輕輕地抬手，做了一個非常和緩的邀請手勢：

「來，請兩位進屋喝杯水吧。路途遙遠，想必也累了。有什麼想問的，就慢慢說。」

我們跟著他走進小屋。屋內地面是用黏土夯實的，非常平整乾淨。地上只鋪著幾張草蓆，一張質樸的低矮木茶几，還有幾本舊書整齊地擺放在一個簡陋的竹架上。沒有電燈。沒有現代化的便利設施。沒有任何一絲我們剛離開的那個工業時代的痕跡。但奇怪的是，我卻絲毫不感到匱乏或不便。這裡的一切似乎都恰到好處，而且整潔得讓我踏上地板時，都有些猶豫。

他親手為我們倒水。水是從屋外那口石井中汲取的，盛放在一個古舊的深色陶壺裡。井水清澈冰涼，沒有任何明顯

的味道，但當它滑過喉嚨時，我卻感覺像是洗去了某種纏繞已久的煩惱。

「我這地方，平日裡沒有多少人來。」我們安坐後，他說道。「並非因為路途艱險。而或許，是因為沒什麼人覺得，這樣一個偏僻荒涼之處，會有什麼值得他們尋訪的東西。也曾有人來過，但他們只在院子外看了一會兒，便轉身離去了。也有些人，已走到了屋簷下，卻又說不出一句話來。」

他將目光投向我，那是一種深邃的眼神：

「你有緣分，所以才能走到這一步。你的朋友張峰，早已看出了這一點。至於我……我也只接待那些我認為該接待的人。」

我沉默著。有某種東西，正在我心智中非常輕柔地轉動著，像一扇沉重的門被微微推開了一絲縫隙。這並非因為他剛才那具體的話語，而或許是因為他說話的方式，那種完全不試圖去說服或證明任何事的態度。他口中的每一句話都輕柔、平靜，卻又像水滴般，精準地落在我靈魂最深、最靜之處。

慶玲坐在我身旁，雙手輕輕交疊在膝上，她的目光靜靜地掃過屋內每個角落，最後停在望向靜謐庭院的窗框上。她沒有說話，但我從她臉上看到了一種不同以往的沉思神情。

過了一會兒，杯中的水已少了些，他說，聲音輕如風拂竹林：

「兩位剛到，路途遙遠，先歇會兒恢復體力吧。我去為兩位沏壺茶。」

他起身，腳步輕盈而緩慢地走向屋角，那裡有個小火塘，仍有溫熱的炭火。他從容地從爐上另一個陶壺中倒水。一股質樸、清雅的茶香，開始在山上午後那清新涼爽的空氣中輕輕瀰漫開來。

我們靜靜地坐著，彼此心照不宣，誰也不想在此刻開口。似乎他那沉穩、不疾不徐的節奏中，有某種東西，已讓我心中所有的思緒與紛擾，暫時都退居其後了。

當他將那杯熱氣騰騰的茶放到我面前時，他再次輕輕地看了我一眼，然後說：

「如果兩位工作不太忙……就隨意在此住上幾天。我相信，這樣一個安靜的地方，對那些早已習慣了喧囂忙碌生活的人，會是有益的。」

我本想開口道謝或再問些什麼，但又停住了。此刻的空間與時間，似乎太過寧靜、太過沉澱。我只能坐在那裡，與慶玲一起，靜靜地等著他為我的茶杯再次注滿水。

與隱士的對話

天色漸晚。晴朗一日的最後幾抹光輝，正從屋前那片翠綠的竹林上緩緩消逝。隱士從容地為古老的油燈添上燈油，又將一把新水壺放到火塘上。我們仍圍坐在小木桌旁，身處這簡樸卻又帶來奇特暖意的屋子裡。四周一片寂靜，只剩下園中某處傳來的蟲鳴，以及那把飽經歲月的陶壺裡，水沸騰時規律的劈啪聲。

我和慶玲都未急於再提問。似乎這地方的靜謐與莊嚴氣氛，也在暗示著我們，所有的問題，終將在……恰當的時刻，自行找到答案。

在一段只聞茶水傾注聲的沉默之後，我輕輕開口，盡力讓語氣顯得自然：

「老先生，我來自一個將實證科學視為一切認知、一切真

理基礎的世界。但坦白說，我在東京的偶然經歷，以及張峰先生所啟發的種種……再加上此地這非常特別的氛圍……這一切，確實讓我對許多事有了重新的思考。我很想更深入地了解——古人的修煉之道究竟是怎樣的，又是什麼，讓一些人願意投身其中，奉獻一生？」

隱士微微一笑，那是一個慈祥的微笑，他的手仍舊輕輕地轉動著那杯溫熱的茶。「修煉，其實並非什麼太新鮮或陌生的事，王先生。它在極其古老的年代，就已存在於世間了——不僅在我們亞洲，也存在於許多曾出現在地球上、而後又消失的文明之中。儘管外在的表現形式可能各不相同，但所有正道修煉的核心，都是一樣的：那是一段回歸自己最善良、最原始本性的旅程，藉此一步步地超脫人生的迷惘與苦難。」

他緩緩地講述著古人選擇修養自身的各種途徑：有人尋求寺院或深山的寧靜，也有人選擇在塵世的紛擾中錘鍊心性。他說，每個人或許都有自己獨特的方式，但重要的，是他們的心是否真正地朝向善良與高尚。

「我們所處的這個宇宙，遠非肉眼所見那麼簡單。存在著無數不同的空間層次，就像一層層無形的能量波，相互重疊、貫穿。我們人的生命也是如此——不僅僅是這個物質身體，還有其他的部分，更精微的部分：可以稱之為精神、

靈魂，或是元神——名稱因每個人的理解、每種文化的不同而異。你們的現代科學，據我所見，也僅僅觀察和研究了這些事物極其表層的一部分罷了。」

他輕輕轉向我，眼神依舊溫和，卻有著難以言喻的深度：「你是研究醫學的。那麼你可曾自問——像恐懼、信賴與愛，或一句真誠的安慰……這些情感，究竟存在於人體的哪個部位？」

我被這突如其來的問題問得一愣。

他似乎也未期待我給出具體的回答，便接著說：

「心臟並非儲存情感之處。大腦也未曾是我們產生一個新念頭後，就增加一絲一毫的重量。但正是這些無形的、無法捕捉、無法衡量的東西，卻在主宰、支配著人整個的物質身體。」

他又為我的杯子添了茶，語氣依舊平穩，毫無變化：

「現今的人們，往往只相信那些眼睛看得到、機器測得出的東西。但那真正創造生命、構成生命的……卻總是隱而不現，總是在人試圖訂立的、所有公式與定律之外。」

我靜靜地望著手中那杯溫熱的茶，一縷薄霧升起，隨著我指尖極其輕微的顫動而微微傾斜，那顫動，連我自己也不知其因。

他接著說，聲音依舊沉穩：

「在古老的修煉方法中，人們常提到一個概念，叫做『業力』。它不僅僅是一個關乎道德、善惡的概念——實際上，它是一種精微、無形的物質。它是由人自身在無數過往的生命中所造下的——透過每一個行為、每一個念頭、每一句話語，而形成並積累起來的。這種物質存在於其他空間，肉眼無法看見，但它卻能引發疾病、不幸、苦難，甚至能塑造不良的性格、心靈的偏差。真正修煉的一個重要目的，就是為了消除那業力，讓自己的心靈日漸變得清淨、輕盈。」

「在東京的張峰先生，也曾對我約略提過此事……」——我喃喃自語，像在努力拼湊那些零散的碎片。

隱士輕輕點頭：

「你確實是有緣之人。不是每個人聽到這些，都能立刻理解，也不是每個理解了的人，都能立刻相信。但如果一個人真正懂得為高尚而活，在每個意念與行為中都朝向善良，那麼即使他從未聽過『修煉』二字，他的生命其實也已開始有了美好的轉變。」

慶玲依舊靜靜地坐在我身旁，她的目光輕輕垂落在老舊的木桌面上。她聽得非常專注，未曾插一句話。偶爾，我見她只是極其輕微地點了點頭——彷彿正努力在那些剛聽聞的、或許對她而言既新穎又熟悉的事物面前，保持著自己心緒的平衡。

「那麼，我們上山路上看到的那些遺跡——那些形狀奇特的石頭、那些模糊的刻痕……它們是否與古人的修煉方法有關呢，老先生？」——我問道，忽然想起了我們在山腰上遇到的那些異形岩石。

「很有可能是如此。」他平靜地回答。「在非常古老的時期，當人還保有純樸之心時，他們能感受到天地宇宙間精微的能量流動。他們曾試圖將自己所領悟的、對這個世界的理解，記錄下來。但隨著歲月的流逝，那些真實的理解逐漸失傳、被後人遺忘。現在，當人們看著那些石頭時，他們往往只看到石頭——而不再有幾人，能感受到那曾隱藏其後的深遠內涵了。」

沒有一句肯定的斷言，也沒有一個全然明確的答案。

我沒有再說什麼。此刻我腦中，有許多念頭、許多概念正在相互碰撞——並非一場對錯的辯論，而更像是它們正試圖尋找某個縫隙、某個支點，以便能緩緩落下、沉澱。

屋外，竹林裡的風再次輕輕吹來，帶來了山林夜晚的寒意。桌上的油燈火焰微微搖曳。隱士從容地起身，走向火塘，添了幾根乾柴進去。

「天開始轉涼了。」他輕聲說道。「今夜，山上的月亮，想必會很明亮。」

月夜與奇客

月已高懸。山中的夜空清澈如洗，沒有一絲雲彩。銀白而虛幻的月光，為屋前那片小小的夯土庭院，披上了一層溫柔的光紗。

隱士在茶几上又添了一盞小油燈，燈火溫暖的黃光與屋外的月色交融。他又從容地沏上一壺新茶，然後平靜地輕聲說道：

「這山裡，平日也只有我一人。你們夫妻倆若無牽掛，就隨意在此多住幾日，讓心靈清淨些。這山上沒什麼行程約束，我也沒什麼忙碌之事。」

他微微一笑，轉向我：

「不知今晚王先生可有興趣下幾盤棋？象棋或圍棋，我都略懂一些。」

我還來不及應答，他卻忽然一頓，抬眼望向那片在夜風中沙沙作響的竹林。

「哦，有位道友……看來是快到了。」

我和慶玲都還未明白他的意思，只見從竹林後方那條隱蔽的小徑上，一個修長的身影忽然出現。那人留著一頭俐落的短髮，腳步移動得異常輕盈。他的移動方式有種非常與眾不同的地方，一種我從未見過的飄逸。

當那人走得更近，離我們約莫十幾步遠時，我忽然震驚地意識到一件難以置信的事：那個人，似乎在飛！

他並非向上高飛，而只是離地約莫一掌高地輕輕滑行。但那顯然是在空中飄移。他的腳跟未曾觸碰到地面上沙沙作響的枯葉，他的影子，也未像我們的影子那樣，在月光下清晰地印出。這一切就發生在我眼前，如此真實、如此清晰，卻又同時如此荒謬，超乎我所有常識。

慶玲不自覺地抓緊了我的手臂。我感覺到我們倆都屏住了呼吸，努力不錯過這不可思議景象的任何一個細節。

隱士從容起身，雙手在胸前合十，行了一個非常古老的禮：「流雲道友來了。」

那位奇客也合十回禮，然後走得更近些。此刻，他的腳步已恢復了全然的正常，像常人一樣踏在地上。他約莫四十多歲，身穿一套簡樸的淺灰色布衣，腳踩一雙軟底布鞋，身形看來非常矯健，有著經常在戶外勞動的人那黝黑的膚色，而雙眼則炯炯有神。

隱士轉向我們，自然地介紹道：

「這位是流云，我的一位朋友。他平時住在山下鎮上，做些自由買賣。隔些時日便會上來探望我。這次上來……想必是有什麼東西要帶給我。」

流雲微笑著，對我們點頭致意，然後將一個用布細心包裹的小包袱放到茶几上：

「是的，兄長。山下有幾位弟兄剛合力印好了這幾本書。我想兄長或許會喜歡，便帶上一本給您。」

我此刻的目光已不再專注於那包書，腦子裡還在為他方才出現的方式而天旋地轉。在他們三人幾句輕描淡寫的交談之後，我再也按捺不住好奇心，便大膽地問道：

「流雲先生……恕我冒昧問一句好嗎？您……您剛才，真

的能飛嗎？……如果真是如此，您平日也是用這種方式去辦事嗎，還是只在像這樣特別、僻靜的地方才這麼做？」

流雲笑了起來，那是一種爽朗、毫不掩飾的笑聲。

「我平日也得像大家一樣開車、騎摩托車的，王先生。」他輕輕搖頭，「至於這個……是不能隨便用的。天理不允許。只有在真正安靜、沒有常人往來、不驚動社會秩序的地方，才偶爾施展一下。」

他啜了一口茶，然後從容起身：

「好了，我或許得連夜走了。鎮上還有點事要處理。日後不忙時，我們定有機會再見。」

他對隱士和我們輕輕點頭致意，然後又悄然離去，身影迅速地融入了山林的夜色中，如他來時那般輕盈而神秘。

小屋裡的氣氛再次回歸了原有的寂靜。桌上油燈的火焰依舊輕輕閃爍，照亮了幾張沉思的面容。

慶玲輕聲說，那聲音細微得像怕驚擾了什麼：

「我……我從未見過有人……真的能那樣飛。」

我也只能沉默。我們倆仍舊坐在那裡，目瞪口呆，努力消化著剛才親眼所見的一切，卻不知該將它安放在自己認知的哪個角落。

隱士輕輕地合上流云剛送來的那本書，將它放到桌子一旁。

「並非總要向外在世界苦苦尋覓，才能見到真相。」他說，語氣依舊輕柔、飄渺。「有時候，只要懂得靜靜地坐下，讓自己的心沉澱下來，自然會有其他的門為你敞開。」

我們在隱士家又多待了三天。那些日子過得非常平淡。清晨，有時我們與他一同到附近的山丘上採集幾種草藥葉。中午，又一起在屋前的夯土庭院裡曬太陽。晚上，則圍坐在溫暖的茶壺旁，靜靜地觀賞月亮升起。他話不多，也未曾講授什麼高深的道理。但他所說的每個故事、每一句話，儘管極其樸實，卻常常讓我思索一整個下午，甚至之後的好幾天。有些時候，我們三人只是靜靜地坐在一起，一坐就是數小時，誰也不問，他也不說。但奇特的是，正是在那些寂靜的時刻裡，那些我曾極想問的、曾讓我困惑的疑問，卻漸漸變得不再重要，不再需要一個具體的答案了。

到了第三天，當我正在收拾幾件個人物品，準備下山時，他輕輕地對我說，聲音依舊如微風拂過：

「下面還有另一個人在等著你。這趟旅程的下一扇門……當你腳步踏到那裡時，便會自行開啟。」

我並未完全明白他的意思，卻也沒有再多問。那一刻，我只知道一件事——在這短暫停留的日子裡，儘管大多時候是在沉寂之中，卻已實實在在地為我開啟了某種非常新穎、

非常不同的東西。就像我們初來那夜的明月一般——不喧嘩，不耀眼——卻足以為我照亮前方的路，儘管那條路，依舊模糊，且充滿未知。

奇遇的終結與旅程的延續

天色尚早。幾縷薄雲正悠悠地飄過遠方的山巒。清晨純淨的光輝，為屋前的夯土庭院披上了一層柔和的銀灰色。從小小的廚房裡，傳來火塘上水壺沸騰時，輕微而規律的聲響。隱士仍如往常每個清晨一般，從容地添著柴火，準備著一壺新茶。沒有任何送別的儀式，也沒有任何一句道別的話語。

我和慶玲靜靜地收拾好我們那少許的行李。不知不覺間，我們已在此地停留了三日。起初，我們只打算來探望他一個下午，但後來誰也沒提起離開的事——就這樣，日子在奇特的寧靜與祥和中共流。每一天，隱士也只做些極其簡單、日常的事：有時，他會到附近的山坡上採集幾種林葉；有時，又見他專注地坐在火塘邊熬藥；有時，他只靜靜地生火、沏茶。他幾乎不曾開示什麼，也未曾主動與我們談

論任何事。但奇特的是，正是在那近乎絕對的沉寂中，我們反而感受到了許多或許任何言語都無法完整表達的事物。

一個下午，當我正幫他在後院將幾簸箕的草藥攤開晾曬時，他忽然開口問道，語氣依舊平穩，並未看我：

「在你現在的國度裡，人們還相信人真有靈魂嗎？」

我手中的動作微微一頓，抬眼望著他。他沒有回望，只是繼續仔細地將一撮撮草藥均勻地鋪在竹簸箕上。我回答，語氣有些遲疑：

「老先生，我想……或許仍有許多人相信，但他們通常不清楚靈魂究竟是什麼，也鮮少有人真正地去留意這件事。」

他沒有再說什麼。但從那個下午起，我忽然開始更留意周遭那些微不足道的小事，那些極其尋常的聲響。每當微風忽然吹過，竹葉屋簷發出沙沙聲；茶壺裡水沸騰時輕微的滾動聲；或是每當有雲朵飄過，陽光在庭院土地上的顏色變化……所有這一切，似乎都想對我說些什麼——某種非常古老、非常親近，而或許我早已在許久之前便不經意錯過的東西。

今天早上，當我們已準備妥當，準備下山時，隱士從屋內走出，遞給我一個用棉紙包裹的小包。裡面是一些曬乾的林葉，散發著一股清雅的香氣，還有一張小紙條，手寫著

幾個字：

「非為治病。僅為憶山林之香。」

我珍重地接過，然後向他躬身致意。他也只是輕輕點頭回禮。沒有再多說一句話。

我們靜靜地離開了那座簡樸的小屋。那條穿過竹林、通往山腳的熟悉小徑，依舊是幾天前的舊路，但不知為何，我們倆今天的腳步，似乎已有些不同。一路上，誰也沒有交談。清晨的山風，帶來了一絲濕潤的涼意與野草的青澀氣息。慶玲走在我身旁，偶爾伸出手，輕輕撫過路邊一根光禿的樹枝，像是一種無聲的道別。

快到山腳時，我不自覺地回頭望去。隱士那座小小的茅草屋，現已完全隱沒在層層茂密的綠樹之後。但在我心底深處，仍清晰地留存著他那雙沉靜、清澈的眼眸——以及那在清晨薄霧中，與熟悉的炊煙交融的氣息。

山谷下的風吹了上來，輕輕鑽入領口，帶來了塵世生活的氣息。我拉高了背包的背帶，然後，再也沒有回頭。

第四章：玄秘之事的女法醫

生死邊緣的故事

離開了那位隱士所居的山巔，我心中似乎仍縈繞著林葉與晨露的芬芳，隱約間，還有那些言語難以盡述的玄妙餘音。清新的空氣與山巒的絕對寂靜，彷彿暫時洗去了我心頭積累的塵埃，但同時，卻也在那裡播下了無數新的疑問，這些疑問，我所擁有的現代醫學知識庫，實在無法給出一個滿意的答案。我的妻子慶玲，儘管未曾像我一樣，直接參與所有與隱士的深刻對話，卻也多少感受到了那極不尋常的氛圍，以及那些超越我們常識的事物。我發現她比平時話少了，偶爾會捕捉到她望向遠方的眼神，那眼神中，蘊含著一絲好奇與幾分尚未言說的懷疑。

我們決定不急於返回那些喧囂的大城市。反之，根據在山腳下與我們道別前，那位當地嚮導有些模糊的建議，我們來到了一個依偎在另一座山脈腳下的寧靜小鎮，名為「清溪」。這個小鎮確實沒有什麼太過奇特或突出的建築與景觀，但它卻帶有一種奇特的寧靜與祥和，彷彿時間那匆忙的齒輪，已在此悄然停下，或是有意地遺忘了這個地方。古老的陰陽瓦屋頂，覆蓋著青苔，與幾座還散發著石灰氣息的新建樓房交錯著；鋪著青石板的小巷蜿蜒曲折；還有一條溪流——或許這就是清溪，正如其名——溪水清澈，溫柔地環繞著小鎮的一部分。這裡的居民似乎也生活得更緩慢、更從容，與其他地方常見的匆忙景象截然不同。

我們租下了一間有陽台、可以望見溪邊的小客房，打算在此停留幾日，整理一下近來豐富的經歷，並共同決定接下來的旅程方向。客棧的主人是一位姓陳的老先生，看起來非常和善、慈祥，話也不多。而正是在一個傍晚，當我們三人在屋簷下的竹床上喝茶時，清溪的第一個奇特故事，就這樣找上了我們。

起初，那故事只是陳老先生的幾位鄰居前來串門喝茶時，小聲的議論。他們談論著幾天前鎮上剛辦的一場喪事，是鎮尾那位一生做木匠的王老先生的。這件事，若非之後發生了極其怪異的轉折，或許也沒什麼值得一提的。

在鄰居們離開後，陳老先生見我們夫妻倆似乎頗為關注與好奇，便緩緩地親手為我們添上茶，然後從容地將故事的來龍去脈娓娓道來。王老先生今年也七十有餘，自妻子過世後便獨居在老屋裡，孩子們則都在遙遠的大城市打工。幾天前的一個下午，老先生突然心臟病發作。鄰居們發現後，急忙將他送到鎮上的衛生所，但已為時已晚。衛生所那位年輕的醫生，聽說剛從城裡的醫學院畢業回來工作，在仔細檢查後，已確認老先生心跳、呼吸停止，雙側瞳孔散大，且已無任何反射——這些都是極其明確的死亡臨床體徵。老先生遠在外地的家人也已接到通知，正匆忙趕回處理後事。

按照當地風俗，王老先生的遺體被家人和鄰居送回家中，清洗乾淨，換上一套新衣，安放在正屋的木床上，供親友鄉鄰瞻仰最後一面。葬禮預計在隔日舉行。一切似乎都在一場喪事常見的悲傷氛圍中進行著。

但最奇特的事，發生在出殯前夜的半夜時分。當老先生的長子正守在父親靈前，在搖曳的油燈與繚繞的香煙中，他忽然嚇了一跳，因為他似乎瞥見父親的胸膛微微起伏。起初，他以為或許是自己因過度疲憊與悲傷而眼花了。但接著，依舊在那昏暗的燈火與飄渺的香煙下，那胸口微弱的起伏，卻清晰得不容否認。不僅如此，老先生還輕輕地動

了一下，然後緩緩睜開眼睛，接著便猛然坐起身來，雙眼圓睜地環顧四周，神情茫然，像一個剛從一場極長、極深的睡眠中醒來的人。

不用說，老先生的兒子有多麼害怕。他失聲尖叫，奔出院子呼喚眾人。全家人和幾位留下來幫忙喪事的鄰居，都驚慌地湧進屋裡。當親眼看到王老先生，那個僅僅在一天前被衛生所醫生確認已死亡的人，此刻竟端坐在床上，活生生地在那裡時，所有人都驚駭不已，呆若木雞。

「這……這不可能是真的！」我脫口而出，一位資深醫生的職業本能忽然甦醒。「會不會是假死（apparent death）的情況？或者，也可能是衛生所那位醫生診斷錯了？」

陳老先生緩緩地搖了頭：

「起初大家都是這麼想的，教授。王老先生的家人急忙又請來了那位年輕醫生。他一到場，看到王老先生坐在那裡，臉色慘白，嚇得沒有一絲血色。他顫抖著再次檢查老先生的脈搏、血壓、呼吸……所有的指標都有，雖然還很微弱，但顯然是有生命跡象的。那位年輕醫生結結巴巴，完全無法解釋，只是一再堅持，說他先前檢查時，老先生確實已完全停止了心跳與呼吸，沒有任何生命跡象了。他甚至都已經為老先生開了死亡證明。」

一直在我身旁靜靜聆聽的慶玲，輕輕地握住了我的手。我知道她也被這難以置信的故事所吸引。她輕聲問陳老先生：「那麼……老先生，王老先生『活過來』之後，情況怎麼樣了？他還記得什麼事嗎？他的健康狀況如何？」

陳老先生輕嘆一口氣，語氣低沉了下來，眼神望向屋前的院子，有些飄忽：

「那才是這整個故事裡最奇特的地方，小姐。王老先生雖然確實活過來了，但他卻不再像以前那個人了。他不認得家裡的子孫，不記得自己是誰，家在哪裡。他整天就那麼呆坐著，或者偶爾在家裡遊蕩，嘴裡喃喃自語著些誰也聽不懂的話。有時候，他又會滔滔不絕地講起一些非常久遠的往事，那些事，連鎮上最年長的耆老也未曾聽過。他平日的眼神空洞無神，但偶爾，不知怎麼地，又會閃過一道銳利的目光，讓人看得發毛。」

「不認得親人？完全失憶了？」我喃喃自語，試圖尋找一個合理的解釋。「有沒有可能是先前心跳停止時，長時間的腦部缺氧所致？那可能會造成嚴重且不可逆的腦損傷？」這或許是從現代醫學觀點來看，最合理的解釋。

「衛生所的年輕醫生也這麼說過。」陳老先生點了點頭。

「但又有些事，連他也無法解釋。比如，王老先生以前是個木匠，識字不多，僅僅能勉強讀點東西，寫寫自己的名

字。可這幾天，有時人們卻看到他拿著毛筆，寫下一些非常漂亮的古體漢字，鎮上識字的人說，那是關於修仙道理之類的詩句。又有時，他光看著院子裡下雨，就能準確地說出下一場雨會在何時到來，或者只要看一眼鄰居的臉色，就能一語道破那人體內潛藏的病症，那些連他們自己都還不知道的病。這些事，若只說是腦損傷，又怎麼能解釋得通呢？」

陳老先生的故事，確實讓我感到極度困惑。作為一名科學家，一位有著多年經驗的醫學教授，我受的訓練是只相信那些可觀察、可測量、可經由實驗證實的事物。死亡，對我而言，是一個極其清晰明確的生物狀態：那是血液循環停止、呼吸終止，最終導致腦死亡。一個被專業醫生確認已臨床死亡近一天的人，竟能「復活」，這本身已是極其罕見之事，可歸類為罕見的醫療失誤或極其稀有的假死現象。但王老先生之後在心智、知識，以及那些突然出現的「預知」能力上的奇異變化，才真正是挑戰我所有認知極限的事。一般的腦損傷只會導致身體機能的衰退，又怎麼可能「解鎖」了如此看似超凡的能力？

慶玲從頭到尾靜靜地聽著，她那秀氣的眉毛微微蹙起，滿是思索。我猜想，作為一位語言與文化教授，她大概正聯想到那些在中國民間文化中流傳已久的，關於「神靈附體」

或「借屍還魂」的奇異故事。這些概念，在以前，我們倆都只視為古人豐富想像力與幾分迷信的產物。

「那……現在王老先生的情況怎麼樣了？」慶玲接著問，語氣中藏不住好奇。

「還是老樣子，沒什麼變化。」陳老先生答道，語氣有些無奈。「他家裡的子孫現在是又喜又憂。喜的是父親奇蹟般地活了過來，憂的是他似乎變成了一個完全不同的人。他們也請了些巫師、道士來看，但誰也沒辦法。有人說老先生被『鬼附身』，也有人說這是『大福緣』，說是一位修行人的靈魂，借了老先生的肉身，來繼續完成他從前未竟之事。真是摸不著頭緒。」

老先生停頓了一下，緩緩地為我們添茶，然後接著說，語氣比先前更顯遲疑：

「在我們這個小鎮上，每當發生這種奇異之事，這種生死界線薄如蛛絲的事，人們便常會私下談論起一個人——那就是墨老先生。傳聞說，他能看透我們凡人肉眼所不能見之事。他不是醫生，也不是什麼法師巫師，但人們說他有雙特別的眼睛，能看透常人所不能見，特別是那些關乎生死之間那道極其脆弱界線的奇異之事。」

關於墨老先生的介紹，就這樣自然而然地來到我們面前，幾乎是王老先生那充滿奇異情節的故事所必然導出的結果。一股強烈的好奇心在我心中油然而生。難道這就是這趟旅程，正緩緩在我眼前揭示的這幅玄秘畫卷的下一塊拼圖？一個能洞悉生死，超越了鋒利解剖刀與精密顯微鏡範疇的人？儘管我內心的科學理智仍充滿了懷疑，但我的心此刻卻強烈地驅使著我，想要去見見這位特別的人物。我不自覺地望向慶玲，發現在她的眼神中，也閃爍著同樣的期待與期盼。似乎，我們倆都已模糊地感覺到，另一扇通往東方玄妙之境的更深奧秘之門，即將再次被推開。

拜訪墨老先生

隔日清晨，按捺不住的好奇心，驅使我和慶玲決定去尋訪陳老先生昨夜提及的那位墨老先生。根據客棧主人和我們謹慎詢問的幾位鎮民那些略顯模糊的指引，這位先生的居所並不在尋常的稠密住宅區，而是在鎮子的邊緣，靠近一片早已廢棄的舊墓地，那地方樹木叢生，氣氛也總是比別處更為寂靜、冷清。通往那裡的是一條被歲月磨得光滑的石板小巷，崎嶇而潮濕，像一條將人引離日常喧囂世界的

獨立通道，穿梭在長滿青苔的石牆之間，帶領我們逐漸進入一個似乎更為寧靜與古老的空間。

終於，在一番尋覓之後，我們在一棟小木屋前停下腳步。屋子看來相當老舊，卻依然十分潔淨與堅固，謙遜地依偎在一棵巨大的古榕樹蔭下，那盤根錯節的樹根，如巨蟒般緊緊地抓著土地。這裡沒有任何招牌，也沒有任何跡象表明這是某人的工作室或執業場所，只有一扇深褐色的木門半掩著。周遭的空氣異常寧靜，那並非鄰近墓地那種帶著幾分陰森的荒涼，而是一種特殊的、彷彿充滿了某種無形內在力量的沉靜，讓人走近時，也不自覺地放低了聲音，腳步也自然變得輕盈、從容起來。

我舉起手，在木門上輕輕敲了三下。沒有立即傳來任何回應。我和慶玲相視一眼，彼此眼中都閃過一絲猶豫。我們該擅自進去嗎？還是我們找錯了地方？就在此刻，一個低沉、溫暖而略帶沙啞的聲音，忽然從屋內傳來：

「進來吧，門沒鎖。遠方的客人既然來了，就別在外面風裡霧裡地站著了。」

那聲音不大，卻有著一種奇特的穿透力，彷彿屋主早已知曉我們的每一步足跡，只是在等待著這一刻，才開口邀請。我們再次相視，然後我輕輕推開木門走了進去，慶玲緊隨其後。

屋內並非我想像中的普通診所，也不是供奉神靈的道觀。它更像是一間古色古香的書齋，與一間略顯雜亂的研究室奇妙地融合在一起。自然光透過貼著棉紙的窗戶灑進來，輕柔得如一縷縷金色的絲線，懸浮在這靜謐到彷彿連時間都屏息傾聽的空間裡。光線照亮了幾乎觸及天花板的書架，上面擺滿了各種布面裝訂的古舊書籍、細心捆綁的竹簡，以及一些現代印刷的資料。在質樸的木桌上，則雜亂地陳列著各種我難以立刻叫出名字的器具：有銅製的人體縮小模型、各種顏色與形狀的石頭、古老的羅盤、幾把大小不一的放大鏡、毛筆、宣紙，尤其引人注目的是，角落裡還擺放著一台看起來相當突兀的顯微鏡。一股淡淡的舊書香、墨香與某種乾草藥的氣味交織在一起，營造出一種既莊嚴又帶點神秘的氛圍。

坐在房間中央最大那張桌子後方、正對著門口的，是一位男士。他看起來並不算太老，或許僅六十出頭，但頭髮卻已雪白如絲，用一支簡單的髮簪在腦後梳成一個整齊的髮髻。他身穿一套靛藍色的粗布衣裳，款式亦極為簡樸，卻透出一股脫俗、不凡的氣質。他的身形不高，甚至有些瘦小，但雙眼卻異常明亮有神。當我們走進時，他抬起頭，那目光迅速地掃過我和慶玲，那是一道極深的眼神，似乎並未停留在我們的外表。

「兩位找老朽有何事？」他開口問道，聲音依舊是初聞時那般低沉沙啞。

我輕輕地咳了一聲，努力維持著一位科學家的冷靜與自持，儘管面對此人的氣度與這特別的空間，我心中實難免感到幾分敬畏。

「是的，先生，我叫王明，這位是我的妻子慶玲。我們從美國來此旅遊，也想多了解一些傳統文化。我們偶然間聽鎮上的人提起先生您……」

他微微一笑，那笑容極其輕柔，卻似乎早已洞悉我們前來的緣由。

「鎮上的人習慣稱我為墨先生罷了。至於兩位或許聽過的那個『玄秘法醫』的名號，其實也只是他們遇到些難以用常理解釋的事情時，開的玩笑罷了。老朽不過是一個對人生命運作方式，無論是其清晰顯現於外，抑或是其隱遁於無形之境，都抱有好奇心的人。」

他用「生命」一詞，並提及它的「隱遁」，這點特別引起了我的注意。這不像一位醫生對身體生物功能的常規說法，而似乎帶有更深邃、更富哲理的含義。

「先生，當您說『隱遁』時……您的意思是指死亡嗎？」慶玲忽然開口問道，一位文化與語言研究者固有的好奇心，似乎已戰勝了她最初的疑慮。

墨先生望向慶玲，眼中閃過一絲讚許。

「妳說的也算對了一部分。世人常稱之為死亡。但『死』，是否真是一種完全的終結、一種永恆的消失？或者，它僅僅是生命狀態的一種轉換，是另一扇門的開啟或關閉？」他停頓片刻，然後直視我的雙眼。「王教授是從事醫療工作的，想必也曾見證過不少人的離去。那麼，以您的經驗，請您定義一下，怎樣才算是『死』？」

他這突如其來且直截了當的問題，讓我一時語塞。我開始試著陳述那些我常在課堂上講授的標準醫學定義：心臟停止跳動、呼吸終止、腦死亡、喪失基本生命功能……但當我說話時，墨先生的眼神，似乎正穿透所有這些科學詞彙與專業術語。

「那些都只是外在的表現，是你們的工具、機器能在那具體有形的肉體上測量出的跡象罷了。」在我結束陳述後，他緩緩地說。「但那真正讓這具肉體得以運作的『那個東西』，那創造了意識、情感與我們每個人心中那連綿思緒的『那個東西』……那麼，當那些生物跡象停止時，『那

個東西』又去了哪裡？它是否真如煙霧般，消散於虛無之中？」

我全然沉默了。這正是核心的問題，是我們現代科學仍在日夜掙扎、尋求答案的深淵，是物質與意識、純粹生物學與可稱之為心靈生活之間，那道極其脆弱的界線。

「老朽不像教授那樣使用解剖刀或顯微鏡。」墨先生接著說，他的手輕輕指向桌上那些看起來頗為奇特的器具。

「老朽有別的工具、別的方法去『看』。看那些精微的能量流，看那些古人常稱之為『靈魂』或『神識』在離開肉體後所留下的印記，看那些默默地引導著一個人生或死事件的因果連結。」

「能量？靈魂？」我不禁重複了這兩個詞，這兩個原本在我慣用的科學詞典之外的詞。「先生，您真的相信那些東西的存在嗎？」

他沒有直接回答我的問題，只是微微一笑，那笑容帶著幾分神秘。

「我信與不信，其實遠不如它是否真實存在，並依其自身規律運作來得重要，教授。就像戶外的風，我們無法看見它的形狀，卻能感受到它帶來的清涼，能看到它對樹木、

對水面的巨大影響。有些東西，肉眼看不見，機器測不出，但並不意味著它就不存在。」

他從容起身，緩緩走向窗邊，望向遠處那片寂靜、朦朧的舊墓地。

「兩位前來此地，想必是因為聽了鎮尾王木匠的故事，對嗎？」

他的問題，其實無需回答。顯然，他早已知曉一切。

「是的，正是如此。」我坦誠承認。「我們實在無法用尋常的醫學知識，來解釋發生在他身上的事。一個被醫生確認已完全死亡的人，竟然能復活，之後又變成了一個完全不同的人……」

墨先生轉過身來，他此刻的眼神，似乎比先前更為飄渺、深邃。

「那確實是個非常有趣的案例。」他輕聲說。「一個相當典型的例子，讓我們看到，人們所謂的『生』與『死』之間的界線，有時比我們想像的要脆弱與複雜得多。它絕非像電燈開關那樣單純。它更像一扇充滿奇幻的旋轉門，每一位生命，根據其所背負的業障或心中所懷的善良之光，將被引導至一條截然不同的道路。它像一扇旋轉門，能通

往許多不同的去處，這取決於無數我們常人難以察覺的因素。」

他輕輕示意我們在茶几旁的幾張簡樸木椅上坐下。

「如果兩位真心想多了解一些，老朽可以分享一些個人的看法。但還請記住，這並非你們能在現代科學書籍中找到的知識。它需要我們以一種更開放的眼光，一種用心而非僅用理性分析去聆聽的態度。」

我和慶玲相視一眼。我內心那根深蒂固的科學家式懷疑依然存在，但同時，那份好奇心，以及那種我們正實實在在地站在一扇通往全新知識世界半開之門前的感覺，已然勝出。這個男人，墨老先生，外表看起來極其平凡，卻擁有一雙洞悉世事的眼睛與蘊含無數深意的言辭，顯然非同尋常。他不像一位專門檢驗屍體以尋找肉體死因的法醫，而更像是一位專門「解剖」生命與死亡本身更深層奧秘的人。我們一起輕輕點頭，沉默而準備地聆聽。

超越肉體的視角

墨老先生從容地將茶水注入我們面前的青玉色小瓷杯中。清雅柔和的茶香在空氣中瀰漫開來，與房間特有的舊書香、乾草藥氣味巧妙地融合，營造出一種既靜謐又帶點莊嚴的感覺。他並未急於解釋，只是輕啜了一口茶，目光似乎隨著從杯中升起的裊裊薄霧飄移，在深邃的思緒中沉澱，而後才凝聚成平靜的話語。

「為了能理解像王老先生那樣的事，」他開口，聲音依舊低沉而緩慢，「或許我們需要暫時放下你們現代醫學慣用的、那種只專注於物理肉身的觀點。」

他將茶杯放到木桌上，然後直視著我：「王教授，據老朽所知，你們通常將人體視為一部極其複雜的生物機器，是嗎？心臟被當作循環的幫浦，大腦是控制一切活動的中央處理器，而其他器官則執行其專門化的功能。當這部機器中某個重要部件停止運作時，這部機器就算『壞了』，也就是死了。」

我輕輕點頭。那確實是現代醫學非常基礎且普遍的 접근方式。

「但是，」他繼續說，眼神中充滿了思索，「是什麼讓這部『機器』從一開始就能啟動的？又是什麼真正創造了意識、情感、記憶流，以及那些獨特的性格特徵——所有這

些無形之物，才構成了一個真正的『人』，而非僅僅是細胞與器官的集合？你們的醫學或許會稱之為大腦的複雜功能，是無數精密的化學反應與神經電脈衝的結果。但那是否已是故事的全貌？」

他停頓了片刻，讓那些問題懸浮在房間寂靜的空氣中。

「從古人，以及今日那些仍在探尋生命真實本質之路上的人們的視角來看，除了這個有形的肉身之外，我們每個人還承載著一個核心的精神本體。人們可以用不同的名稱來稱呼它，這取決於不同的文化或認知流派。最普遍且易於想像的稱呼，或許是『靈魂』(soul)。有些更深入修煉之道的人，則可能稱之為『元神』(Primordial Spirit)，意指那最真實的本我，一個生命最原始的部分。有時，人們也用『神識』一詞來描述其意識與感知的層面。無論名稱如何，它們都是指那個無形的、精微的、並非我們常規理解中物質的部分，也無法用你們的科學儀器去衡量的東西。但它才是生命的真正核心，是真正承載著每個人獨特自我、過往記憶、潛在智慧，以及那些來自遙遠生命歷程深刻烙印之所在。」

「靈魂？元神？」慶玲輕聲重複著這兩個詞，眼中閃爍著明顯的好奇與興致。「這些概念我也曾在書本和文化資料中讀過。」

墨先生輕輕點頭：「正是如此。儘管『靈魂』一詞在民間，有時已被世人披上了太多迷信的外衣。兩位不妨這樣想像一下：我們的肉身，好比一輛有形的馬車，而那個靈魂（或可稱為元神、神識），正是駕馭這輛馬車的無形車夫。當馬車變得老舊、破敗，或因故必須停下時，那位車夫依然可以繼續存在，等待一個合適的時機，再次踏上新的旅程，駕馭其他的馬車。」

我努力跟隨著他的話語去想像。這個想法對我而言其實並不完全陌生，它存在於世界上許多主流宗教與古老的哲學流派中。但今天，當它從一位看似學識淵博、氣質深沉的墨老先生口中，如此平靜、清晰地闡述出來時，卻帶有一種截然不同的份量與說服力。

「那麼，死亡……若從這個角度看，它又是什麼呢，先生？」我開口問道。

「肉體的死亡，」他回答，語氣依舊平穩，「正是靈魂完全脫離那個肉身的時刻。那位『車夫』與那輛『馬車』之間的連結，被永久地中斷了。那時，物質肉身便會按照自然的規律開始分解。但靈魂，卻未曾以那種意義『死去』。它會帶著它在『駕馭馬車』過程中積累的一切——以及那些更久遠旅程中的事物——進入另一種存在的狀態，開始另一段旅程。」

他專注地看著我們兩人，接著說：「而每個靈魂所攜帶的最重要的東西之一，就是『業力』。」

「業力(Karma)？」我微微蹙眉。這個概念我曾聽過幾次，通常與佛教的教義聯繫在一起。

「是的。業力，若以最簡單的方式來理解，就是因果法則那無形的流動。我們在此生——甚至是在過往的生命中——的每一個念頭、每一句話、每一個行為，都在默默地編織著我們肉眼無法看見的命運之線。善良美好的行為，會產生好的業力（也稱為善業或福德）；反之，邪惡錯誤的行為，則會產生壞的業力（惡業或業障）。這些業力從不無故消失，它會積累起來，緊緊地附著在每個人的靈魂上，並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我們的命運、生活境遇，以及我們在未來將會遇到的一切，即便是在我們離開了這個現世的肉身之後。」

他解釋得非常清晰、有條理，絲毫沒有要傳教或強加任何信仰於我們的意味。

「它就像一條無形的河流，我們的每個行為、每個念頭，都如同一滴水注入其中。那條河永不停歇地流淌，帶著善行的甘甜與惡行的苦澀，而遲早，我們都將再次品嚐到自己曾投入的那些水的滋味。」

說到這裡，他輕輕停頓了一下，然後才回到王木匠的故事。

「你們聽說的王木匠的案例，確實非常特殊。當他經歷了那場突發的心臟病，並被衛生所醫生確認死亡時，很可能他那承載著一生木匠生涯全部業力的原始靈魂，已按照正常的生死程序，確實地離開了肉身。」

「那為何他之後又能『活過來』呢？」慶玲忍不住立刻問道。

「這正是此事的複雜與罕見之處。」墨先生說，語氣微微沉了下來。「在一些極其罕見的情況下，當一具肉身因靈魂離去而剛變得『空置』，但肉身本身尚未開始腐敗時，又恰好在那個時刻，在因緣、時空以及業力無形流動等諸多因素極其精妙複雜的匯集之下，另一個靈魂——或許是為了償還某個未竟的宿債，又或是因為一個來自久遠的誓約或使命——便會前來，並接管了那具剛被遺棄的肉身。」

我幾乎驚呆了。「您的意思是……民間常說的『借屍還魂』現象？」

「民間的說法是如此。」他輕輕點頭確認。「但其更深層的本質，或許仍與業力息息相關。很可能這個新的靈魂，正背負著某個巨大的業債，需要在這個地方償還，或者，他們有某個前世未完成的特殊使命。去『借用』一具剛被

舊主遺棄的肉身，是一種可能發生的情況，儘管極其罕見，且需要許多複雜的因緣要素同時匯集。」

「這或許能解釋，為何王老先生復活後，會變得像另一個人，是嗎？」我問道，開始感覺到在這團看似全然荒謬的事件中，似乎透露出一絲邏輯。

「完全有可能是這樣。」墨先生點了點頭。「那個新的靈魂在進入時，會帶著它自身全部的記憶、知識、性格特徵以及業力。它沒有王老先生從前作為木匠的記憶，所以它不認得家裡的子孫，也是可以理解的。它也可能帶著來自某個遙遠前世的知識或特殊能力——比如，能讀寫古漢文，或能作關於修道之理的詩。它也可能擁有因業力或前世修習而帶來的特殊能力，比如能感知即將發生的事，或看見他人體內潛藏的疾病。」

他輕嘆一聲。「然而，這種『借屍』之事，通常絕非完美。新的靈魂與舊的肉身之間的連結，可能不會完全相容，這會導致一些呆滯、時而清醒時而迷糊的狀態，或其他外人難以理解的奇特表現。而更重要的一點是，這個靈魂仍將受到它所攜帶的全部業力的制約，以及與這具肉身相關的、殘留下來的部分業力的影響。」

墨老先生的解釋，彷彿在我眼前打開了一扇全然不同的門，讓我得以重新審視整件事情。它並未否定我所熟知的死亡生物學跡象，卻在其上增添了一個更深層的意義，一個存在的另一維度——那就是靈魂與業力。這個解釋，儘管看似難以置信，卻能闡明王老先生故事中那些極其不合常理、令我們現代醫學束手無策之處：那奇蹟般的「復活」，以及之後在人格、知識與特殊能力上的全然轉變。

儘管我內心那根深蒂固的科學家式理智，仍對這些事情的真實性、對那些可供驗證的具體證據充滿了疑問與懷疑，但我卻無法否認，這個解釋似乎觸及了事件中那些我們現代醫學尚無法解釋的層面。

我望向慶玲。她正專注地聆聽，雙眼圓睜，望著墨老先生。以她對東方文化與哲學的底蘊，我猜想這些關於靈魂與業力的概念，對她而言或許並不那麼陌生，儘管這可能是她第一次聽到它們被如此生動、並與一個具體案例相結合地闡述出來。

房間再次陷入沉默，只剩下茶壺裡水極輕的沸騰聲，以及我們三人的輕微呼吸聲。墨老先生的話語，仍在我腦海中迴盪，那不全然是一個完整的解釋，而更像是一幅極其宏大畫卷的初步輪廓，一個我此前從未想像過的宇宙觀。

在懷疑與啟迪之間

跨出墨老先生那木屋的門檻，我感覺自己彷彿剛從一個截然不同的世界歸來。外面的空氣，儘管依舊是清溪鎮邊緣那熟悉的寧靜，此刻卻似乎為萬物披上了一層無形的薄霧——某種沉重到我無法名狀的東西。我們初來此地時的那份好奇，乃至一絲興奮，似乎已全然消散，取而代之的，是我與慶玲之間那籠罩一切、濃重得難以言喻的沉默。我們並肩走在崎嶇的石板小巷上，腳下碎石的沙沙聲聽來是如此清晰，彷彿那是這個剛被徹底顛覆的內心世界裡，唯一僅存的聲響。

我沒有說話，慶玲也沉默不語。我們倆都需要一個獨處的空間，需要更多時間，來緩緩消化方才在那間飄散著舊書香與草藥氣味的小屋裡所聽聞、所感受到的一切。我此刻的思緒，就像一捲老舊的紀錄片，不斷地重播著墨先生的言談與影像，而每一次重播，似乎都只會將那些縈繞不去的疑問，更深地烙印在我的腦海中。靈魂？業力？借屍還魂？所有這些概念，從前對我而言，僅僅存在於奇幻小說或民間信仰的研究著作中，如今，卻被一位眼神清亮、氣

度從容的男士，當作不言而喻的真理、與我所熟知的有形物理世界並存運作的無形法則，娓娓道來。

荒謬！我內心那頑固的理智——那個歷經多年嚴謹科學研究錘鍊的部分——仍在激烈地咆哮反對，像要築起最後的城牆，來抵禦那股正悄然卻又強烈地侵蝕我認知的懷疑浪潮。具體的證據在哪裡？可供驗證的數據在哪裡？我如何能接受這些模糊、非物質的東西？死亡，根據我所學及所見，是一個清晰的生物現象，是基本生命功能不可逆轉的終止。我在職業生涯中見證過數百次，簽署過無數張死亡證明，也曾用具體明確的醫學術語向病患家屬解釋。那是知識的基石，是歷代科學所證實的真相。

但接著，王木匠「復活」後那些奇異變化的影像，又清晰地浮現在我腦海，像一個無法迴避的挑戰。一具已被專業醫生確認臨床死亡近一天的身體。一位一生勞碌、僅粗通文墨的木匠，忽然「醒來」，變成了一個完全不同的人——擁有淵博的古老知識，具備洞悉常人所不能見之能力。腦損傷？長時間缺氧？所有這些我能想到的慣用醫學解釋，此刻聽來是如此牽強、無力，就像一件太小的外衣，硬要套在一具過大的身軀上。它們根本無法圓滿地解釋那些新知識與新能力的突然出現。

還有墨老先生……他完全不像我所想像的那些算命先生或巫師。沒有一絲故作神秘的姿態，也沒有那些空洞、難解的蠱惑之詞。只有一種奇特的平靜，一種隱藏在眼中的通透，以及一種令人心驚的清晰邏輯，他用這種邏輯，將那些看似荒誕的概念串連起來，去解釋一個異常的現象。他說起靈魂、說起業力，自然得彷彿在談論血管中的血液流動，或大腦裡的神經脈衝傳導。正是那份從容，那份無需誇飾的篤定，反而更讓我感到困惑與迷惘。

我不自覺地抬手輕輕按壓著太陽穴，感覺自己那向來引以為傲的、科學客觀的思維基石，實際上正被劇烈地動搖著。難道我一直以來認為完整而正確的世界觀，其實是如此狹隘、如此片面？難道僅僅因為我們現有的研究工具，只能測量這個有形的物質世界，我們就草率地否定了其他實相層次、那些正以我們無法理解的方式默默主宰人類命運的無形法則的存在？幾天前與山巔隱士的會面，已在我心中播下了懷疑的初苗，而今，墨老先生似乎為其澆灌了一股強勁的水流，讓那些種子不得不萌動、發芽。我覺得自己像是站在一片浩瀚、神秘的知識海洋前，而在此之前，我對其存在的認知，僅僅來自於一小灘停滯的池水。

我悄悄瞥向慶玲。她仍在我身旁緩步前行，目光垂落在腳下的古老石板上，但我確信她的心神此刻並不在那裡。她

秀氣的眉毛微微蹙起，嘴唇時而緊抿，彷彿正與某個複雜的思緒搏鬥。以她對東方文化的深厚學識，她是否比我更容易接受這些事？抑或正因那些知識，反而讓她覺得此事更為複雜、更難以解釋？我忽然想起她在墨先生家時的眼神——起初是好奇，接著是些許驚訝，最後則是一種深沉的思索。她不僅是用耳朵在聽，而似乎是調動了全部的知識與最細膩的感受，來面對那些剛聽聞的概念。

「你在想什麼，明？」

慶玲輕柔的聲音，終於打破了我們之間漫長的沉默。那聲音帶著幾分遲疑，彷彿連她自己也不確定，想聽到怎樣的回答。

我停下腳步，轉身看著她。清晨的陽光已開始穿透葉隙，在她秀麗的臉龐上投下跳躍的光斑，卻似乎無法驅散她眼中那明顯的憂思。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氣，試圖尋找某個詞語，來描述此刻內心的混亂。

「我……我真的不知道，玲。」我坦率地回答，語氣有些疲憊。「這感覺……就像一整幅我曾堅信其精確無比的世界地圖，忽然變成了一張白紙，而我正站在全然陌生的土地上，面對著我從前連做夢也未曾想過的遠方。一些新的地域、新的路徑正逐漸顯現，而那張舊地圖上，卻一絲一毫也未曾記載。」

慶玲輕輕地點了點頭，望著我的眼神充滿了同情，卻也無法掩飾她自身的困惑。「我懂。」她輕聲說。「我也有類似的感覺。那些關於靈魂、關於業報的概念……以前我也在書本裡讀過不少次，通常只把它們當作民間信仰，或是古老哲學流派的一部分。但聽墨先生詳細解釋，又直接聯繫到王老先生的故事……它似乎就不再是空洞的理論了。它變得生動、具體，而且……有種奇特的、令人畏懼的真實感。」她沉默片刻，接著說，聲音幾乎像在自語：「這讓我覺得，自己好像剛穿過了一面鏡子。周遭的一切看起來依舊，但它們的本質，似乎已大不相同了。」

我們再次沉默。但這一次，我們之間的氛圍似乎不再因各自的懷疑而那麼沉重。有一種無聲的連結，彷彿我們正望向同一個方向，共同面對某個過於宏大、突如其來的事物。

當我們快走到巷口，路面開始變寬，鎮上日常生活的熟悉聲響也愈發清晰時，我的目光偶然捕捉到一個小小的景象。在一面長滿青苔的古老石牆上，一株纖弱卻又極其頑強的野花，正努力地從一條陰冷潮濕的裂縫中探出身來，去觸碰那微弱的陽光——像是一個無聲的證明，證明那永不熄滅的、總試圖超越一切逆境的生命力。那微小花瓣脆弱的藍紫色，在灰暗的石牆背景上顯得格外突出，像是一種對生命最強烈的表達，不論環境多麼嚴苛。我不自覺地停下

腳步，凝視了它許久，心中忽然升起一個非常模糊的念頭。這生命……難道真的只是複雜化學反應與細胞分裂的結果？抑或，它還是一種意志，一種無形的能量，總在尋求著展現、尋求著存在，即便在最看似不可能的環境中，以我們從未想過的方式？

我沒有對慶玲說出那個突如其來的想法，但我感覺，那株小小野花的影像，連同墨老先生那些充滿深意的話語，將會在我腦海中縈繞很久很久。

當清溪小鎮熟悉的聲音開始變得更清晰時，我知道我們已回到了日常世界。但內在的某種東西，在我心中，或許也在慶玲心中，已不再完全如昔了。我內心那根深蒂固的科學家式懷疑依然存在，強烈而理性。但在它旁邊，一道極窄的門縫，似乎已真正地被推開，通往一片我從前未曾敢想過的、充滿可能性的土地。那些關於存在本質的問題，此刻，似乎變得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宏大、更深邃。

第五章：時間靜止的小鎮

遺忘之地，十三日之眠

在清溪鎮與墨老先生那場充滿衝擊的會面，以及他對靈魂與業力那番令人震驚的解釋之後，我和慶玲都感到一股強烈的衝動，需要尋找一處真正的靜謐之地。從隱士的山巔到王老先生的「借屍還魂」故事，這些接踵而來的經歷，已從根本上動搖了我們倆固有的思維基礎。我們需要時間，需要一個絕對安靜的空間，來重新拼湊那些信念的碎片，來面對眼前剛被揭示的無數宏大問題。

在與墨老先生的最後一次交談中，當我們表示想找個清幽之處靜心幾日時，他只是沉思地望向窗外，然後像是隨口一提，說出了一個聽來頗為陌生的地名：「忘憂鎮」。他並未多談那個地方，只微微一笑，說在那裡，「時間對某

些人而言，有時會變得異常地伸縮，而人也更容易忘卻塵世的煩憂」。那番半開玩笑的話，以及「忘憂」（忘卻憂愁）這個引人遐想的名字，已悄悄地在我們心中，播下了一顆難以言喻的好奇種子。

尋找前往忘憂鎮的路，確實並非易事。它未曾出現在任何常規的旅遊地圖上，而我們詢問的鄰近鄉鎮的居民，也只對某個偏遠山谷的存在，有著非常模糊的認知。我們的旅程始於一趟火車，接著換乘一輛破舊的鄉村巴士，在蜿蜒的山路上緩慢行駛，最終停在了一座高山腳下的偏僻小鎮。從這裡，要想到達忘憂，我們得僱用一位當地青年，乘坐他那輛自製的三輪摩托車，穿越一段崎嶇險惡的土石路。

當我們抵達忘憂谷的邊緣時，天色已近黃昏。我和慶玲在整日的奔波後，都已筋疲力盡。遠處的忘憂鎮景象，那些深褐色的瓦頂在暮色薄霧中若隱若現，顯得古樸而又與世隔絕。帶路的青年將我們介紹給鎮口一戶好客的當地人家，他們有一間簡樸的小房，通常是留給迷路的旅人歇腳的。

這戶主人，一對中年夫妻和他們的小兒子，儘管帶著山區居民少見生客的些許靦腆，卻非常熱情地接待了我們。他們迅速地為我們準備了一頓樸素的晚餐，有白飯、水煮野菜和一些鹹香的溪魚乾。由於過於疲憊，我和慶玲都沒吃多少。晚餐剛過，一股前所未有的沉重睡意，便迅速而猛

烈地向我們襲來，完全無法抗拒。我只模糊地記得腦中一陣暈眩，眼皮沉重，然後一切便沉入了一片無邊的虛空。在我完全失去意識前，腦中閃過的最後一個念頭是，這裡的空間好安靜，一種不同尋常的寧靜。

我猛然驚醒，感覺全身輕盈而異常地舒爽，彷彿剛經歷了一場極其深沉與安詳的睡眠。我的頭腦完全清醒，沒有一絲疲憊殘留，與以往長途旅行後那種倦怠的早晨截然不同。我輕輕地動了動身子，環顧這間簡樸的木屋，晨光已從門縫中滲入，在地上灑下幾道淡黃的光斑。

慶玲也在我身旁剛醒來，她同樣茫然地環顧四周，臉上帶著與我相似的神情，一種奇特的清新與輕鬆。

「妳睡得好嗎？」我輕聲問。「我感覺身體好舒暢，腦子也特別清醒。感覺好像才剛小睡片刻，真沒想到！」

慶玲點點頭，輕輕地揉了揉眼睛。「我也是。非常輕鬆。而且很奇怪，我剛做了一個非常清晰、非常生動的夢。」

「夢？」我驚訝道。我通常很少記得自己的夢。「妳夢到什麼了？」

「我夢到我們倆在一個滿是白霧的山谷裡迷路了，」慶玲說，語氣還帶著幾分迷濛。「然後我們找到一條小徑，通

往一座非常高的山。山頂上，有一座古老的寺廟，屋頂的瓦片向上彎翹，看起來非常莊嚴。我們走了進去，看到許多穿著黃色袈裟的僧人，端坐著誦經。那經文聲低沉雄渾，鐘鼓聲迴盪……感覺非常祥和、非常清淨，又有一種說不出的熟悉感，好像我曾經去過那裡一樣……」

我聽著慶玲的敘述，心中不禁有些觸動。事實上，我也剛做了一個幾乎一模一樣的夢，清晰到每個細節。但我還來不及與她分享，房門便輕輕地嘎吱一聲開了。

女主人端進一個小托盤，上面放著兩碗還冒著熱氣的白粥和一碟簡單的燙青菜。見我們醒了，她露出一個慈祥的笑容：

「啊，兩位貴客醒啦。請用點熱粥暖暖胃吧。想必兩位也餓壞了。」

「是的，謝謝您。」我說，對她的周到感到有些意外。
「我們這一覺睡得或許太沉了，打擾您了。」

女主人只是笑著擺擺手：「哪裡的話。兩位睡得好就好。看兩位睡得那麼沉，我們也不敢驚動。」

「嗯，我們大概睡到快中午了吧？」慶玲問道，望向窗外那已高掛的太陽。

女主人看著我們，眼神有些遲疑，然後她緩緩地說：

「嗯……兩位……說出來不知兩位信不信，今天，已經是兩位來到這裡的第十四天了。」

「十……十四天？！」我和慶玲異口同聲地驚呼，語氣中充滿了難以置信。我急忙看向手腕上的錶——不知何時已停止了轉動，或許是電池早就耗盡了。慶玲也趕緊拿出她的手機，但螢幕一片漆黑，沒有絲毫信號。

「您……您說的是真的嗎？」我結結巴巴地再問一次，心在胸腔裡怦怦直跳，像要蹦出來一般。「我們……我們睡了整整十三天十三夜？」

女主人點點頭，臉上依舊是一種奇特的平靜。「是的，就是這樣。頭幾天看兩位沉睡不醒，我們也有些擔心。但我先生和村裡幾位老人家說，很久很久以前，也曾有一兩次外地來的生客，到這裡也是這樣長睡一場。有人說是水土不服，也有人說是與這山裡的神佛有緣的有根基之人，才會如此。看兩位的呼吸依舊平穩，面色也還紅潤，我們便不敢多打擾，只是偶爾進來看看，在兩位嘴唇太乾時，用點稀粥水潤潤唇罷了。」

十三天！十三天十三夜過去了，我們竟全然不知，感覺只像一場短暫的酣睡，一個轉瞬即逝的夢。更不可思議的是，

在如此漫長的時間裡，幾乎未曾進食飲水（那點稀粥水微不足道，如何能維持身體所需），我們卻絲毫不感到飢餓或疲憊衰竭。相反地，我感到一種前所未有的健朗與清明，彷彿身體剛被注入了某種全新的能量。甚至，我連一點需要如廁的感覺都沒有。

我望向慶玲，見她臉上同樣是極度的震驚與錯愕，夾雜著一絲難以言喻的情緒。那個關於古寺、關於莊嚴誦經儀式的夢……它究竟有何含義？而在過去的十三天裡，在那沉睡不醒的狀態中，我們究竟身在何處，又經歷了什麼？

我內心那屬於科學家的理智，正聲嘶力竭地吶喊著，這完全不合邏輯，以我所知的任何生物學定律來看，這絕不可能發生。但眼前活生生的現實，以及女主人那不加修飾的真誠話語，卻又讓我無法否認。

忘憂鎮。這片土地，似乎還隱藏著更多的秘密，更多的奇蹟，遠遠超乎了墨老先生曾啟發我們的範疇。

與那些對時間、衰老有著非凡體驗或觀念的人們相遇

一夜輾轉難眠，一部分是因為對新地方的陌生，但更主要的原因，或許是從昨天下午開始，忘憂鎮那極不尋常的時間節奏感，仍在腦海中縈繞不去。當第一縷晨光剛好穿透木窗的縫隙時，我和慶玲便醒了。這裡清晨的空氣清冽得不可思議，帶著附近溪流的一絲濕氣，以及山區特有的泥土氣息。與其他地方此刻常見的喧囂全然不同，忘憂鎮仍沉浸在一片近乎絕對的寂靜之中。只有遠處傳來的幾聲鳥鳴，以及溪流平緩的潺潺流水聲，是打破這廣袤寧靜的稀疏音符。

我們走下樓，那位白髮蒼蒼的客棧女主人——我們已知她姓林——正從容地打掃著屋前的小小庭院。儘管陽光已漸漸升高，她的每一掃都顯得有條不紊，不疾不徐，彷彿正將寧靜的線條，描繪在庭院的土地上。她的頭髮雪白如絲，臉上雖有許多歲月的皺紋，但雙眼卻清澈而有神。她手上的皮膚，儘管已點綴著老人斑，卻絲毫沒有我常見的同齡老人那種乾癟或皺縮的樣子。她移動時身姿輕盈、飄逸，完全沒有老邁的疲態或沉重感。

「兩位貴客早安。」她見到我們時，慈祥地微笑著，那笑容也如這裡的一切……緩慢。「昨夜睡得可好？」

「您早。我們睡得還行。」慶玲回答，我留意到她的語氣也不自覺地變得輕柔、從容了些。「林大娘，忘憂鎮確實非常寧靜。」

「寧靜是當然的了，姑娘、小伙子。」林大娘輕輕點頭，手中的掃帚依舊規律地動著。「在這地方，沒什麼事是需要著急忙慌的。」

「大娘，您在這裡住了很久了吧？」我脫口而出，無法掩飾對這位外表與氣質都非常特別的婦人的好奇。

林大娘停下掃帚，抬頭望著我，她那清澈的雙眼彷彿要看透我的心底。她沒有立刻回答，而像是在遙遠的記憶中尋找著什麼。「很久了，孩子。」她輕聲說，那聲音彷彿從很遠的地方傳來。「久到連我自己都不記得，這片土地究竟經歷了多少風雨寒暑了。在忘憂鎮這地方，人們沒有數日子、算月份的習慣，小伙子。就這麼活著，日復一日，季復一季。」

她那略帶模糊的回答讓我頗為驚訝。不記得自己活了多久？還是根本不在乎了？這與我們對時間與人生的常規觀

念，實在是太不尋常了。她又輕輕一笑，那笑容帶著幾分神秘：「這地方的時間啊，就像那條溪流一樣，它以自己的方式緩緩流淌——有時覺得很快，有時又覺得很慢——但它從未真正停止過，像一首沒有終章的歌。重要的是，自己是否足夠寧靜，去感受那股特殊的流動罷了。」

說完她又繼續自己的工作，留下我們站在那裡，思緒萬千。她的話聽起來很簡單，卻又像蘊含著某種我還無法完全領悟的、關於時間的深邃哲理。

在用過林大娘親手準備的、只有軟爛白粥和幾樣佐以芝麻鹽的燙野菜的清淡早餐後，我們決定在鎮上四處走走，以便更仔細地觀察當地人的生活。而那種時間似乎在此地流逝得更慢的感覺，確實在我腦海中愈發清晰。我們路上遇到的所有人——從在屋簷下悠閒曬太陽的老人，到背著孩子趕早市的婦女，再到那些專心修補竹籬笆或茅草屋頂的男人——他們全都有一種共同的氣質：那就是從容、不迫，似乎完全不受任何生活壓力的驅使。

我們在一間謙遜地依偎在河畔的小陶坊前，停留了許久。屋裡，一位看來約莫五十歲的中年男子，正專注地坐在一架老舊的陶輪前，雙手輕柔地撫摸、塑造著一塊紅褐色的陶土。他的動作極其專注、細膩，卻又帶著一種悠然自得的節奏，彷彿他每一次的撫觸，都是與天地脈動同步的一

次緩慢、均勻的呼吸。那只正在他靈巧雙手中逐漸成形的陶瓶，帶有一種質樸、簡潔，卻又十分和諧、勻稱的美感。他周圍是無數其他已完成或尚在製作中的陶器，大小、形狀各異，全都帶著一種獨特的風格，與我們以前見過的任何陶器都截然不同。

見我們在門外躊躇觀看，他抬起頭，露出一個非常和善的笑容。「兩位是從遠方來的新客人吧？」

「是的，我們從美國來的。」我回答。「您做的陶器真美。這門手藝想必需要極大的耐心。」

他呵呵地笑了，那笑容讓眼角的深刻皺紋都顯露出來，但雙眼卻非常明亮。「耐心？老朽倒不這麼認為。不過是順其自然罷了。土想變成什麼樣子，我的手就順著它的意去做。一件作品完成得快或慢，哪有那只陶瓶本身是否有了自己的『魂』來得重要呢？」

我指著架上一只擺放得相當莊重、釉色如青玉般美麗的瓶子。「這只瓶子，想必您花了很多時間才完成的吧？」

他順著我手指的方向望去，眼神溫柔，像在看著自己的心血結晶。「做它的時間嗎？」他又笑了，然後輕輕搖頭。

「老實說，老朽也記不清了。可能只花幾個星期，也可能

拖了好幾個月。當你真正做著自己熱愛的事，當你完全融入其中時，時間似乎也跟著停了下來。只知道開始與完成的時刻。至於中間的過程，它就像一股連續不斷的流，沒必要去測量或計算，徒增煩惱。」

慶玲，以她身為文化藝術工作者特有的敏感，對這些獨特的陶器表現出極大的興趣。她開始詢問他關於當地特有的製陶技術、他所用陶土的來源，以及瓶身上裝飾圖案的含義。他愉快地回答了她的所有問題，但當我們無意中提及時間、他的從業年齡，或是外面世界的快速變化時，他又顯得相當淡然。「外面的世界現在想必變化很快吧？」他反問我們。「那裡的人們總在匆忙地趕往某處，想把什麼事都做得快些。而在我們這個忘憂鎮，一切就這麼慢慢地發生。太陽升起又落下，樹木發芽又隨季節更迭。沒什麼好著急的。」

我仔細觀察著這位陶藝師。他看起來非常結實、健康，皮膚因風吹日曬而黝黑，雙手則因勞動而粗糙。但總有什麼地方不太對勁。如果他真如外表看來約莫五十歲，那麼那些風格古樸、帶著明顯歲月痕跡的陶器，又是誰做的呢？或者，這位男士的實際年齡，其實遠比他那健壯的外表要老得多？我不敢直接問，怕冒犯了他，但這個問題卻一直在腦中盤旋。

離開小陶坊，我們沿著河岸散步。在一棵巨大的古榕樹下，其繁茂的樹冠遮蔽了一大片空地，幾位老先生正悠閒地對弈。那張石製的棋盤已被歲月磨得光滑，每一顆黑白棋子也都泛著光澤，彷彿承載了無數個靜靜流逝的午後。老先生們下棋很慢，每一步都經過深思熟慮，有時一個下午也只走了三兩步棋。周遭的氣氛極其寧靜，只有棋子落在石盤上那「叩」的一聲清脆，以及老先生們平穩輕柔的呼吸聲。

我們靜靜地看了一會兒。讓我感到奇特的是老先生們的談話。他們不僅僅討論棋盤上當前的局勢，有時還會提起一些發生在很久很久以前的事，語氣自然得彷彿那只是昨天發生的。一位老先生提起了不知哪年那場摧毀了整個地區的大洪水，另一位則講起了自己年輕時某個豐收的季節。聽他們聊天，我有種奇特的感覺，彷彿過去與現在，在他們的意識中已不再有清晰的界線。難道對他們而言，時間是一種全然不同的流動？

「你有注意到嗎？」慶玲在我耳邊輕聲說。「老先生們談論幾十年前的事，就像昨天剛發生一樣。而且你看，雖然他們頭髮都白了，皮膚也皺了，但精神狀態卻非常清明，完全沒有我們在其他高齡長者身上常見的那種迷糊或衰弱的樣子。」

我點點頭。確實如此。這些老先生，儘管年事肯定已高，卻沒有嚴重智力或健康衰退的跡象。他們依舊思路清晰，以自己的方式保持著活力，並極其從容地參與著社區生活。這裡的衰老過程，似乎以一種非常不同的方式在進行——更緩慢，且似乎不帶有我常見的那種衰敗之感，而更像是一種精神上的成熟與沉澱。

與忘憂鎮的居民接觸得越多，我便越感到困惑。他們看待與體驗時間的方式，他們面對身體衰老的方式，與我以往所知的一切都截然不同。那似乎並非一種否定或試圖抵抗時間洪流的態度，而是一種融合、一種接納，接納到幾乎忘卻了其存在本身。他們並非為了與時間賽跑而活，而似乎是真正地活在另一種時間流之中，一種更為平緩、更為寧靜的流動。

作為一名醫生，我非常清楚，身體在生物學上的衰老過程是不可避免的。細胞會逐漸老化，器官功能會逐漸衰退，疾病也會隨之增多。這是造物主極其自然的法則。但在這個忘憂鎮，這個法則似乎正在被扭曲，或至少是被顯著地延緩了。難道是那清新的生活環境、與世隔絕的狀態、始終寧靜的氛圍，以及那份從容自在的生活心態，真的影響了那個生物過程？還是說，還有其他某種因素，某個仍深

藏在這個山谷之心的秘密，某件與時間和空間本質息息相關的事物？

我望向慶玲，見她眼中也充滿了與我相似的疑問。感覺我們像是誤入了時間刻意遺忘的土地，在那裡，外面世界的熟悉法則已不再有太多意義。而我們所遇到的那些人，以他們面對歲月那非凡的從容，以及對時間那截然不同的觀念，更讓此地的神秘，在我心中愈發濃重。

伸縮的時間與其他的空間維度？

忘憂鎮的午後，似乎有著一種無比尋常的延展感。金色的陽光依舊輕柔地停留在那些覆蓋著古老青苔的瓦頂上，如纖細的絲線般，慵懶地懸掛在靜靜流淌的河面上，彷彿遲遲不忍離去，儘管根據我的手錶，夜幕理應早已逼近。我們坐在客棧屋簷下的木長凳上，靜靜地望著河流，試圖感受這個地方那奇特而難以捉摸的節奏。關於那些似乎不為歲月所催促的居民、關於那彷彿也已緩慢下來的衰老過程的故事，一直在我的腦海中縈繞。

客棧的女主人林大娘，在忙完下午的活計後，也搬了張小凳子到我們旁邊坐下，手中搖著一把老舊的竹編扇子。她看著我們兩人，眼神慈祥，卻又隱含著一種奇特的洞悉。

「兩位貴客，看來是對我們這個忘憂鎮，思索了許多吧。」她開口說道，語氣依舊如常地平穩、緩慢。

慶玲轉頭望著她，輕輕地微笑道：「大娘，這個地方確實很特別。我們感覺……這裡的時間，似乎和別處不完全一樣。一切都進行得很慢，而這裡的居民，似乎也與那種節奏生活得非常和諧。」

林大娘輕輕點頭，她的目光飄向遠方，望著在山谷盡頭那片於薄霧中漸漸模糊的山脈。「時間嗎？」她重複著這個詞，彷彿那是一個既熟悉又有些陌生的概念。「外面的人們，總是用鐘錶來測量它，把它劃分成一分一秒，清清楚楚。但在我們這個忘憂鎮，我們通常用另一種方式去感受它。」

她停頓了一下，目光垂落到那緩緩流動的河面上。「這裡的老人家常把它比作這條河。有些河段，水流湍急地衝過許多險灘；也有些河段，水只是在平靜的河灣裡輕聲流淌。有些地方，河水深邃如鏡，映照著整個天空；也有些地方，

暗流湧動，是我們肉眼所不能見的。時間，或許也是如此——一股既有形又無形的流動。」

我專注地聽著她的每一句話。她的表達方式充滿詩意，卻又有些模糊，完全不遵循任何科學邏輯。「您的意思是……這裡的時間，真的可以改變速度嗎？」我試圖更具體地提問，無法掩飾一位科學家的好奇心。

林大娘和藹地笑了，那笑容並無嘲諷我那略顯天真的問題之意，而更像一位長者，正努力向一個孩子解釋一件對他們而言再自然不過的事。「不全然是你們所想的那種『改變速度』。」她緩緩地說。「而是，人們相傳，在這裡的某些時刻，一天有時會像一週那麼長，但有時，一整個季節又快如眨眼。聽說，當人真正全神貫注於某件事，或是當他們心靈完全寧靜、無所牽掛時，就特別容易感受到這一點。」

她微微側頭，帶著幾分探詢的眼神看著我們兩人：「不知兩位可曾做過什麼奇怪的夢？那種夢裡，自己見到了從未發生過的事，或是重逢了早已離別許久的親人？」

我和慶玲不自覺地相視一眼。誰的人生中沒有過幾次那樣奇特的夢境呢？但我感覺，她問這個問題的用意，似乎指向了更深層次的東西。

「人們總相傳，」她繼續說，聲音低得像在訴說一個秘密，「在這個地方，有時人會夢見尚未到來的未來片段，或是清晰地迷失在某段古老的記憶流裡，那感覺真實得彷彿昨日才發生。還有人說，在那些夢裡，他們曾去過非常奇特的地方，遇見了似乎不屬於我們這個世界的人。」

「奇特的地方？不屬於這個世界的人？」慶玲追問道，眼中充滿了明顯的好奇。

林大娘點點頭，她此刻的眼神，像在凝視某個虛無的所在。

「忘憂鎮的老人家們，總流傳著關於那些『隱藏之門』的存在——他們相信，在那些地方，我們這個世界與其他世界之間的界線，變得薄如晨霧，只需等到某個恰當的交會時刻，便能開啟一個全然不同的實相。聽說，特別是在像黎明或黃昏這種日夜交替之時，或是在月圓明亮的夜晚，在那些山林深處……」她朝著遠方模糊的山脈輕輕示意。

「……曾有人迷了路，只在一瞬間，便發現自己忽然身處一個全然陌生的地方，那裡的樹木、房舍，甚至陽光，都截然不同。然後，僅僅一眨眼，又發現自己回到了原地，但對那段流逝時間的感覺，卻又非常不一樣。」

我聽著她的每一句話，不自覺地感到一股涼氣沿著背脊竄升。她是在說其他的空間維度嗎？是在說多重宇宙的概念嗎？這些概念，即便是在我們最前沿的理論物理學中，也

僅僅是敢於提出一些猜想，且仍在激烈爭論之中。然而在這裡，一位看起來極其平凡的老太太，卻將其當作流傳的故事、歷代存在的信仰，娓娓道來。

「您剛才說的那些『其他世界』……它們究竟是怎樣的？」我努力保持語氣平靜，儘管心中已思緒萬千。

林大娘輕輕搖頭：「老朽也是聽人這麼說的，小伙子，自己也從未親眼見過。人們說，有些地方無比美好，總是充滿了光明與悠揚奇妙的音樂；但也有些地方，則非常陰暗、可怕。但它們似乎總是與我們這個世界並存著，就在這裡，只是我們的肉眼無法看見，就像我們看不見周遭的空氣一樣。聽說，只有那些心真正寧靜的人，或是在非常特殊的時刻，因緣際會之下，才可能模糊地感受到，或是有幸能看見。」

林大娘的話語，儘管是以民間故事、古老信仰的形式呈現，卻與我們在忘憂鎮這短暫幾日所經歷、所感受的一切，產生了極其奇妙的共鳴。那種時間似乎在「伸縮」的感覺、某些居民看似緩慢的衰老過程、我們倆所做的奇異夢境，以及現在這個關於平行空間、「隱藏之門」的概念……所有這一切，似乎正逐漸地串連起來，構成一幅關於此地真實本質的、極其複雜而神秘的畫卷。

這並非某種關於時空曲率或複雜弦理論的高深物理學。這似乎是一種體驗，一種從全然不同的視角，對宇宙運作方式的直接認知——一個我的實證科學或許還未能觸及的視角。在這個地方，時間似乎並非一條不變的直線，而空間也不僅僅是熟悉的三維有形。它們似乎更具流動性、更富變化，並且可能存在於比我們所想像的，要多得多、層次更豐富的狀態中。

我望向慶玲，見她也正沉默思索，眉頭微蹙。或許這些概念，儘管看似奇特難信，對於她自幼所接觸的東方文化背景而言，卻並非全然陌生，那是一個關於仙界、陰間、關於修煉者能出入不同空間的故事，已存在了數千年的文化。

「那麼大娘，是否正因為生活在這樣一個特別的地方，」慶玲緩緩地問林大娘，「忘憂鎮的居民們，才能比其他地方的人，擁有更多的從容，更少地被時間與年齡所束縛呢？」

林大娘微微一笑，那笑容充滿深意。「或許正是如此吧，姑娘。當人知道，這個世界其實遠比自己想像的要廣闊得多，知道時間並非總是唯一主宰一切的主人，也知道死亡或許並非全然的終結時，人自然就會減少許多日常生活的瑣碎煩憂與爭鬥。人會自然地懂得放慢腳步、多加聆聽、

深刻感受。而當一個人的心靈真正得到了安詳，或許流逝的歲月，似乎也會對他們更加眷顧，不是嗎？」

她從容地站起身，手中的竹扇依舊輕輕搖曳。「好了，老朽該進屋準備晚飯了。兩位就隨意在此欣賞黃昏吧。」

她走進屋內，留下我和慶玲坐在那裡，心中充滿了複雜的情感與無數未解的思緒。她的解釋不具科學性，也無具體證據可供驗證，卻觸及了我們內心某個更深的認知層面，以一種非常獨特的方式，部分地解答了我們對忘憂鎮的疑問。它並未讓此地的神秘感消散，反而，更讓我們清晰地感受到那些超越常人理解的奇妙事物的存在。

我們坐在那裡，靜靜地看著黃昏那夢幻般的紫色，正逐漸滲入每一片浮雲、每一座翠綠的樹冠，彷彿整個世界，也正與我們心中沉甸甸的思緒，同一個節奏地呼吸著。我此刻心中充滿了無解的疑問。難道我一直以來所知的所謂「現實」，僅僅是一個遠比其複雜得多的、多維度、多層次宇宙中，極其纖薄的一個切片？難道時間與空間並非總是恆定不變的常數，而是完全可能因某些我們科學尚無法完全探知的因素，例如人的心識狀態，或某個地點的特殊能量場，而「伸縮」、「彎曲」？

我沒有任何問題的答案。但當我坐在那裡，望著黃昏夢幻的紫色逐漸降臨忘憂谷時，我知道，自己思維的界限，正一點一滴地被推遠。這個世界，似乎還隱藏著太多太多的奇妙與神秘，遠遠超出了我那些厚重的科學書籍曾經描述的範疇。

在未知面前敞開思維

忘憂鎮的黃昏，確實是一種截然不同的體驗。它不像別處那樣匆匆熄滅，而似乎帶著幾分如故友般的留戀，緩緩地將一層層金黃、柔橙，乃至夢幻的紫色光芒，灑遍萬物，像要努力在完全沉入黑夜前，將一切多挽留片刻。我和慶玲依舊坐在客棧屋簷下那張老舊的木長凳上，幾乎靜止不動，只有雙眼，默默地追隨著天空與平靜河面上那奇妙的色彩變幻。空氣開始漸漸轉涼，帶著泥土特有的濕潤氣息，以及山林草木在飽受一日陽光後散發的芬芳。

此處的寂靜，並非帶著死氣的空寂，而是一種極其深沉的安詳，只偶爾被山谷特有的聲音點綴：忘憂河平緩輕柔的流水聲，河岸茂密樹叢中昆蟲開始奏響的夜曲，以及每當

微風拂過時，樹葉輕微的沙沙聲。遠處，幾盞搖曳的油燈已在古老的吊腳樓中點亮，在木牆上投下人們從容勞作、不疾不徐的身影。沒有電視、收音機的喧囂，沒有車輛引擎的聲響，只有一種原始、純粹的節奏，一種似乎與大自然全然融合的生活。

我又下意識地低頭看向手腕上的錶。秒針依舊規律、勤奮地跳動著，像一個孤獨的旅人，試圖在一個時間似乎已變得極其模糊、不再願遵循陳舊法則的世界裡，計算著每一刻。但正是那機械、精確的節奏，此刻在忘憂鎮的空間裡，卻變得全然陌生，甚至顯得可憐地格格不入。我抬眼望向那輪剛從西邊高山後升起的新月，在那傍晚殘存的微弱光線中，它顯得如此朦朧、神秘。理論上，我完全可以根據它在天際的位置來估算時間，但一種模糊的疲憊感卻阻止了我。似乎，試圖將具體的數字、枯燥的邏輯計算，強加於此地，是一種全然無謂，甚至有些粗暴的行為。我輕輕搖頭，對自己失笑，然後便不再看那只手錶。

慶玲輕輕地吐出一口氣，然後將頭靠在我的肩上。此刻我們之間的沉默，沒有絲毫的窒息感，而更像一種無需言語的深刻共鳴。我們倆正共同經歷、共同感受著這個地方極其特殊的氛圍。

「明，」她忽然低語，聲音小得幾乎與吹拂的夜風融為一體。「我忽然想起了墨老先生的話……當我們還在清溪時，他所說的關於靈魂、關於業力的那些事，對我而言還很陌生、很難相信。但現在，坐在這個空間裡，那些事似乎已經輕地滲入我心底，自然得就像自己的呼吸一樣，再也不覺得有絲毫荒誕或不合理了。」

我沉默了許久，目光依舊凝視著河面上那愈發濃重的黑暗。慶玲的話，似乎恰好觸及了我心中那些仍很模糊的思緒。這段時間以來接連的經歷，從與張峰先生的初遇，到山巔的隱士，再到墨老先生深邃的見解，以及此刻忘憂鎮這個特殊的空間，所有這一切，都像一些看似零散的拼圖碎片，卻正共同指向一幅關於這個世界的、更宏大、更複雜的圖畫。「我明白妳的感覺。」我輕聲回答，語氣也沉了下來。「在這樣的地方，似乎有著非常不同的法則在運作，一些我們或許從未知道的法則。」

林大娘叫我們進去用晚餐。屋內搖曳的油燈，在老舊的木地板上投下長長的影子。今晚的飯菜依舊極其簡單、家常：一碟清淡的紅燒小河魚，一碟剛採摘的、佐以芝麻鹽的燙野菜，還有一鍋香氣撲鼻的新米飯。我們圍坐在低矮的木桌旁，緩慢而從容地吃著。林大娘話不多，只偶爾慈愛地為我們夾菜，她那和善的雙眼總是閃爍著靜默而溫暖的微

笑。這頓飯的氛圍是如此質樸、親切，完全不同於我以往在豪華餐廳或喧鬧社交宴會上所品嚐過的任何一餐。它有一種非常特別的真實，一種人與人之間、人與周遭自然之間，極其單純的連結。

那一夜，躺在閣樓那張嘎吱作響的竹床上，我發現自己不再像前幾夜那樣，被連綿的思緒所困擾而輾轉難眠。我不再試圖用枯燥的科學知識去分析或解釋一切，而只是靜靜地敞開我所有的感官，任由我的心靈，隨著忘憂之夜那緩慢、深沉的呼吸自由漂流。感受著此地近乎絕對的寂靜，只偶爾被園中不絕的蟲鳴與遠方隱約的溪流聲所打破。感受著清涼的夜風輕輕穿過窗隙，帶來山林清新的氣息。感受著周遭那些簡樸屋舍的存在，那些或許也正沉浸在極致安詳睡夢中的人們。似乎有某種無形之物，一種特殊的靜謐，正籠罩著整個山谷，滲入每一個念頭，撫平了腦海中翻湧的思緒。我不知不覺地沉沉睡去，那是一場深沉而無夢的睡眠。

隔日清晨，當第一縷陽光剛穿透籠罩山谷的濃厚晨霧時，我們帶著一種奇特的輕盈與舒爽感醒來。空氣清新得僅僅深吸一口，便能感覺胸腔彷彿被徹底洗滌。忘憂鎮的生活節奏依舊如昔，緩慢而極其平靜。幾位居民已開始了他們新的一天，做著熟悉的日常工作：生火做早飯，到河邊挑

水，或將牛群趕往遠方的翠綠草地。一切都井然有序、從容不迫，沒有絲毫匆忙的跡象。

我們收拾好那點行李，心中都有一種難以言喻的惆悵與留戀。儘管在忘憂鎮只待了短短幾天，但這個地方，確實已在我們倆的心靈深處，留下了極其深刻的印記。當我們下樓時，林大娘已為我們準備好了熱騰騰的米糕和一壺香氣四溢的草藥茶作早餐。她沒有問我們將去往何處，或接下來要做什麼。

當我們向她告別準備上路時，她送我們到巷口，那裡，小徑開始向上延伸至山區。她輕輕地將一個小布包塞到慶玲手中，裡面是一些曬乾的葉子，散發著非常溫和的香氣。

「這是忘憂鎮的一點草藥葉。」她說，語氣依舊平穩，不帶變化。「它能幫助你們安神、好眠。路上要保重身體。」

慶玲接過草藥包，連聲道謝，眼中帶著幾分感動。我也再次向她躬身致意，試圖尋找某句話來表達我全部的感激之情，但最終也只說出了一句極其簡單的話：「我們非常感謝您。我們永遠不會忘記這個地方。」

林大娘只是微微一笑，那笑容依舊如這個山谷般，既慈祥又帶著幾分神秘。「忘憂鎮一直都在這裡。什麼時候你們想忘卻塵世的煩惱了，就隨時回來吧。」

我們邁開腳步，沿著那條鋪滿腐葉的小徑前行。走了一段不短的距離後，我不禁回頭望去。忘憂鎮此刻仍靜靜地躺在那裡，安詳地隱藏在一片白茫茫的晨霧中，只隱約可見幾座深褐色的瓦頂和幾縷裊裊升起的炊煙。它像一個美麗的夢境，一個似乎與外面現代生活的喧囂與匆忙完全隔絕的世界。

我不知道自己是否已真正「理解」了忘憂鎮所有的秘密。或許沒有。但此刻，那似乎已不再那麼重要。我忽然意識到，或許並非所有問題都需要一個即刻的明確答案，並非所有謎團都必須用理智去揭開。有些事物，它們似乎就只是單純地存在著，而我們的任務，是學會用一顆更開闊的心靈去感受、去接納它們的存在。有些真相，就是單純地存在著，超越了我們現有的理解與解釋能力。而接納那「不可知」的存在，接納自身的局限，有時，反而是為了能更進一步擴展思維、更接近深層認知的第一步。

我輕輕地握緊慶玲的手，感受著那熟悉的溫暖傳來。過去幾天的旅程，有許多從科學角度難以解釋之處。但奇怪的是，那已不再像從前那樣，帶來迷惘或絲毫的恐懼。一種好奇心，一股模糊的興奮之情，正在胸中悄然萌發，催促著我想要繼續前行，想要揭開這個神奇東方更多層的神秘面紗。

黃龍溪古鎮與河畔老嫗

離開忘憂谷，我們心中帶著一種既像卸下了無形重擔，又帶著幾分惆悵與留戀的複雜感受。外面的世界，以其熟悉的時間節奏，在我們待過那個特別的地方，尤其是在那奇特的十三日長眠之後，似乎也變得有些陌生。我們決定不急於返回那些喧囂的大城市，而是想繼續這趟探索之旅，去發現那些仍保留著濃厚中華古老文化風貌的土地。

從忘憂返回山腳小鎮，在那個我們可以搭車繼續前行的地方，前幾天的嚮導青年為我們指了附近山腰上一座古寺。他說那是一座非常靈驗的寺廟，雖然規模不大，卻已有數百年歷史，偶爾仍有遠道而來的香客。基於近來的靈性體驗，我和慶玲都感到一股想要前去探訪的衝動。

那座寺廟確實不大，隱藏在蒼勁的松林之間，氣氛極其清淨。我們見到了住持，一位年事已高的僧人，面容慈祥，眼神和善。在得知我們是從遠方前來，希望了解文化與聖地的訪客後，住持非常愉快地與我們交談。他向我們講述了寺廟的歷史，以及曾在此修行的歷代高僧。

當他得知我們打算繼續探索之旅時，住持沉吟片刻，然後說：「如果兩位真心想更深入地了解心靈價值與傳統文化，那麼或許不該錯過四川。那片土地不僅風光雄偉，更是許多著名道觀與寺廟的匯集之地，如峨眉山之靈秀，或樂山大佛之莊嚴。古人常說，到四川，是為了感受天地的靈魂與佛法的微妙。」

住持的介紹，儘管只是像對待其他遊客那樣提供資訊，卻意外地觸動了我內心的某個地方。四川。我曾讀過關於這片土地的資料，卻從未真正起過前往的念頭。慶玲也顯得興致勃勃。「四川？我也聽說過那裡有很多文化遺跡和修煉流派。」她對我說，眼中閃爍著好奇的光芒。「既然有緣分 được giới thiệu，不如我們去看看，好嗎？」

就這樣，非常自然地，我們的下一個目的地便確定了下來。從古寺出發，我們回到小鎮，然後搭乘客運車前往貴陽。從貴陽，我們輕易地買到了前往四川省會成都的高鐵票。在那現代化的列車上，穿梭於層巒疊嶂的平原與山脈之間，我再次見證了這個國家驚人的發展。

抵達成都後，我們並未在這座大城市久留。在休息一晚、恢復體力並查詢了一些必要資訊後，我們決定租一輛帶司機的私家車往南走，打算去瞻仰我聞名已久的樂山大佛，那是世界著名的佛教奇觀之一。路上，我們得知有一個名

叫黃龍溪的古鎮，寧靜地坐落在河邊，據說仍保留著許多古老的建築風貌與極其祥和的氛圍。我們決定在繼續前往樂山之前，先在那裡停留幾日。

舒適的車子載著我們離開了成都的喧囂。繁華的都市景象，那些高樓大廈與川流不息的車潮，迅速地退到身後，取而代之的是四川平原上一望無際的稻田與富饒寧靜的村莊。司機是一位當地的中年男子，相當熱情開朗，時不時地為我們指點風景，或講述一些關於途經之地的趣聞。

當我們抵達黃龍溪古鎮時，此地確實展現出一種與眾不同的美。沿著平緩的河流鋪設的石板小街、古老的弧形石橋，以及緊密相連、屋瓦上覆蓋著青苔的木造房屋。儘管也有一些旅遊業的痕跡，但整體的氛圍仍舊保持著質樸、純粹，讓我們在經歷了先前那些精神上頗為緊張的體驗後，感到格外輕鬆與舒暢。

我們找到了一間看起來相當簡樸的小客棧，有個能望見河流的陽台，打算在此停留一兩天。下午，安頓好行李後，我們悠閒地沿著河岸散步，呼吸著清新的空氣，觀察著此地居民那簡樸、緩慢的生活節奏。

正走著，慶玲的目光忽然停留在一個小小的庭院前，那庭院位於一棟看起來相當老舊卻依然非常整潔的屋子前方。

在一架結實纍纍的絲瓜棚的綠蔭下，一位老太太正坐在一張低矮的竹椅上，背微駝，雙手正靈巧地用各色彩線和一對竹製棒針忙碌著。她身穿一套已褪色的棕色棉布衣，雪白的頭髮在腦後梳成一個整齊的髮髻。歲月的皺紋雖已深刻在她的臉上，但雙眼卻異常明亮而慈祥。她專注而從容地織著毛線，似乎對周遭的世界已渾然不覺。

慶玲向來喜愛手工藝品，也總對了解地方文化充滿好奇，此刻顯得興致盎然。她輕輕拉了拉我的手，然後我們倆一同走近。我們靜靜地觀看老太太工作了一會兒。她那雙年邁卻依舊靈巧的手，飛快地舞動著竹針，每一針都織得整整齊齊，逐漸在一件成形的毛衣上，構成了一幅看起來頗為複雜的圖案。那是一種我從未見過的奇特花紋，似乎是由許多細小的圖案組合而成，它們相互交疊、緊密纏繞，形成一個非常和諧而獨特的整體。

似乎察覺到有人在觀看，老太太抬起頭，用慈祥的目光看著我們，然後輕輕地、無聲地笑了。那笑容如此溫暖，讓我們瞬間感到親切與友善。

「大娘，您好。」慶玲用非常標準的普通話，禮貌地先打了招呼。「您織得真美。這個花紋看起來好特別。」

老太太看著慶玲，當她聽到慶玲的口音時，眼中閃過一絲有趣的驚訝。「謝謝妳，姑娘。」她回答，聲音也如她的眼神一般，低沉而溫和。「這只是我們村裡的老式花樣罷了。現在的年輕人，很少有誰還願意耐著性子學織這麼複雜的樣式了。」

「我在家也喜歡織毛線，但確實從沒見過這樣的花紋。」慶玲說著，又走近了一些，以便能更仔細地看她正在織的那件毛衣。「看起來真精緻，好像有許多不同顏色的線，在這裡相遇、融合在一起。」

老太太又輕輕地笑了，這次的笑容似乎比先前更為深邃。她看著自己手上纏繞的毛線，然後又抬頭望著我們倆。

「是啊，姑娘。」她緩緩地說。「每一根線，都有它自己的路，自己的顏色，粗細也各不相同。可一旦在這對棒針上相遇了，那先來的、後到的，在裡層的、在外層的，它們全都會交織在一起，成了一件暖和的衣裳。人活在這世上，其實也是一樣的，誰也無法預知自己會遇見誰，會與他們如何交織，但每一段連結，無論是喜是悲，都有它自己的意義。」

老太太那句看似極其簡單的話語，卻像一股清風，忽然吹進了我那早已被各種思緒佔據的心田，輕輕地啟迪了那些我此前從未言說的事物。那個比喻觸動了我內心深處的某

個地方，勾起了我對「人緣」二字、對那些我與慶玲在這趟旅程中似乎已開始模糊感受到的無形連結的種種思緒。我更仔細地打量著這位老太太。她的外表極其尋常，她做的事也極其樸實，但她的話語中，卻蘊含著一種絕不平凡的生活哲理。

老太太輕輕示意我們在旁邊那張空著的竹椅上坐下。「兩位想必是從遠方來的客人吧？看你們不像本地人。」

「是的，大娘。我們從美國來的。」我回答，然後與慶玲一同坐下。「我們正要去樂山，路過此地歇歇腳，也想多了解一下像黃龍溪這樣古鎮的文化與生活。」

「啊，原來兩位是要去樂山大佛。」老太太輕輕點頭，雙眼仍未離開手中的棒針。「那你們在黃龍溪停下腳步，也算是緣分了。我們這個古鎮雖小，卻也有許多有趣之處，這裡的人也都和善、質樸。兩位就隨意在此多待幾天，恢復體力後再繼續上路吧。」

我們留在那裡，與老太太多聊了一會兒。起初也只是些關於日常生活、家中子女、以及這個古鎮的客套問候。但接著，非常自然地，我們的談話開始逐漸轉向一些更為深遠的話題，彷彿老太太已用某種方式，模糊地感覺到，我們所尋求的，已超越了尋常的風景或單純的旅遊體驗。

坐在河畔，在結實纍纍的絲瓜棚下，聆聽著這位織毛線的老太太那樸實而深刻的話語，我不禁感覺，這次的偶然相遇，似乎並非偶然。某種新的事物，另一扇門，正再次於這片四川的土地上，為我們緩緩開啟。

輪迴的故事與前定的緣分

我們在老太太身旁坐下，周遭靜謐到只聽得見棒針有節奏的「嗒嗒」聲，與遠方府河持續不斷、如低語般的流水聲交融。傍晚的陽光已轉為金黃，溫柔地灑在屋前的小庭院上，營造出一片祥和溫暖的景象。

慶玲仔細端詳了老太太那件織到一半、花紋頗為複雜的毛衣後，開口問道，語氣中藏不住欽佩：「大娘，我見這些毛線顏色、粗細都各不相同，真不知您是如何能將它們搭配得如此和諧。您的秘訣是什麼呢？」

老太太停下手邊的活計，端詳著自己的作品，和藹地笑道：「不是老朽有什麼本事，姑娘。是這些毛線本身，就早已注定了緣分。這根線，需要配上那根線；深色的，又需要

淺色的來襯托它們的美。它們就這麼樣地相互尋覓、相互纏繞，最終才織成一件暖和的衣裳。」

她一邊說著，一邊繼續手中的編織，語氣依舊緩慢、從容：「人活在世上，說起來也是一樣的。我們每個人，都像一根線，各有各的顏色，各有各的路。但不知怎地，又會相遇，成為父母、子女、夫妻、朋友，有時甚至是一些我們並不喜歡的人……所有這些相遇，都不是偶然的。那是因為有某種無形的因緣，早已將他們連結在了一起。」

「因緣……」慶玲輕聲重複著這個詞，她的眼神像在觸摸某個遙遠的記憶，一種既熟悉又帶著幾分模糊、難以言喻的感覺。這個概念，她曾遇見過、閱讀過，甚至在無數古典文學作品、中華文化典故中講授過。但今天，當它從這位老太太口中，如此質樸、如此日常地說出時，卻帶有一種全然不同的色彩。「……是否就像古人書中所常說的那樣呢，大娘？」

老太太輕輕點頭，眼中閃爍著一絲欣慰。「是啊，孩子。那就是因緣。它就像無形的線，早已在很久很久以前，或許是從遙遠的前世，就已編織在了一起。」

「前世嗎？」我脫口而出，一位科學家固有的懷疑本能，再次不經意地浮現。但慶玲的反應卻截然不同。她微微抬

頭，臉上掠過一絲夾雜著驚訝與奇特熟悉感的神情。「前世？」——這個概念，透過無數的童話、神話傳說，以及她曾潛心研究的佛教或道家學說，對她而言實在太熟悉了。它幾乎是她每日講授的那個文化體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但今天，當它從一位在小河畔從容織著毛線的老太太口中說出，彷彿她在陳述一個不言而喻的事實，而非一個帶有荒誕色彩的童話時，這讓她忽然感覺到，「虛構」與「現實」之間那道脆弱的界線，似乎正變得模糊。那份對概念的熟悉感，與當它作為一個客觀現實呈現眼前時的陌生感，似乎正同時發生。

老太太似乎也察覺到我們倆反應的差異，她對我寬容地微微一笑，然後才轉向慶玲：「姑娘覺得很熟悉吧？想必是讀過很多書了？」

「是的……是的。」慶玲回答，語氣有些遲疑。「我曾在古老的故事和經書中讀過這些。但是……我總以為那只是些象徵，一些用來比喻道理的表達方式。而今天聽您說起，我卻有種非常不同的感覺。」她真的很想知道，這種信仰在當地人實際生活中的「源頭」究竟是什麼。

老太太輕輕點了點頭，眼神依舊慈祥溫暖：「書本終究只能記載一部分，而世人的親身體驗，又是另一回事了。這

樣吧，讓老朽為兩位講一個我們黃龍溪古鎮的故事，也是關於老朽祖輩年輕時的事。」

她輕輕地將棒針放到一旁的竹籃裡，飄渺的目光投向那緩緩流淌的河水，然後緩緩地開始編織起一個關於一對名叫阿生與蓮姑娘的男女，那充滿悲傷的故事——一縷哀愁的絲線，忽然滲入了這個原本充滿溫暖夕陽的空間。

慶玲專注地聽著故事，秀氣的眉頭微微蹙起。她深知這些模式，那些需跨越社會偏見的坎坷愛情，那些作為民間文學常見素材的悲劇。她為故事中人物的命運感到動容與惋 an，但同時，她內心身為研究者的那部分理智，仍在試圖分析這個故事的結構。

「真是一個悲傷的故事，大娘。」當老太太在故事前半段停下時，她輕聲說。

「是啊，孩子，是很悲傷。」老太太輕聲同意。「但還沒結束呢。」然後她又接著說，講述了幾十年後，鎮上兩個不同家庭裡，一個名叫「長」，一個名叫「安」的孩子的出生。她講述了兩個孩子身上與夢中出現的奇特跡象，他們對深淵與急流那無端的恐懼，以及最終，那份極其自然的良緣，如何將他們帶到一起，並在婚後幸福終老。

當老太太講到那個細節，說男孩「長」身上有個蓮花狀的胎記，與從前蓮姑娘肩上的刺青極為相似，而女孩「安」手腕上則有一道模糊的疤痕，與阿生的傷疤如出一轍時，慶玲不自覺地輕輕一顫。這些細節，已不再僅僅是文學上的模式。它太具體、太「真實」，不容忽視。

「我們黃龍溪的老人家們，」老太太以充滿確信的語氣，為故事作結，「都相信後來的長和安，就是阿生和蓮回來再續前緣。他們身上的那些印記，連同那些恐懼，正是輪迴的痕跡。而他們最終能找到彼此並結為連理，那正是來自前世一段早已注定的因緣的安排。」

故事結束了，留下一段長長的沉默。慶玲靜靜地坐著，目光飄向遠方的河流。我見她臉上有一種難以言喻的波動。輪迴、緣分這些元素，對於她廣博的文化知識而言或許並不陌生。但我感覺，老太太講述的方式，那雙眼中閃爍的不移信念，以及我們在這趟旅程中所共同經歷的奇特現象，似乎正迫使她重新審視一切。

她輕輕地轉頭望向我，那眼神中，既有一位剛聽完動人故事者的感動，又清晰地流露著一位學者，在面對一個似乎挑戰了自身知識與信仰的現象時的困惑。「你看到了嗎？」她低語，聲音極輕。「它就像我們在書本裡讀過的一樣……但同時，又不僅僅是書本了。」

我望著慶玲，看見她那驚訝的眼神中，似乎有某種東西正在破碎、融化。那些她慣常研究的書本概念，此刻忽然帶上了一種截然不同的份量。在府河之畔，在逐漸沉落的夕陽下，這位織毛線的老太太的故事，似乎已在我們倆心中，播下了關於無形緣分與神秘輪迴的思索種子。

業力如無形之線，連結萬物

當老太太講完阿生、蓮、長和安的故事後，我和慶玲都沉默了片刻。他們的悲歡與重逢，似乎仍在空氣中縈繞。我們靜靜地坐著，望著夕陽灑落在遠方河段的餘暉。

「大娘，」慶玲開口，她的聲音還帶著故事的餘韻，但眼神已閃爍著一位追根究柢者的探求。「那麼，是否正是古人所說的『業力』，才造就了這些因緣，才促使阿生和蓮在來世得以重逢？」當慶玲提到「業力」二字時，我忽然想起來了。沒錯，在清溪的墨老先生也曾談及此事，談及那支配著生命的因果法則。但老實說，當時在眾多奇異之事與超乎理解的概念中，我也只是聽聽而已，並未深思。

此刻，聽完老太太的故事後，「業力」一詞，忽然變得更有份量了。

織毛線的老太太輕輕點頭，唇邊泛起一抹慈祥而通透的微笑。她從竹籃裡拾起棒針，那雙瘦削卻靈巧的手指又開始了工作。「這位年輕姑娘領悟得真快。」她說，語氣依舊平穩、溫和。「因緣，就像將人們牽繫在一起的繩索，時而近，時而遠。而業力，正是創造那些繩索的力量，是驅使著人在無盡輪迴中運轉的東西。」

她輕輕舉起那件織到一半的毛衣，彷彿要讓我們看得更清楚些。「兩位請看，」她緩緩地說，「這件衣裳上，有些線既漂亮又光滑，顏色鮮亮，但也有一些線粗糙、暗沉，似乎更容易斷裂。業力，就像構成每個人生命之衣的那些無形絲線的材質。我們所做出的善念、真誠的話語、善良的行為，就像在親手紡織出優質、堅韌、光亮的絲線。而那些自私的惡念、傷人的言語、害人害物的行為，則像在親手製造那些劣質、晦暗、易腐的絲線。」

她停頓了一下，目光飄向那緩緩流淌的河水，然後又回到手中的毛衣上。「古人說『種瓜得瓜，種豆得豆』，也是這個道理。那些好壞的絲線，不會無故消失。它會靜靜地積累，緊緊地纏繞在人的靈魂上，或者人們常說的，那個『神魂』上。」聽到這裡，我和慶玲不自覺地相視一眼。

清溪的墨老先生不久前也曾提到一個超越肉體的「真實本體」，儘管他用的是「神識」或「靈體」之類的詞，當時我聽來還覺得有些陌生。現在聽老太太說起「靈魂」、「神魂」，我感覺無論稱謂如何，似乎都指向了同一個人的、核心不變的東西。

「然後，當一個人離開這個塵世時，」她繼續說，語氣平靜得像在敘述一件日常之事，「他的靈魂便會帶著所有這些好壞的業力絲線，進入一段新的旅程。所有這些業力，將決定他會轉生到何處，遇到何種境遇，是福是禍，是健康是病弱，是遇到善人還是面對惡人……」

她看著我們，那雙慈祥的眼睛深邃得彷彿承載了一整條時間的長河。「就像剛才故事裡的阿生和蓮，他們前世雖然貧窮困苦，歷經波折，但他們的愛情真摯，心地善良，或許已造下了善業，還有一個非常強烈的願望。因此，到了這一世，正是那股業力，推動他們在更好的境遇中重逢，得以償還那未了的情債，得以享受他們先前種下的福報。」

「那麼，業力是某種早已注定、無法改變的東西嗎，大娘？」我脫口而出，試圖以我那科學的思維方式尋求一種明確性。「如果一個人天生就要受苦，是否是因為前世的業力早已安排好，而他們就必須永遠忍受下去？」這個問

題，蘊含著我內心一個固有的困惑：如果一切皆已注定，那麼此生中，人的努力與意志，意義何在？

老太太輕輕搖頭，她那刻滿歲月痕跡的臉上，掠過一絲沉思。手中的棒針依舊規律地移動著，未曾停歇。「不全是這樣，年輕人。」她輕聲說道。「業力確實有著巨大的力量，它影響著我們出生的環境、我們遇到的人、我們經歷的事。但它並非一個已蓋了章、無法更改的判決。」她強調了這一點。

「它就像我們從前世帶來的『資本』與『債務』。這一世，我們生在怎樣的家庭，擁有怎樣的健康，那是因為最初的業力『資本』。但更重要的，是在這一生中，我們如何生活，如何對待我們所擁有的一切。」她直視著我，又望向慶玲，眼神中帶著鼓勵。「如果我們懂得行善，在力所能及時幫助他人，懂得修養自己的心性，使其日漸美好，那就意味著我們正在創造新的善業。我們的『好資本』會越來越多，可以用來逐漸償還過去的『壞債務』，如此一來，我們的未來也會漸漸變得更好。反之，如果我們繼續作惡，製造更多惡業，那麼『債務』只會越積越多，苦難之上再添苦難，不僅影響此生，還會拖累往後的生生世世。」

老太太停頓片刻，像要給我們時間去體會她剛才的話。然後她繼續說：「所以，了解業力，並非是讓我們以此為藉

口，去抱怨命運或自暴自棄。而是讓我們明白，發生在自己身上的一切，皆有其因，沒有什麼是偶然的。而更重要的，是我們必須為自己當下這一刻的每一個念頭、每一句話、每一個行為負責。因為正是這些，哪怕是最微不足道的小事，也正在默默地編織著我們自己的未來，以及那些與我們有緣之人的未來。」

老太太的解釋，儘管極其樸實無華，卻像雨水般，深深地滲入了我那因懷疑而變得乾涸的心田。因果法則與個人責任的概念，被她以如此生動、親切的方式闡述出來。它並未否定過去的角色，卻又特別強調了當下、我們活著的每一刻，在塑造與改變未來上的力量。業力，經由她的講述，不再是一個注定的宿命或一張早已開獎的彩票，而是一股永不停歇的能量流，持續地被每一個人的行為與心性所創造、所改變。

我靜靜地坐著，努力想像著那張無形的業力之網。它似乎比我曾學過、教過的任何物理定律都要複雜得多——它不僅僅是機械式的相互作用，更是心念、意圖、以及透過無數生命歷程所編織的無形連結的積累。一張無形的網，既緊密又靈活，籠罩著一切。

慶玲似乎也被深深地吸引了。我見她輕輕點頭，眼神專注。業力這個概念，雖然她曾從佛教典籍中得知，但當親耳聽

這位老太太，用如此生動、如此日常而簡樸的形象來解釋時，這個概念似乎已脫離了冰冷的書頁，如一股暗流般，悄然卻又猛烈地滲入她的心識之中。它像一把鑰匙，能幫助她部分地解開那些不公、那些苦難，甚至是那些生命中看似偶然的幸福。那些零散的書本知識碎片，似乎正被一隻無形的手重新排列，構成一幅更有意義、更為深邃的圖畫。

與黃龍溪畔這位織毛線的老太太的相遇，始於對毛衣上一幅奇特花紋的好奇，卻無意間引領我們，對那些似乎正默默主宰著宇宙與人生的無形法則，有了更深的理解。輪迴、因緣，以及現在的業力——這些概念，不再只是書本中乾澀、陌生的詞彙，它們正逐漸顯現，生動得如千萬彩線，默默地編織著那張極其複雜的現實之布，而我和慶玲，正一步步地在這趟探索東方的旅程中，親身體驗著。黃昏的最後一抹餘暉依舊染黃了河面，而業力的絲線，似乎，仍舊在我們眼前，默默地編織著那幅無盡的生命畫卷。

以因緣之鏡，映照己身

天色漸暗。織毛線的老太太也停下了手。她慈祥的雙眼望向眼前的虛空，彷彿仍在聆聽著她剛才分享的那些故事與話語的餘音。我們坐在那裡，在黃昏的寂靜中，各自沉入思緒，卻又似乎都朝向同一個宏大的問題：自己的人生，若透過輪迴、因緣與業力的稜鏡來看，將會呈現何種樣貌？

我不自覺地望向慶玲。她也正看著我，眼神深邃，既有幾分熟悉，又像隱藏著某種剛被發掘的新奇。我們在一起這麼多年，從大學時代到婚後的生活，我總將此視為我們雙方的選擇，是愛情與和諧的結果。但現在，聽完老太太的話，一個問題在我腦中浮現：我們的相遇，是否真的只是偶然，抑或是早已被某些無形的絲線，在很久很久以前就已連結？是否有一根緣分的絲線，巧妙地將我們拉近，一段早已在前世注定的因緣，就像她剛才所說的長與安的故事？這個念頭，並未減損我對她的愛，反而，它似乎為我們的關係，增添了一層更深的意義，一種更帶神聖與堅韌的連結。

接著，我過去的其他影像也緩緩浮現。我作為一名醫學教授兼企業家的事業道路，有時看似順遂，成功有時來得出乎意料，但也曾有過挫折，那些看似美好的商業合作，卻又無故地突然破局。我此生所遇見的人，幫助過我的，給

我帶來困難的……難道他們全都是環環相扣的鏈結，被某種我所不知的、正默默運作的因緣與業力所連結？難道我所經歷的一切，喜怒哀樂，都是業力的安排，是我自己在過去，或許是在我已不復記憶的某個前世，所創造的「好壞絲線」的結果？想到這裡，我不禁感到些許不寒而慄，但同時，它也帶來了一種秩序感，部分地解釋了那些我從前只歸因於運氣或偶然的事。

我見慶玲輕輕嘆了口氣，她抬手輕輕地撥了撥頭髮。我猜想她也在思索。她的人生，從在上海的日子，到隨家人移居美國的巨大轉折，再到多年寒窗苦讀後成為一名教授。在那段旅程中，我們自大學時代相遇，然後共組家庭，孩子們如今也即將長大成人。這一切，若透過因緣的稜鏡來看，想必也蘊含了無數早已注定的連結，無數業力的牽引？甚至，她與我一同返回中國，踏上這趟旅程，並在此聆聽這樣的故事，是否也是那安排的一部分？

老太太輕咳一聲，像在提醒我們。她已收拾好工具。「天全黑了，我也該回家做飯了。祝兩位旅途愉快……哦對了，這條路走到底，有個小吃區，兩位要是想用晚餐，去那裡也不錯。」

我們站起身，再次向她躬身致意。「我們非常感謝您花時間，與我們分享了這麼有意義的故事。」慶玲真誠地說。

老太太只是輕輕擺手，和藹地笑道：「不過是些古人傳下的老故事罷了。兩位聽聽就好。」但在她眼中，我卻感覺到，她知道這些故事對我們的意義，遠不止於此。

我們緩緩地走在鋪著鵝卵石的路上，返回客棧。沿途，幾戶人家的屋簷下和某些轉角處，掛起了紅色的古式燈籠（裡面或許是電燈泡），在路上投下溫暖的光暈，與已高掛的新月清輝交織，營造出一幅既璀璨又寧靜的古鎮夜景。誰也沒有說話，但我明白，我們倆都在沉思，默默地以一個新的視角——因緣與業力的視角，來映照自己的人生。

過去的人、事、關係，此刻不再是零散的點。它們似乎正被無形的絲線串連起來，有些是刻意的，有些是無心的，但一切似乎都存在於一個複雜的因果之網中。這個觀點，並未讓我感到被命運所束縛，反而，它讓我更深刻地意識到，自己在當下的每一個念頭、每一句話、每一個行為中所承擔的責任。因為我模糊地感覺到，正是這些，正在繼續默默地編織著我們，以及周遭之人的生命織錦，不僅僅是在此生，或許，若老太太所言為真，還將延續到往後的旅程。

與黃龍溪畔這位織毛線的老太太的相遇，儘管偶然，卻不僅僅帶來了有趣的故事。更重要的，它在我們心中，播下了一種對生命與人際關係，更為新穎、更為深刻的看法。

我們開始映照自身，不再僅是孤立的個體，而更像是廣闊因果緣分鏈中的微小環節，既受其支配，又同時參與創造著業力的洪流。

第六章：編織因緣之人

黃龍溪古鎮與河畔老嫗

離開忘憂谷，我們心中帶著一種既像卸下了無形重擔，又帶著幾分惆悵與留戀的複雜感受。外面的世界，以其熟悉的時間節奏，在我們待過那個特別的地方，尤其是在那奇特的十三日長眠之後，似乎也變得有些陌生。我們決定不急於返回那些喧囂的大城市，而是想繼續這趟探索之旅，去發現那些仍保留著濃厚中華古老文化風貌的土地。

在從忘憂返回山腳小鎮，在那個我們可以搭車繼續前行的地方，前幾天的嚮導青年為我們指了附近山腰上一座古寺。他說那是一座非常靈驗的寺廟，雖然規模不大，卻已有數

百年歷史，偶爾仍有遠道而來的香客。基於近來的靈性體驗，我和慶玲都感到一股想要前去探訪的衝動。

那座寺廟確實不大，隱藏在蒼勁的松林之間，氣氛極其清淨。我們見到了住持，一位年事已高的僧人，面容慈祥，眼神和善。在得知我們是從遠方前來，希望了解文化與聖地的訪客後，住持非常愉快地與我們交談。他向我們講述了寺廟的歷史，以及曾在此修行的歷代高僧。

當他得知我們打算繼續探索之旅時，住持沉吟片刻，然後說：「如果兩位真心想更深入地了解心靈價值與傳統文化，那麼或許不該錯過四川。那片土地不僅風光雄偉，更是許多著名道觀與寺廟的匯集之地，如峨眉山之靈秀，或樂山大佛之莊嚴。古人常說，到四川，是為了感受天地的靈魂與佛法的微妙。」

住持的介紹，儘管只是像對待其他遊客那樣提供資訊，卻意外地觸動了我內心的某個地方。四川。我曾讀過關於這片土地的資料，卻從未真正起過前往的念頭。慶玲也顯得興致勃勃。「四川？我也聽說過那裡有很多文化遺跡和修煉流派。」她對我說，眼中閃爍著好奇的光芒。「既然有緣分被介紹，不如我們去看看，好嗎？」

就這樣，非常自然地，我們的下一個目的地便確定了下來。從古寺出發，我們回到小鎮，然後搭乘客運車前往貴陽。從貴陽，我們輕易地買到了前往成都，四川省會的高鐵票。在那現代化的列車上，穿梭於層巒疊嶂的平原與山脈之間，我再次見證了這個國家驚人的發展。

抵達成都後，我們並未在這座大城市久留。在休息一晚、恢復體力並查詢了一些必要資訊後，我們決定租一輛帶司機的私家車往南走，打算去瞻仰我聞名已久的樂山大佛，那是世界著名的佛教奇觀之一。路上，我們得知有一個名叫黃龍溪的古鎮，寧靜地坐落在河邊，據說仍保留著許多古老的建築風貌與極其祥和的氛圍。我們決定在繼續前往樂山之前，先在那裡停留幾日。

舒適的車子載著我們離開了成都的喧囂。繁華的都市景象，那些高樓大廈與川流不息的車潮，迅速地退到身後，取而代之的是四川平原上一望無際的稻田與富饒寧靜的村莊。司機是一位當地的中年男子，相當熱情開朗，時不時地為我們指點風景，或講述一些關於途經之地的趣聞。

當我們抵達黃龍溪古鎮時，此地確實展現出一種與眾不同的美。沿著平緩的河流鋪設的石板小街、古老的弧形石橋，以及緊密相連、屋瓦上覆蓋著青苔的木造房屋。儘管也有一些旅遊業的痕跡，但整體的氛圍仍舊保持著質樸、純粹，

讓我們在經歷了先前那些精神上頗為緊張的體驗後，感到格外輕鬆與舒暢。

我們找到了一間看起來相當簡樸的小客棧，有個能望見河流的陽台，打算在此停留一兩天。下午，安頓好行李後，我們悠閒地沿著河岸散步，呼吸著清新的空氣，觀察著此地居民那簡樸、緩慢的生活節奏。

正走著，慶玲的目光忽然停留在一個小小的庭院前，那庭院位於一棟看起來相當老舊卻依然非常整潔的屋子前方。在一架結實纍纍的絲瓜棚的綠蔭下，一位老太太正坐在一張低矮的竹椅上，背微駝，雙手正靈巧地用各色彩線和一對竹製棒針忙碌著。她身穿一套已褪色的棕色棉布衣，雪白的頭髮在腦後梳成一個整齊的髮髻。歲月的皺紋雖已深刻在她的臉上，但雙眼卻異常明亮而慈祥。她專注而從容地織著毛線，似乎對周遭的世界已渾然不覺。

慶玲向來喜愛手工藝品，也總對了解地方文化充滿好奇，此刻顯得興致盎然。她輕輕拉了拉我的手，然後我們倆一同走近。我們靜靜地觀看老太太工作了一會兒。她那雙年邁卻依舊靈巧的手，飛快地舞動著竹針，每一針都織得整整齊齊，逐漸在一件成形的毛衣上，構成了一幅看起來頗為複雜的圖案。那是一種我從未見過的奇特花紋，似乎是

由許多細小的圖案組合而成，它們相互交疊、緊密纏繞，形成一個非常和諧而獨特的整體。

似乎察覺到有人在觀看，老太太抬起頭，用慈祥的目光看著我們，然後輕輕地、無聲地笑了。那笑容如此溫暖，讓我們瞬間感到親切與友善。

「大娘，您好。」慶玲用非常標準的普通話，禮貌地先打了招呼。「您織得真美。這個花紋看起來好特別。」

老太太看著慶玲，當她聽到慶玲的口音時，眼中閃過一絲有趣的驚訝。「老婆子謝謝妳，姑娘。」她回答，聲音也如她的眼神一般，低沉而溫和。「這只是我們村裡的老式花樣罷了。現在的年輕人，很少有誰還願意耐著性子學織這麼複雜的樣式了。」

「我在家也喜歡織毛線，但確實從沒見過這樣的花紋。」慶玲說著，又走近了一些，以便能更仔細地看她正在織的那件毛衣。「看起來真精緻，好像有許多不同顏色的線，在這裡相遇、融合在一起。」

老太太又輕輕地笑了，這次的笑容似乎比先前更為深邃。她看著自己手上纏繞的毛線，然後又抬頭望著我們倆。

「是啊，姑娘。」她緩緩地說。「每一根線，都有它自己

的路，自己的顏色，粗細也各不相同。可一旦在這對棒針上相遇了，那先來的、後到的，在裡層的、在外層的，它們全都會交織在一起，成了一件暖和的衣裳。人活在這世上，其實也是一樣的，誰也無法預知自己會遇見誰，會與他們如何交織，但每一段連結，無論是喜是悲，都有它自己的意義。」

老太太那句看似極其簡單的話語，卻像一股清風，忽然吹進了我那早已被各種思緒佔據的心田，輕輕地啟迪了那些我此前從未言說的事物。那個比喻觸動了我內心深處的某個地方，勾起了我對「因緣」二字、對那些我與慶玲在這趟旅程中似乎已開始模糊感受到的無形連結的種種思緒。我更仔細地打量著這位老太太。她的外表極其尋常，她做的事也極其樸實，但她的話語中，卻蘊含著一種絕不平凡的生活哲理。

老太太輕輕示意我們在旁邊那張空著的竹椅上坐下。「兩位想必是從遠方來的客人吧？看你們不像本地人。」

「是的，大娘。我們從美國來的。」我回答，然後與慶玲一同坐下。「我們正要去樂山，路過此地歇歇腳，也想多了解一下像黃龍溪這樣古鎮的文化與生活。」

「啊，原來兩位是要去樂山大佛。」老太太輕輕點頭，雙眼仍未離開手中的棒針。「那你們在黃龍溪停下腳步，也算是緣分了。我們這個古鎮雖小，卻也有許多有趣之處，這裡的人也都和善、質樸。兩位就隨意在此多待幾天，恢復體力後再繼續上路吧。」

我們留在那裡，與老太太多聊了一會兒。起初也只是些關於日常生活、家中子女、以及這個古鎮的客套問候。但接著，非常自然地，我們的談話開始逐漸轉向一些更為深遠的話題，彷彿老太太已用某種方式，模糊地感覺到，我們所尋求的，已超越了尋常的風景或單純的旅遊體驗。

坐在河畔，在結實纍纍的絲瓜棚下，聆聽著這位織毛線的老太太那樸實而深刻的話語，我不禁感覺，這次的偶然相遇，似乎並非偶然。某種新的事物，另一扇門，正再次於這片四川的土地上，為我們緩緩開啟。

輪迴的故事與前定的緣分

我們在老太太身旁坐下，周遭靜謐到只聽得見棒針有節奏的「嗒嗒」聲，與遠方府河持續不斷、如低語般的流水聲

交融。傍晚的陽光已轉為金黃，溫柔地灑在屋前的小庭院上，營造出一片祥和溫暖的景象。

慶玲在仔細端詳了老太太那件織到一半、花紋頗為複雜的毛衣後，開口問道，語氣中藏不住欽佩：「大娘，我見這些毛線顏色、粗細都各不相同，真不知您是如何能將它們搭配得如此和諧。您的秘訣是什麼呢？」

老太太停下手邊的活計，端詳著自己的作品，和藹地笑道：「不是老婆子有什麼本事，姑娘。是這些毛線本身，就早已注定了緣分。這根線，需要配上那根線；深色的，又需要淺色的來襯托它們的美。它們就這麼樣地相互尋覓、相互纏繞，最終才織成一件暖和的衣裳。」

她一邊說著，一邊繼續手中的編織，語氣依舊緩慢、從容：「人活在世上，說起來也是一樣的。我們每個人，都像一根線，各有各的顏色，各有各的路。但不知怎地，又會相遇，成為父母、子女、夫妻、朋友，有時甚至是一些我們並不喜歡的人…所有這些相遇，都不是偶然的。那是因為有某種無形的因緣，早已將他們連結在了一起。」

「因緣…」慶玲輕聲重複著這個詞，她的眼神像在觸摸某個遙遠的記憶，一種既熟悉又帶著幾分模糊、難以言喻的感覺。這個概念，她曾遇見過、閱讀過，甚至在無數古典

文學作品、中華文化典故中講授過。但今天，當它從這位老太太口中，如此質樸、如此日常地說出時，卻帶有一種全然不同的色彩。「…是否就像古人書中所常說的那樣呢，大娘？」

老太太輕輕點頭，眼中閃爍著一絲欣慰。「是啊，孩子。那就是因緣。它就像無形的線，早已在很久很久以前，或許是從遙遠的前世，就已編織在了一起。」

「前世嗎？」我脫口而出，一位科學家固有的懷疑本能，再次不經意地浮現。但慶玲的反應卻截然不同。她微微抬頭，臉上掠過一絲夾雜著驚訝與奇特熟悉感的神情。「前世？」——這個概念，透過無數的童話、神話傳說，以及她曾潛心研究的佛教或道家學說，對她而言實在太熟悉了。它幾乎是她每日講授的那個文化體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但今天，當它從一位在小河畔從容織著毛線的老太太口中說出，彷彿她在陳述一個不言而喻的事實，而非一個帶有荒誕色彩的童話時，這讓她忽然感覺到，「虛構」與「現實」之間那道脆弱的界線，似乎正變得模糊。那份對概念的熟悉感，與當它作為一個客觀現實呈現眼前時的陌生感，似乎正同時發生。

老太太似乎也察覺到我們倆反應的差異，她對我寬容地微微一笑，然後才轉向慶玲：「姑娘覺得很熟悉吧？想必是讀過很多書了？」

「是的…是的。」慶玲回答，語氣有些遲疑。「我曾在古老的故事和經書中讀過這些。但是…我總以為那只是些象徵，一些用來比喻道理的表達方式。而今天聽您說起，我卻有種非常不同的感覺。」她真的很想知道，這種信仰在當地人實際生活中的「源頭」究竟是什麼。

老太太輕輕點了點頭，眼神依舊慈祥溫暖：「書本終究只能記載一部分，而世人的親身體驗，又是另一回事了。好吧，讓老婆子為兩位講一個我們黃龍溪古鎮的故事，也是關於我祖輩年輕時的事。」

她輕輕地將棒針放到一旁的竹籃裡，飄渺的目光投向那緩緩流淌的河水，然後緩緩地開始編織起一個關於一對名叫阿生與蓮姑娘的男女，那充滿悲傷的故事——一縷哀愁的絲線，忽然滲入了這個原本充滿溫暖夕陽的空間。

慶玲專注地聽著故事，秀氣的眉頭微微蹙起。她深知這些模式，那些需跨越社會偏見的坎坷愛情，那些作為民間文學常見素材的悲劇。她為故事中人物的命運感到動容與惋

an，但同時，她內心身為研究者的那部分理智，仍在試圖分析這個故事的結構。

「真是一個悲傷的故事，大娘。」當老太太在故事前半段停下時，她輕聲說。

「是啊，孩子，是很悲傷。」老太太輕聲同意。「但還沒結束呢。」然後她又接著說，講述了幾十年後，鎮上兩個不同家庭裡，一個名叫「長」，一個名叫「安」的孩子的出生。她講述了兩個孩子身上與夢中出現的奇特跡象，他們對深淵與急流那無端的恐懼，以及最終，那份極其自然的良緣，如何將他們帶到一起，並在婚後幸福終老。

當老太太講到那個細節，說男孩「長」身上有個蓮花狀的胎記，與從前蓮姑娘肩上的刺青極為相似，而女孩「安」手腕上則有一道模糊的疤痕，與阿生的傷疤如出一轍時，慶玲不自覺地輕輕一顫。這些細節，已不再僅僅是文學上的模式。它太具體、太「真實」，不容忽視。

「我們黃龍溪的老人家們，」老太太以充滿確信的語氣，為故事作結，「都相信後來的長和安，就是阿生和蓮回來再續前緣。他們身上的那些印記，連同那些恐懼，正是輪迴的痕跡。而他們最終能找到彼此並結為連理，那正是來自前世一段早已注定的因緣的安排。」

故事結束了，留下一段長長的沉默。慶玲靜靜地坐著，目光飄向遠方的河流。我見她臉上有一種難以言喻的波動。輪迴、緣分這些元素，對於她廣博的文化知識而言或許並不陌生。但我感覺，老太太講述的方式，那雙眼中閃爍的不移信念，以及我們在這趟旅程中所共同經歷的奇特現象，似乎正迫使她重新審視一切。

她輕輕地轉頭望向我，那眼神中，既有一位剛聽完動人故事者的感動，又清晰地流露著一位學者，在面對一個似乎挑戰了自身知識與信仰的現象時的困惑。「你看到了嗎？」她低語，聲音極輕。「它就像我們在書本裡讀過的一樣…但同時，又不僅僅是書本了。」

我望著慶玲，看見她那驚訝的眼神中，似乎有某種東西正在破碎、融化。那些她慣常研究的書本概念，此刻忽然帶上了一種截然不同的份量。在府河之畔，在逐漸沉落的夕陽下，這位織毛線的老太太的故事，似乎已在我們倆心中，播下了關於無形緣分與神秘輪迴的思索種子。

業力如無形之線，連結萬物

當老太太講完阿生、蓮、長和安的故事後，我們倆都沉默了片刻。他們的悲歡與重逢，似乎仍在空氣中縈繞。我們靜靜地坐著，望著夕陽灑落在遠方河段的餘暉。

「大娘，」慶玲開口，她的聲音還帶著故事的餘韻，但眼神已閃爍著一位追根究柢者的探求。「那麼，是否正是古人所說的『業力』，才造就了這些因緣，才促使阿生和蓮在來世得以重逢？」當慶玲提到「業力」二字時，我忽然想起來了。沒錯，在清溪的墨老先生也曾談及此事，談及那支配著生命的因果法則。但老實說，當時在眾多奇異之事與超乎理解的概念中，我也只是聽聽而已，並未深思。此刻，聽完老太太的故事後，「業力」一詞，忽然變得更有份量了。

織毛線的老太太輕輕點頭，唇邊泛起一抹慈祥而通透的微笑。她從竹籃裡拾起棒針，那雙瘦削卻靈巧的手指又開始了工作。「這位年輕姑娘領悟得真快。」她說，語氣依舊平穩、溫和。「因緣，就像將人們牽繫在一起的繩索，時而近，時而遠。而業力，正是創造那些繩索的力量，是驅使著人在無盡輪迴中運轉的東西。」

她輕輕舉起那件織到一半的毛衣，彷彿要讓我們看得更清楚些。「兩位請看，」她緩緩地說，「這件衣裳上，有些線既漂亮又光滑，顏色鮮亮，但也有一些線粗糙、暗沉，

似乎更容易斷裂。業力，就像構成每個人生命之衣的那些無形絲線的材質。我們所做出的善念、真誠的話語、善良的行為，就像在親手紡織出優質、堅韌、光亮的絲線。而那些自私的惡念、傷人的言語、害人害物的行為，則像在親手製造那些劣質、晦暗、易腐的絲線。」

她停頓了一下，目光飄向那緩緩流淌的河水，然後又回到手中的毛衣上。「古人說『種瓜得瓜，種豆得豆』，也是這個道理。那些好壞的絲線，不會無故消失。它會靜靜地積累，緊緊地纏繞在人的靈魂上，或者人們常說的，那個『神魂』上。」聽到這裡，我和慶玲不自覺地相視一眼。清溪的墨老先生不久前也曾提到一個超越肉體的「真實本體」，儘管他用的是「神識」或「靈體」之類的詞，當時我聽來還覺得有些陌生。現在聽老太太說起「靈魂」、「神魂」，我感覺無論稱謂如何，似乎都指向了同一個人的、核心不變的東西。

「然後，當一個人離開這個塵世時，」她繼續說，語氣平靜得像在敘述一件日常之事，「他的靈魂便會帶著所有這些好壞的業力絲線，進入一段新的旅程。所有這些業力，將決定他會轉生到何處，遇到何種境遇，是福是禍，是健康是病弱，是遇到善人還是面對惡人…」

她看著我們，那雙慈祥的眼睛深邃得彷彿承載了一整條時間的長河。「就像剛才故事裡的阿生和蓮，他們前世雖然貧窮困苦，歷經波折，但他們的愛情真摯，心地善良，或許已造下了善業，還有一個非常強烈的願望。因此，到了這一世，正是那股業力，推動他們在更好的境遇中重逢，得以償還那未了的情債，得以享受他們先前種下的福報。」

「那麼，業力是某種早已注定、無法改變的東西嗎，大娘？」我脫口而出，試圖以我那科學的思維方式尋求一種明確性。「如果一個人天生就要受苦，是否是因為前世的業力早已安排好，而他們就必須永遠忍受下去？」這個問題，蘊含著我內心一個固有的困惑：如果一切皆已注定，那麼此生中，人的努力與意志，意義何在？

老太太輕輕搖頭，她那刻滿歲月痕跡的臉上，掠過一絲沉思。手中的棒針依舊規律地移動著，未曾停歇。「不全是這樣，年輕人。」她輕聲說道。「業力確實有著巨大的力量，它影響著我們出生的環境、我們遇到的人、我們經歷的事。但它並非一個已蓋了章、無法更改的判決。」她強調了這一點。

「它就像我們從前世帶來的『資本』與『債務』。這一世，我們生在怎樣的家庭，擁有怎樣的健康，那是因為最初的業力『資本』。但更重要的，是在這一生中，我們如何生

活，如何對待我們所擁有的一切。」她直視著我，又望向慶玲，眼神中帶著鼓勵。「如果我們懂得行善，在力所能及時幫助他人，懂得修養自己的心性，使其日漸美好，那就意味著我們正在創造新的善業。我們的『好資本』會越來越多，可以用來逐漸償還過去的『壞債務』，如此一來，我們的未來也會漸漸變得更好。反之，如果我們繼續作惡，製造更多惡業，那麼『債務』只會越積越多，苦難之上再添苦難，不僅影響此生，還會拖累往後的生生世世。」

老太太停頓片刻，像要給我們時間去體會她剛才的話。然後她繼續說：「所以，了解業力，並非是讓我們以此為藉口，去抱怨命運或自暴自棄。而是讓我們明白，發生在自己身上的一切，皆有其因，沒有什麼是偶然的。而更重要的，是我們必須為自己當下這一刻的每一個念頭、每一句話、每一個行為負責。因為正是這些，哪怕是最微不足道的小事，也正在默默地編織著我們自己的未來，以及那些與我們有緣之人的未來。」

老太太的解釋，儘管極其樸實無華，卻像雨水般，深深地滲入了我那因懷疑而變得乾涸的心田。因果法則與個人責任的概念，被她以如此生動、親切的方式闡述出來。它並未否定過去的角色，卻又特別強調了當下、我們活著的每一刻，在塑造與改變未來上的力量。業力，經由她的講述，

不再是一個注定的宿命或一張早已開獎的彩票，而是一股永不停歇的能量流，持續地被每一個人的行為與心性所創造、所改變。

我靜靜地坐著，努力想像著那張無形的業力之網。它似乎比我曾學過、教過的任何物理定律都要複雜得多——它不僅僅是機械式的相互作用，更是心念、意圖、以及透過無數生命歷程所編織的無形連結的積累。一張無形的網，既緊密又靈活，籠罩著一切。

慶玲似乎也被深深地吸引了。我見她輕輕點頭，眼神專注。業力這個概念，雖然她曾從佛教典籍中得知，但當親耳聽這位老太太，用如此生動、如此日常而簡樸的形象來解釋時，這個概念似乎已脫離了冰冷的書頁，如一股暗流般，悄然卻又猛烈地滲入她的心識之中。它像一把鑰鑰，能幫助她部分地解開那些不公、那些苦難，甚至是那些生命中看似偶然的幸福。那些零散的書本知識碎片，似乎正被一隻無形的手重新排列，構成一幅更有意義、更為深邃的圖畫。

與黃龍溪畔這位織毛線的老太太的相遇，始於對毛衣上一幅奇特花紋的好奇，卻無意間引領我們，對那些似乎正默默主宰著宇宙與人生的無形法則，有了更深的理解。輪迴、因緣，以及現在的業力——這些概念，不再只是書本中乾

澀、陌生的詞彙，它們正逐漸顯現，生動得如千萬彩線，默默地編織著那張極其複雜的現實之布，而我和慶玲，正一步步地在這趟探索東方的旅程中，親身體驗著。黃昏的最後一抹餘暉依舊染黃了河面，而業力的絲線，似乎，仍舊在我們眼前，默默地編織著那幅無盡的生命畫卷。

以因緣之鏡，映照己身

天色漸暗。織毛線的老太太也停下了手。她慈祥的雙眼望向眼前的虛空，彷彿仍在聆聽著她剛才分享的那些故事與話語的餘音。我們坐在那裡，在黃昏的寂靜中，各自沉入思緒，卻又似乎都朝向同一個宏大的問題：自己的人生，若透過輪迴、因緣與業力的稜鏡來看，將會呈現何種樣貌？

我不自覺地望向慶玲。她也正看著我，眼神深邃，既有幾分熟悉，又像隱藏著某種剛被發掘的新奇。我們在一起這麼多年，從大學時代到婚後的生活，我總將此視為我們雙方的選擇，是愛情與和諧的結果。但現在，聽完老太太的話，一個問題在我腦中浮現：我們的相遇，是否真的只是偶然，抑或是早已被某些無形的絲線，在很久很久以前就

已連結？是否有一根緣分的絲線，巧妙地將我們拉近，一段早已在前世注定的因緣，就像她剛才所說的長與安的故事？這個念頭，並未減損我對她的愛，反而，它似乎為我們的關係，增添了一層更深的意義，一種更帶神聖與堅韌的連結。

接著，我過去的其他影像也緩緩浮現。我作為一名醫學教授兼企業家的事業道路，有時看似順遂，成功有時來得出乎意料，但也曾有過挫折，那些看似美好的商業合作，卻又無故地突然破局。我此生所遇見的人，幫助過我的，給我帶來困難的…難道他們全都是環環相扣的鏈結，被某種我所不知的、正默默運作的因緣與業力所連結？難道我所經歷的一切，喜怒哀樂，都是業力的安排，是我自己在過去，或許是在我已不復記憶的某個前世，所創造的「好壞絲線」的結果？想到這裡，我不禁感到些許不寒而慄，但同時，它也帶來了一種秩序感，部分地解釋了那些我從前只歸因於運氣或偶然的事。

我見慶玲輕輕嘆了口氣，她抬手輕輕地撥了撥頭髮。我猜想她也在思索。她的人生，從在上海的日子，到隨家人移居美國的巨大轉折，再到多年寒窗苦讀後成為一名教授。在那段旅程中，我們自大學時代相遇，然後共組家庭，孩子們如今也即將長大成人。這一切，若透過因緣的稜鏡來

看，想必也蘊含了無數早已注定的連結，無數業力的牽引？甚至，她與我一同返回中國，踏上這趟旅程，並在此聆聽這樣的故事，是否也是那安排的一部分？

老太太輕咳一聲，像在提醒我們。她已收拾好工具。「天全黑了，我也該回家做飯了。祝兩位旅途愉快…啊，對了，這條路走到底，有個小吃區，兩位要是想用晚餐，去那裡也不錯。」

我們站起身，再次向她躬身致意。「我們非常感謝您花時間，與我們分享了這麼有意義的故事。」慶玲真誠地說。

老太太只是輕輕擺手，和藹地笑道：「不過是些古人傳下的老故事罷了。兩位聽聽就好。」但在她眼中，我卻感覺到，她知道這些故事對我們的意義，遠不止於此。

我們緩緩地走在鋪著鵝卵石的路上，返回客棧。沿途，幾戶人家的屋簷下和某些轉角處，掛起了紅色的古式燈籠（裡面或許是電燈泡），在路上投下溫暖的光暈，與已高掛的新月清輝交織，營造出一幅既璀璨又寧靜的古鎮夜景。誰也沒有說話，但我明白，我們倆都在沉思，默默地以一個新的視角——因緣與業力的視角，來映照自己的人生。

過去的人、事、關係，此刻不再是零散的點。它們似乎正被無形的絲線串連起來，有些是刻意的，有些是無心的，但一切似乎都存在於一個複雜的因果之網中。這個觀點，並未讓我感到被命運所束縛，反而，它讓我更深刻地意識到，自己在當下的每一個念頭、每一句話、每一個行為中所承擔的責任。因為我模糊地感覺到，正是這些，正在繼續默默地編織著我們，以及周遭之人的生命織錦，不僅僅是在此生，或許，若老太太所言為真，還將延續到往後的旅程。

與黃龍溪畔這位織毛線的老太太的相遇，儘管偶然，卻不僅僅帶來了有趣的故事。更重要的，它在我們心中，播下了一種對生命與人際關係，更為新穎、更為深刻的看法。我們開始映照自身，不再僅是孤立的個體，而更像是廣闊因果緣分鏈中的微小環節，既受其支配，又同時參與創造著業力的洪流。

* * *

第七章：命運的古董店

奇異古董店與神秘店主

離開黃龍溪後，老太太關於因緣、業力的那些話，一直在我與慶玲的腦海中縈繞。那些概念，對我這樣一個科學工作者而言，初聽時覺得奇特，但越想越覺得有其道理。似乎有某些更深層的、我們尚未全知的法則，正在運作著這個生命。這趟旅程，確實為我們開啟了許多新的事物。

我們決定繼續南下，前往一座名為鎮遠的古城，聽說它坐落在舞陽河畔。人們說鎮遠不大，但有許多古老的街道、俯瞰河流的吊腳樓，還有幾座古老的石橋。聽起來頗有興

味，於是我們在古城區找了一間小客棧，打算住上幾天看看。

一個午後，陽光和煦，在參觀了幾座寺廟、乘船遊覽了河川之後，我和慶玲相約走進古城裡的幾條石板小巷。這些巷子比大路要清靜許多，兩旁是長滿青苔的舊石牆，木製的大門緊閉著，偶爾才見到居民的身影。

正閒逛時，我偶然留意到一塊木製招牌，看起來非常老舊，隱藏在一架九重葛後。牌上有三個漢字，油漆已褪色，寫的是「隨緣閣」。牌下是一扇低矮的木門，僅僅半掩著，與周遭的房舍並無太大差異。想必不是什麼生意興隆的店鋪。若非仔細留意，路過時根本不會發現。

不知為何，我竟感到好奇。「玲，妳看。」我輕觸妻子的手臂。「隨緣閣。這名字聽起來也挺特別的。」

慶玲順著望去。她精通中文，立刻便明白了。「隨緣……聽起來不像一家普通的店。」她評論道，眼中也顯露出好奇。「我們進去看看好嗎？」

我點了點頭。那個名字與它那寂靜的外觀，有某種東西讓我想進去一探究竟。我們輕輕推開木門。

一陣細微的風鈴聲輕輕響起，隨即靜止。屋內，空氣靜謐到我能清晰地聽見自己的呼吸聲。店裡光線有些昏暗，只有幾縷午後的陽光穿過貼著紙的窗戶，還有一盞小小的油燈，放在房間的角落。空氣有些沉悶，全是舊木頭、潮濕的氣味，還夾雜著一股我辨認不出的淡淡沉香。

房間不大，但器物卻雜亂地堆放著，從地面一直到將近天花板。架子上、桌子上，甚至地板上，處處可見舊物：有裂紋的陶瓷瓶、已泛出銅綠的佛像、幾卷已泛黃的舊畫軸、一些看起來也已失去光澤的玉石銀飾、古老的羅盤、銅鏡、石硯，還有一些我完全不知為何物的奇特東西，像是古代道士的法器。一切就這麼隨意地放著，但仔細一看，又似乎每件物品都有它自己的位置，靜靜地在那裡待了不知多少年。一層薄薄的灰塵覆蓋在大部分物品上，那並非髒污的灰塵，而是時間的塵埃。

這家店的氛圍非常奇特，寂靜卻又帶著幾分沉重，與我們曾去過的任何地方都截然不同。感覺這裡的每一樣舊物，都有一段屬於自己的故事。

然後，我看到了店主。

他靜靜地坐在角落裡那高高的木櫃檯後面，幾乎與周遭的舊物一同融入了黑暗中。若非那盞搖曳的油燈照亮了他的

一側臉龐，我們大概也不會注意到有人在。他看起來非常年邁，頭髮花白稀疏，在腦後梳成一個整齊的髮髻。他身穿一件黑色的絲質長衫，樣式陳舊，領子很高。他的身形瘦小，背部微駝，但那雙眼睛卻異常奇特。他的眼睛不像墨老先生或賣毛線的老太太那樣清澈，而是極深、極黑，不眨一下地看著我們。那眼神並非審視，也非好奇或招攬，而更像是一位見過太多世事之人，此刻只是默默地將兩位新來的陌生訪客，納入自己的記錄中。

我們進來時，他沒有說話，也沒有起身打招呼。就這麼靜靜地坐著，雙手放在櫃檯上，直視著我們。他的沉默，加上店裡那特別的氛圍，讓我與慶玲都感到有些壓力，只能踮著腳尖走在木地板上。

「您……您好。」我清了清喉嚨，為了打破那沉悶的氣氛而先開了口。「我們路過，覺得這家店挺有意思的，便進來看看。」

店主只極其輕微地點了點頭，沒有說話。他的眼睛依舊看著我們，那眼神彷彿能讀透我腦中的所有思緒。慶玲向我靠得更近了些，我知道我的妻子也正感到有些緊張。這個地方，這位店主，有某種不尋尋常之處，既讓人好奇，又讓人覺得必須謹慎。

隨緣閣。神秘的店主。充滿歲月痕跡的舊物。我腦中忽然閃過一個念頭：我們來到這裡，並非偶然。就像這家店的名字一樣，或許是「緣分」，將我引領至此，引領到某個我尚未知的十字路口。

一物一故事，一選擇一命運

店主依舊沉默，讓店裡的氣氛更顯特別。我和慶玲相視一眼，然後開始更仔細地觀看。走道狹窄，得在架子和地上堆放的物品之間穿行。我目光掃過無數的舊物，每一樣看起來都充滿神秘，卻又感覺有某種東西，在暗中引領著我們。

慶玲在一個看起來很老舊的小玻璃櫃前停下，裡面陳列著一些玉石與銀飾。我妻子的目光，專注地凝視著一枚翠綠色的翡翠墜子，上面精巧地雕刻著一隻鳳凰，但一側的翅膀，卻有一道細微的裂痕，不甚明顯，但仔細看便能發現。那塊玉墜，儘管覆著一層薄塵，卻依舊閃爍著一種沉靜而高貴的美。

「好美的玉。」慶玲輕聲說，幾乎像在自言自語。她伸出食指，貼在玻璃上，像想觸摸它。

就在此刻，店主那低沉沙啞的聲音，從櫃檯後緩緩響起，儘管他依舊一動不動地坐著：「鳳凰斷翅。美則美矣，卻是遺憾之美。」

那突如其來的聲音，讓我與慶玲都微微一驚。我們轉頭望去。他仍舊坐在那裡，漆黑的雙眼直視著櫃中的玉墜。

「遺憾？」慶玲好奇地問。

店主沒有看我們，眼睛依舊盯著那塊玉。「它的前一個主人，」他平穩地說，「是位才貌雙全的女子，家世也不凡。她當時面前有兩條路：一是順從家意，安享富貴；二是追隨愛情，與一位貧窮卻投緣的畫家在一起。」他停頓了一下。「她選擇了第一條路。榮華富貴不缺，但心卻不快樂。一生錦衣玉食，卻沒有一天真正舒坦過。那鳳凰翅膀上的裂痕……便是那次選擇的印記。」

他簡短地敘述著，語氣不帶任何情感，聽來卻沉重無比。那不像為了推銷而編造的故事，而更像一個被他從那物品本身讀出的事實。慶玲靜靜地看著那枚墜子，神情難以言喻。那塊玉的美，此刻不再單純，而像添上了一抹哀愁。

我感到背後一陣發涼。難道這裡的每一樣東西，都有自己的故事？關於選擇及其結果的故事？我往店裡更深處走去，目光被一個放在低矮木桌上、滿是灰塵的銅製羅盤所吸引。它不像現代的羅盤，它的指南針是一隻小小的烏龜形狀，龜背上刻著幾個難懂的古老符號。銅殼已黯淡，玻璃面也有些模糊，但那龜形的指針，卻依舊靜止不動，指向黑暗中的某個方向。

我不自覺地伸手，輕輕觸碰羅盤那冰涼的玻璃面。一股奇特的感覺從指尖傳來，像某段記憶一閃即逝：一支出海的龐大商船隊正遭遇風暴，巨浪滔天，一位中年男子站在甲板上，手中緊握著與此一模一樣的羅盤，眼神既堅定又帶著幾分迷茫地望著風雨。

「指路的羅盤。」店主的聲音再次響起，打斷了我腦中的影像。我回過頭，見他正看著我，那雙黑色的眼睛像已讀出我剛才所見的一切。「它曾幫助一位商人，找到了海上貿易的航路，帶回了數不盡的財富。」

我沉默著，等他繼續說下去，直覺告訴我故事還沒結束。

「但是，」他繼續平穩地說，「在那條路上，為了成事，他必須做出許多選擇。有時是違背良心，有時是背棄朋友，有時是使用伎倆。這個羅盤，只幫他找到了正確的風向、

水向、利潤之向，卻沒有為他指出道義與人情之向。」他極其輕微地嘆了口氣，幾乎聽不見。「到頭來，他富甲一方，卻孤身一人。死在金山之上，身邊無一親人。羅盤指對了財富的方向，卻迷失了心的方向。」

羅盤的故事，是關於選擇與命運的又一個例子。物質的成功，有時需以內心的空虛為代價。這家店裡的每一件舊物，似乎都是人生十字路口的見證者，見證了那些塑造了一個人命運的決定。它們像一面面鏡子，不僅映照出前主人的過去，也像在默默地詢問著此刻凝視著它們的人們，如我和慶玲，關於我們自己的選擇。

我環顧這間滿是器物的房間，每一件都在時間的塵埃下沉睡，但我感覺它們並非沉默。它們像在低語著各自的故事——關於夢想、愛情、背叛、勇氣、軟弱、犧牲……所有一切，都圍繞著在關鍵時刻所做的選擇。這家「隨緣閣」，不僅僅是個賣舊貨的地方，它更像一個命運的十字路口，讓許多段人生，在此處靜默地相遇。

修煉中的「宿命」安排與「自由意志」

當我們在「隨緣閣」裡繼續觀看其他舊物時，關於那枚斷翅鳳凰墜子與迷航羅盤的故事，仍在我與慶玲的腦海中盤旋。彷彿這裡的每一件物品，都是一堂關於選擇及其後果的課，一堂關於那些由昔日決定所鋪就的命運之路的課。

我走近店主所坐的木櫃檯。他依舊靜坐如初，目光凝視著前方的虛空，似乎在沉思著什麼。搖曳的油燈，在他蒼老的臉上投下斑駁的光影，使他更顯神秘。

「老先生，」我開口，儘管內心紛亂，卻仍努力保持語氣平靜，「您剛才說的那些故事……關於這些物品前主人的……聽起來，他們的命運似乎都已被錯誤的選擇所決定。那麼，是否人生中的一切，都早已注定？我們是否真能自由選擇，來改變自己的道路？」

自從聽那位織毛線的老太太談及因緣與業力後，這個問題便一直困擾著我。如果一切皆是前世業力的結果，如果所有緣分皆已預先連結，那麼我們此生的努力，還有何意義？

店主緩緩地轉頭望向我。這次，他的目光不再飄移，而是直視我的雙眼，那眼神極其深邃，彷彿能洞悉我所有的思緒。他沉默了許久，店內再次陷入那沉重得令人窒息的寂靜，只剩下角落裡某座老舊擺鐘微弱的滴答聲。

然後，他開口了，聲音依舊低沉沙啞，從容不迫：「命運與自由意志……它們就像一枚錢幣的兩面，年輕人。」

他用一根瘦骨嶙峋的手指，指向身後牆上懸掛的一幅山水畫卷。畫中群山疊嶂，雲霧繚繞，一條細小的山徑蜿蜒其中，在山腰間時隱時現。

「每個人的生命之路，」他說，「也如同那畫中的山徑。那條路之所以會形成，取決於山川河流的樣貌——那些，就像是業力，像是我們出生的環境、家庭、社會。那是『命運』的部分，是由我們過往所造之業、出生時的家庭與社會所決定的。那條路，可能難走，可能好走，可能寬闊，也可能狹窄。」

他停頓了一下，像在探詢我的理解。「但是，」他加重了語氣，「走在那條路上的人，卻完全有權選擇如何去走。他可以小心翼翼，避開坑洞與尖石。他可以選擇在疲憊時停下休息，或努力加快腳步。他可以選擇幫助同行之人，或自私地爭先恐後。甚至，如果他覺得舊路已不合適，他可以選擇轉入另一條岔路，即便那可能更為艱難。」

「您的意思是……？」我問道，感覺自己開始有些明白了。

「我的意思是，」他回答，「最初的場景、最初的道路，或許已在某種程度上被過往的業力所安排——那是『命運』。但你如何行走，在每個岔路口的選擇，正是『自由意志』——那是誰也無法替你決定的。而正是這些當下的選擇，又會繼續創造新的業力，從而可能改變前方的道路，甚至改變最終的目的地。」

他又望向店裡的那些舊物。「這些物品的前主人們，每個人都有自己的路。有的人天生福厚，卻選擇了倒退。有的人從困境中起步，卻因努力與正確的選擇而步步高升。問題不在於起點，而在於整段路途中的選擇。」

「那麼修煉呢？」慶玲忽然問道。我的妻子不知何時已來到我身旁。「修煉是否能幫助人更看清自己的道路，並做出更好的選擇？」她的問題顯示出，我們從隱士、從墨老先生那裡聽聞的關於修煉之事，已實實在在地讓她深入思考。

店主轉向慶玲，一抹極其輕微、幾乎難以察覺的微笑，在他臉上掠過。「妳問得很好。」他說。「修煉，若走對了路，正是能讓人心智純淨、拋卻那些蒙蔽了人善良本性與清明智慧的慾望與執著的方法。」

「當心智清明、寧靜時，人便能更正確地看待事物，不被情感或私利所蒙蔽。他們會知道何為善、何為惡，何為對、何為錯。從而，他們便能選擇那些更符合道理、更符合良知之事。」

他停頓了一下，語氣顯得更為嚴肅了些。「此外，正道修煉還能幫助人消滅過往所造的惡業，並積累德與福。當業力改變時，那條『命運』之路，也可能隨之改變。或許能從艱難變得平坦，從晦暗變得光明。那正是憑藉修養心性而改變命運的力量。」

店主的解釋，彷彿照亮了我腦中許多事物。它並未否定業力或命運，卻又強調了每個人的自由意志與選擇，尤其是在那人走上了一條正道修煉之路時。命運並非束縛自我的枷鎖，而更像一條河流，我們可以學會駕馭自己的小船，順著善的流向，避開險灘，甚至讓水流變得更好。

我感到全身一輕。我明白了，自己並不能完全主宰命運，但我有權利、也有責任去影響它——透過日常的每一個選擇。而修煉之路，據他所言，正是為了能做出那些正確之事，而獲得清明智慧與力量的最好方法。

眼前的岔路與未來的可能性

在聽完店主關於命運、自由意志與修煉的解釋後，店內的氣氛有了些許不同。不再像起初那般沉重，而彷彿有某種東西被闡明了。我感到腦子輕鬆了許多，但同時，也更清楚地意識到未來每個選擇的份量。

當我們正準備向店主道謝離去時，我的目光，自然地被店裡最暗角落、一個烏木矮架上的一樣東西所吸引。它並非像其他物品那樣，是華麗或奇特的古董。那只是一個方方正正的小木盒，深褐色，看似陳舊，卻又異常乾淨，彷彿剛被人細心擦拭過。引我注意的是，盒蓋上沒有鎖，也未雕刻任何花紋，僅僅是一片光滑的木面，在油燈下泛著微微的啞光。它就那樣靜默而內斂地躺在那裡，卻給我一種非常奇特的感覺，彷彿裡面正裝著某件極其重要的東西。

我不自覺地走近那個盒子，慶玲也好奇地跟了過來。我忽然有種想打開它看看的衝動，卻又有些猶豫，一種說不清的感覺，好像一旦打開這個盒子，就會發生某件無法挽回的事。

我瞥了一眼店主。他依舊坐在櫃檯後，但他那雙黑色的眼睛，此刻正望著那個木盒，然後又望向我們。一抹難解的微笑，再次在他唇邊掠過。

「那個盒子……」慶玲輕聲問，語氣有些遲疑，「裡面是什麼呢？」

店主沒有立刻回答。他只是看著我們，又看看那個盒子，眼神極其深邃。「裡面嗎？」他重複道，聲音低沉沙啞。

「可能是通往寶藏的地圖。也可能是一道古老的詛咒。或者……只是一個空盒子罷了。」

他停頓了一下，直視我們的雙眼。「那取決於開啟它的人，取決於他們的緣分與選擇。」

他的話，聽來模糊，卻極具份量。那個沒有花紋的木盒，忽然間像成了我們似乎正身處其中的那個岔路口的象徵。是繼續探索這條路，更深入地走進那些剛被揭示的心靈玄秘之事，還是回到那熟悉、理性的科學生活中去？無論選擇哪條路，都有得有失，就像那個盒子裡可能存在的東西一樣。

我望向慶玲。我妻子的眼中，也充滿了猶豫。她明白店主的意思。我們像站在一扇看不見的門前，而跨越與否，只

能由自己決定。那個選擇，不僅影響接下來的日子，更可能塑造往後漫長的道路，甚至，或許還關係到我們所聽聞的業力與輪迴之事。

我們在那裡站了許久，凝視著那個在暗角中靜默的木盒。我們誰也沒有伸出手去打開。或許，此刻還不是做決定的時候。又或許，光是意識到自己正處於這樣一個岔-路口，本身就已是一件重要的事了。

終於，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氣，轉身向店主躬身致意。「感謝您給了我們這些寶貴的指點。」

慶玲也躬身行禮。店主只是輕輕點頭，眼神依舊，還是那樣神秘與深邃。

我們轉過身，步出「隨緣閣」，將那充滿古董與命運故事的沉靜空間，拋在身後。門上的風鈴再次輕輕響起，隨即靜止。外面的夕陽已褪去大半，預示著一天即將結束。

走在古老的石板小巷上，我心中思緒萬千，卻又似乎有某種東西變得更加清晰。隨緣閣與它那神秘的店主，並未給我們最終的答案，卻幫助我們更清楚地理解了選擇的力量與責任。前方的道路依舊模糊，有著無數的可能性與岔路。但此刻，我們明白，自己的每一步、每一個選擇，都在參

與創造著自己將會遇到的那個「命運」。關於那個無解的木盒，以及它所暗示的未來可能性，想必會一直伴隨著我們。次日，帶著這些思緒，我們離開了鎮遠，繼續向著樂山的方向前行，那裡有我們早已計劃前往瞻仰的著名大佛。

樂山大佛與凡俗的景點

次日，帶著對那木盒與人生抉擇的思索，我們離開了鎮遠。車子載著我們向南，朝著樂山的方向駛去，那裡有我聞名已久卻未曾親見的大佛。慶玲似乎也滿懷期待，因為這是中國最著名的佛教遺產之一。

前往樂山的路途不算太遠，沿途風光也相當優美，梯田與村莊交錯。抵達目的地時，首先讓我印象深刻的，是這個地方的規模。不同於我們去過的那些小寺廟或偏僻的修行茅屋，樂山是一個巨大的旅遊複合區，廣闊的停車場上停滿了各式各樣的遊覽車，人潮洶湧。

我們隨著人流進入景區。為了觀賞大佛全貌，最好的方式是乘船遊江。我們搭乘的遊船緩緩駛向雕刻著佛像的峭壁。

當巨大的佛像逐漸映入眼簾時，那種震撼實非言語所能形容。一尊高達七十多米的彌勒佛坐像，直接在紅色的砂岩峭壁上開鑿而成，俯瞰著岷江、大渡河與青衣江三江匯流之處。工程的宏偉實在令人驚嘆，尤其想到它是在一千多年前建造的。我努力想像著古人是如何創造出如此偉大的作品。佛頭與山頂齊高，雙腳踏在江上，神態既莊嚴又帶有幾分慈悲。從遠處望去，整尊佛像與山體融為一體，是人類之手與大自然奇蹟般的結合。

慶玲似乎也深受感動。她靜靜地凝視著，偶爾舉起相機拍幾張照片。我知道，對於像我妻子這樣一位文化研究者而言，能親眼目睹這樣的遺產，是一種非常特別的體驗。

然而，除了工程的宏偉之外，我也不能不注意到周遭的氛圍。擴音器裡不斷用多種語言播放著介紹，人們嘈雜的交談聲，以及沿岸和步道上紀念品小販的叫賣聲。乘船之後，我們也試著攀登峭壁旁的石階，以便能更近距離地接觸大佛。愈往上走，人潮愈是擁擠，有時甚至得在人群中推擠才能前行。大佛周圍，許多攤位販賣著各式各樣的東西，從小型佛像、手環、念珠，到各種零食、飲料。還有許多人租借古裝來拍照。景象有些混亂、喧鬧，與我想像中一個聖地應有的清淨、莊嚴截然不同。

相比於山中隱士茅屋那近乎絕對的寂靜，或是忘憂鎮那與時間隔絕的氛圍，甚至是黃龍溪那份質樸純粹，樂山則呈現出完全不同的面貌。這確確實實是一個世界聞名的旅遊景點，帶著所有應有的熱鬧，以及隨之而來的商業氣息。我無意評判，因為這或許是吸引大量遊客之地所必然的現象。但老實說，在那擁擠的人潮與喧囂聲中，我並未感受到任何特別的「能量」，也沒有像在先前那些地方那樣，有任何心靈上的奇遇。這趟行程，對我而言，主要是為了瞻仰一座偉大的建築與雕塑傑作，一個古人信仰與創造力的證明。

我們原計劃在樂山多待幾日，去參觀附近幾座據說也非常靈驗的古寺。但在一個晚上，當我們正在客棧用飯時，慶玲忽然接到一通從美國打來的電話。電話中，她的語氣起初是驚訝，接著轉為驚慌與哽咽。我看見我妻子的眼眶紅了。掛斷電話後，慶玲轉頭望著我，聲音顫抖地說：「親愛的……我在上海的表哥……剛剛突然過世了。我媽剛打電話來通知。」

那是慶玲在上海時相當親近的一位表哥，儘管後來去了美國，聯繫便少了。這個消息來得太突然，讓我們倆都愣住了。儘管我們正處於一趟充滿奇趣的探索之旅中，但家中有事，是不能置之不理的。

「我們必須立刻回上海，親愛的。」慶玲說，儘管非常悲傷，但語氣已平靜了些。「我想回去為他上柱香，也安慰一下那邊的阿姨和舅舅們。」

我理解妻子的決定。儘管對於必須暫停這趟進行中的旅程感到有些遺憾，但這是該做的事。「好的，親愛的。」我握住她的手。「我們會盡快安排去上海。」

就這樣，我們在四川繼續探索的計畫，必須突然改變了。旅程無法如預期般繼續，取而代之的，是一則來自故鄉的噩耗，以及一個倉促前往上海的決定。

第八章：沒有封面的書

現代上海與偶然的提及

從四川山區來到上海，感覺就像從一個世界跨入了另一個世界。僅僅幾個小時舒適的高鐵旅程，我們便將那些長滿青苔的古鎮、雲霧繚繞的山巒拋在身後，然後發現自己已置身於一個繁華、喧囂到令人目不暇給的上海。摩天大樓鱗次櫛比，霓虹燈徹夜閃爍，車水馬龍，絡繹不絕。對我而言，這是一個頗為熟悉的大都會景象，但對慶玲來說，情感或許要複雜得多。這是她的出生地，是她在隨家人赴美前，擁有童年記憶的地方。

我們帶著幾分錯愕與傷感來到上海，因為這次突如其來的行程，主要目的是為了參加慶玲表哥的葬禮。他走得太突然，讓這邊的整個家庭都感到意外與悲痛。剛下車站，我

們便看到慶玲的阿姨和姨丈前來迎接，兩人臉上都帶著一抹哀傷。接下來的幾天，我們主要都待在親戚家，與他們一同參與儀式，按照習俗接待前來弔唁的賓客。畢竟這是慶玲的母系親屬，此刻在場是應盡之禮，是對家族的尊重與情感的體現，儘管多年的分隔已讓關係不如往昔那般親近。家裡的氣氛相當沉重。慶玲在回憶起與表哥的童年往事時，也有些傷感與惆悵，但主要還是與家人分擔，並恪守禮節。

在這些時候，我也抽空打電話回美國，詢問孩子們的情況。幸好他們都已長大，也懂事，所以並未因父母因家事而在中國多待一段時間而過於擔憂。

慶玲表哥的安葬儀式結束後，家裡的氣氛也稍微緩和了些。大家開始有更多時間坐下來聊天。一個晚上，正當我們吃著家常便飯時，慶玲姨丈的一位朋友來訪。他姓陳，年紀與姨丈相仿，看起來是個和善、愛笑的人。在問候了家裡的狀況後，話題逐漸轉向時事與健康問題。

正聊著，陳先生忽然提到他們社區近來許多人正在學煉的一種功法。「近來我們那裡有很多人在煉一種叫做『法輪功』的氣功。」他說，語氣非常自然。

我和慶玲聽到陳先生這麼說，便相互對望了一眼。「法輪功」這個名字聽來有些耳熟。我好像曾在網路上，或是在美國的幾份英文報紙上，瀏覽過一些關於這個功法在中國遭受打壓的資訊。當時我並未用心去細究，只依稀知道有這麼一回事。

「法輪功？」慶玲輕聲問，語氣帶著幾分驚訝與審慎。
「陳伯伯，那是否就是……正被這裡政府打壓的那個氣功？我記得好像在美國讀過一些關於此事的報導。」

陳先生聽慶玲這麼問，略顯驚訝，然後他點了點頭，聲音也壓低了些：「啊……是的，姑娘也知道這事？確實有這麼回事。也不明白，一個對健康有益，教人按照『真、善、忍』做好人的功法，怎麼會變成這樣。」他嘆了口氣，接著說，努力保持著平常的語氣。「不過啊，很多人還是信，還是偷偷在煉呢。我們小區裡那些老先生老太太跟著煉，我看個個身體都變好了，精神也開朗許多。有位老太太以前腰痛得厲害，走路都困難，煉了幾個月，現在走路輕快，氣色也紅潤多了。」

他說到這裡，聲音又壓得更低，警惕地環顧四周。「算了，這事也複雜，我們別在這裡深談了。」他迅速地轉換了話題，顯然不想在這個敏感問題上多說。

陳先生的話，儘管簡短且帶有幾分迴避，卻在我與慶玲心中，激起了許多思緒。看來，我們曾瀏覽過的那些資訊是真實的。一個看似很好的功法，受到許多民眾的信賴，卻遭到政府的打壓。這裡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我們最初的好奇心，此刻又增添了幾分困惑與一股想要弄清真相的衝動。「法輪功……真、善、忍……打壓……」這些詞彙，開始在我們的腦海中，變得更為清晰。

街頭的緣分與珍貴的書

與慶玲姨丈的朋友陳先生交談後的幾天，「法輪功」、「真、善、忍」這些詞，以及他所提及的那種「敏感」氛圍，一直在我的腦海中盤旋。我的妻子似乎也對此思索良多。儘管只是些浮光掠影的資訊，卻激起了一種難以言喻的好奇與幾分困惑。

一個上海週末的早晨，天氣相當好。在親戚家處理了幾天家事後，我們決定出門走走，換換空氣。慶玲想去她姨丈

家附近的一座公園，那也是她小時候常去玩的地方。這座公園坐落在市中心，相當寬敞，綠樹成蔭，來此晨練的市民非常多。這裡的氣氛熱鬧而現代，與我們曾經過的那些古鎮的寧靜截然不同。

我們在樹蔭下找了張石凳坐下，靜靜地觀察著眾人。有人在打太極拳，有人隨著音樂跳舞，還有人在快走。慶玲帶著她的筆記本，不時地寫些什麼。而我，肩上依舊背著那熟悉的公事包，心神卻仍舊縈繞在那些過往的經歷，以及陳先生剛才所說的話上。那個法輪功，是否真如他所說的那麼好？又為何會受到政府的刁難？

正沉思間，附近一陣不尋常的騷動讓我猛然一驚。離我們坐的地方不遠，靠近公園門口的方向，我看到一位約莫四十歲、戴著眼鏡、穿著樸素襯衫的文弱男士，正被另外兩名穿著便衣、看起來相當兇惡的男人攔住。他們之間的談話似乎很緊張，文弱男士試圖解釋什麼，但那兩人卻顯得不耐煩，其中一人甚至伸手用力推了他的肩膀。

一股模糊的不安感油然而生。那兩名男子的舉止不像普通人，倒更像便衣警察——這是我已開始學會辨識的一點。文弱男士看起來有些驚慌，但仍努力保持鎮定，他悄悄地環顧四周，像在尋找出路或幫助。

接著，事情發生得非常快。趁那兩名便衣不注意時，文弱男士忽然向後退了一步，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從外套口袋裡掏出一個小東西，巧妙地塞進了我們所坐之處附近，一棵樹下用作裝飾的兩塊大石頭之間的縫隙裡。那個動作隱蔽而迅速，若非我恰好在那個瞬間看向那個方向，定然無法察覺。緊接著，那兩名便衣已逼近，緊緊抓住他的手臂，開始搜身。

我和慶玲驚愕地相視，心怦怦直跳。顯然，那個男人正處於大麻煩中，而他剛才藏起來的東西，必定是那些便衣正在尋找的。那是什麼？會不會是與陳先生提及的法輪功有關的東西？

兩名便衣仔細地搜查了文弱男士的全身，卻一無所獲。他們臉上流露出惱怒與懷疑。他們開始四處張望，銳利的目光掃過附近區域，包括我們所坐的地方。我努力維持著平靜的表情，轉頭望向來往的人群，裝作毫不在意，但內心卻如火燒。如果他們找到那個東西，文弱男士必定會有危險。

一個念頭在我腦中閃過。必須做點什麼。不能讓他們找到那個東西。出於一種幫助弱者的本能反應，或許也因為對那個被藏匿之物的一絲好奇，尤其是在聽聞了那些事之後，

我轉向慶玲，用眼神示意。她會意地點點頭，儘管臉上難掩憂慮。

我深深吸了一口氣，盡力表現得最為自然。我站起身，假裝四處閒逛，不經意地經過那藏著東西的石縫。經過時，趁那兩名便衣正轉過身去盤問文弱男士的空檔，我迅速地彎下腰，像在撿地上的東西，而在那一瞬間，我的手已觸碰到石縫中那個硬實、有稜角的東西。一本沒有封面的小書，在我手中感覺冰冷而堅硬。我巧妙地拾起它，迅速塞進肩上的公事包裡，然後繼續若無其事地走著，心卻仍在狂跳。

我多走了幾步，然後回到慶玲坐的地方，努力維持著正常的表情。慶玲看著我，眼神中既有擔憂，也帶著幾分對我這份冒險的佩服。那兩名便衣，在周圍搜尋無果，或許也不想公共場所引起太大注意後，便不情願地放了那位文弱男士。然而，在離開前，他們仍用威脅的語氣說了些什麼，眼神也未曾停止監視他。顯然，他還未脫離他們的視線。

在兩名便衣走遠後，文弱男士靜靜地站了一會兒，整理了一下衣物和眼鏡，臉上仍帶著幾分驚魂未定，但已鎮靜了許多。他朝石縫的方向望了一眼，接著，他的目光停在了

我們這裡。他輕輕地點了點頭，像已意識到什麼，然後緩緩地向我們走來。

我站起身，感到有些緊張。那本書，此刻正安靜地躺在我的公事包裡。

「謝謝你。」走近後，那位男士輕聲說，他的聲音溫和而有禮，與方才的危險情境形成強烈對比。他直視著我的眼睛。「我看到你……幫了我。」

「沒什麼。」我回答，也壓低了聲音。「我看他們對待你的方式，似乎不太對勁。這是……你的東西吧？」我謹慎地將手伸向公事包，準備拿出那本書。

那位男士急忙擺手，警惕地環顧四周，眼神中流露出戒備。「先別拿，先生。」他輕聲說。「他們可能還在遠處監視著我。現在拿回這個東西，對你我都很危險。」

我明白了。「那……我該怎麼處理它？」我問道，對於無意中保管了一件似乎非常敏感的物品，感到有些困惑。

那位男士真誠地看著我，眼中充滿了深深的感激。「能麻煩你幫我保管幾天嗎？等安全些了，我會想辦法再聯絡你。」他停頓了一下，然後用一種細膩的審視目光看著我。「你是外國人，對嗎？來中國旅遊？」

「是的，我們是美籍華人。」我回答。

他輕輕點頭，臉上浮現出一絲沉思。「或許……你並非偶然拾得這本書。」他說，語氣充滿深意。他望向我的公事包，那本書正躺在裡面。「這是一本非常珍貴的書。它講述了關於宇宙與人的高深道理，講述了回歸善良本性的真正修煉之路。」

他再次直視我的雙眼。「如果你真的與它有緣，不妨讀讀看。說不定，它能解答你和夫人在此行中所困惑、所尋求的事物。」

說完，他再次向我們輕輕點頭致意。「我得走了。非常感謝你們。請多保重！」他匆匆離去，迅速地融入街上的人流中，不時警惕地向後回望。

我和慶玲站在那裡，目送著他的身影漸漸消失。那本沒有封面的書，此刻正靜靜地躺在我的公事包裡。它在物理上並不沉重，但我卻感受到了它在我心中的份量。一本珍貴的書？講述宇宙的道理與真正的修煉之路？又是「緣分」？這位陌生男子的話語，連同我們剛才所目睹的困境，在我心中激起了一股強烈的好奇心，夾雜著一種責任感與某種奇特命運牽引的感覺。

那天晚上，回到姨丈家後，我們商量了一下。儘管非常感激家人的幫助，但為了能靜心研究這本書，也為了避免給親戚帶來不必要的麻煩，如果這本書真如我們所想的那樣「敏感」，我們決定另外找個地方住。幾天後，在感謝並告別了姨丈一家後，我們在上海一個離市中心稍遠的區域，找到了一家看起來相當安靜的小旅館。

初觸《轉法輪》－震撼與吸引

在新的旅館安頓下來，有了私密與安靜的空間後，幾天前公園裡發生的事，仍讓我的心緒久久未能平靜。我小心翼翼地從公事包裡拿出那本沒有封面的書，放到桌上。

果如初感，這並非一本專業印刷的書籍。它完全沒有封面，只是一疊米白色的紙，書脊處用幾個看起來相當簡陋的釘書針裝訂著。第一頁也沒有記載作者或出版社，只有一行粗體大字「論語」，作為引言的標題。仔細看，印刷品質有些地方略顯模糊，顯然這是人們自行印製、私下傳閱的資料。那份簡樸的外觀，反而更讓我感覺，這是一件珍貴卻又被禁止的東西。

「你真的打算讀它嗎？」慶玲問道，當她看見我端詳著書時，語氣中帶著幾分擔憂。「它看起來……不太尋常。還牽涉到公園裡的事。萬一惹上麻煩怎麼辦？」

「我知道。」我回答，眼睛依舊沒有離開那本書。「但那位先生託我們保管，話又說得那麼懇切。我想，我應該知道裡面寫了什麼。再說，我也很好奇。」更何況，我總有種感覺，這次的相遇與得到這本書，並非偶然，而或許是我們此行中某種冥冥之中的安排。

我翻開書頁。全都是簡體漢字。慶玲因為中文比我流利許多，便在我身旁坐下，開始緩緩地朗讀開頭的幾段。

書中的語言確實非常直接、簡樸，不像我曾聽慶玲講述的許多古老經書那樣，使用華麗的詞藻或艱澀的隱喻。作者彷彿在與讀者直接對話，用非常淺白的言語，來闡述關於宇宙、關於生命、關於人為何而活的那些極其宏大的概念。書中談到了「法」，談到了「修煉」，談到了「心性」的重要性。

有一點引起了我們的注意，儘管書沒有標示書名的封面，但在內容中，作者偶爾會提到他正在講述的這本書的名字——那就是《轉法輪》。例如，有段寫道：「我這本《轉法輪》是在很高層次上講法……」或是「我傳《轉法輪》

的真正目的，是度人上高層次……」。由於這些細節，我們才得知手中這本書的名字。

起初，要理解書中的內容並不容易。許多詞彙如「真、善、忍」、「業力」、「德」、「層次」、「法輪」……其所用的含義，都非常深刻，與我們所知的截然不同。有些段落講述宇宙的多層結構、不同空間的同時存在、遙遠的史前文明、疾病的根源是業力等等……這些聽起來，似乎與我所學、並一直深信不疑的現代科學知識，完全背道而馳。我那科學的腦袋不斷地提出疑問，覺得許多地方實在難以置信。

「很難相信，不是嗎？」慶玲在讀完一段講述外星人與其對人類社會干預的內容後說。「寫法很直白，但內容……確實超乎想像。」

「是啊。」我點點頭。「如果只是草草翻過，人很容易會認為這不是真的。但是……」我遲疑了一下。「……不知為何，我卻不想停下來。」

這本簡樸的書，有著一種奇特的吸引力。儘管最初充滿懷疑，我們卻不知不覺地被吸引進去。越是深入閱讀，我們越是驚訝於《轉法輪》中所闡述的那些法理，其條理之清晰、邏輯之嚴密、體系之完整。書中不僅提出概念，更極

其詳盡地解釋了它們的來源、本質及彼此間的關聯，從最微觀到最宏觀，無不貫徹如一，深刻得令人難以置信。

而奇特的是，這些法理，似乎又能完美地解釋我們在整趟旅程中所遇到的那些困惑與奇異之事。當書中講到真正的氣功與各修煉法門時，張峰先生與山中隱士的影像便浮現腦海。當書中講到靈魂、業力、輪迴與改變命運的可能性時，墨老先生、織毛線的老太太，乃至隨緣閣店主的話語，似乎都變得更為清晰，被置於一個更高的層次上來審視。當書中講到其他空間與時間的相對性時，在忘憂鎮的經歷，便不再是全然荒謬之事。

特別是，當《轉法輪》講到「真、善、忍」是宇宙的最高特性，是衡量好壞人的唯一標準，是所有修煉的基石時，我感到內心一陣強烈的震撼。它簡單、直接，卻又包羅萬象。那正是根本，是指南針，似乎是我一直在尋覓卻不自知的東西。

我抬頭望向慶玲。我妻子的雙眼也睜得大大的，充滿了感動與一種難以言喻的喜悅。「明，」她說，聲音有些顫抖。「這本書……我感覺……它是真的。它就是真法！」

我理解妻子的感覺。我自己也正經歷著類似的醒悟。就像在暗夜中行走的人，忽然見到了晨曦。就像在沙漠中乾渴

的人，找到了清泉。所有那些來自先前靈性體驗的零散碎片，似乎都被《轉法輪》拼湊成了一幅完整、清晰而充滿意義的真理畫卷。儘管我那科學的頭腦仍有些地方需要時間去進一步思考，但在內心深處，我知道，自己已找到了一件無比珍貴的東西。

淵深的法理與深刻的內心震撼

接下來在上海的日子，我們的生活似乎只圍繞著那本名為《轉法輪》的無封面書籍。我們不再去遊覽這座繁華都市的著名景點，大部分時間都待在旅館房間裡，一同閱讀與沉思。這本書有著一種奇特的吸引力，讓我們無法移開視線。白天，我們輪流閱讀，有時為對方朗讀，有時則靜靜地各自鑽研。到了夜晚，在燈光下，我們常常讀到深夜，交流著剛讀到的內容，有時是令我們心領神會之處，有時則是仍感困惑的疑點。感覺我們倆正一同踏上一場有史以來最宏大的探索之旅。

這本書確實非常特別。越是閱讀，我越能感受到字裡行間那非凡的深度。它不同於我所知的任何宗教或哲學典籍。

書中談論著極其宏大的事物，從有著無數不同空間的宇宙，到物質中極其微觀的粒子，其內容甚至遠遠超出了我所知的現代科學。書中也談及了人類的真正起源，說我們不僅僅是這個肉身，還有一個更為核心的、被稱為「元神」的東西，而來到這個世間的目的，也不僅是為了享受物質，而是為了修煉，為了回歸到自己善良的本初。

「真、善、忍」作為宇宙根本特性的概念，被一再提及。書中解釋，這不僅僅是道德標準，更是宇宙的法，是萬事萬物的基礎。真正的修煉，就是努力按照這三個字去生活，每天都做一個更好的人。書中也大量地談論了因果關係、業力與德——這些決定了一個人禍福的東西，而它們可以透過人的行為與心性的修為來改變。這些，讓我想起了墨老先生和織毛線的老太太的話，但在這裡，一切都被解釋得更為系統、更為深刻。

「明，你看這一段。」一個晚上，慶玲輕聲說著，指著一頁書。「書裡說，修煉心性是最重要的。其他一切，如功能或身體的改變，都來自於我們是否真正地提高了心性。不是光靠打坐多、煉功多就行。而是必須在日常生活的矛盾中，在工作、家庭中去面對，看自己錯在哪裡，去掉那些不好的心，如爭鬥心、嫉妒心、顯示心……這樣才能進步。」

我專注地跟著閱讀。是的，書中強調修煉必須與常人生活相結合，必須在現實中磨礪，面對考驗，那才是真正的修煉。這與我先前認為修行就必須入寺、上山、遠離塵世的想法，截然不同。

但最讓我這個科學家感到震撼的，莫過於書中關於人類歷史與現代科學局限性的論述。《轉法-輪》對人類的起源，提出了一個全然不同的視角，與我一直奉為圭臬的達爾文進化論大相徑庭。書中說，地球上的人類已歷經多次文明，有些史前文明已達到非常高的科技水平，甚至超越今日，但最終都因社會道德敗壞而毀滅。

為了進一步說明，書中提及了一些現代科學無法解釋，或因其與現有理論不符而刻意忽略的考古發現。例如，在加彭奧克洛發現的、已運轉了二十億年的核反應爐；或是在多地發現的巨人足跡；那些描繪著奇異生物或不明飛行物的洞穴壁畫；或是在本不該有文明人類存在的地質層中，發現的那些製作得令人難以置信的精巧物品……

「不可能！」當我讀到這些地方時，我喃喃自語。我多年來所學、所教的全部歷史學、生物學知識，彷彿從根基上被動搖了。我試圖找出不合邏輯之處，試圖回憶起對這些現象的科學解釋。但事實上，有太多反常的考古發現，主流科學界往往給出極其牽強的解釋，或將其歸類為「謎

團」。難道進化論只是一個不完整的假設，甚至是錯誤的？難道地球與人類的歷史，真的比我們所想的要複雜與久遠得多？

那些問題在我腦中盤旋，迫使我深入思考。一方面，我不願輕易放棄對科學、對我奉行一生的實證方法的信念。另一方面，《轉法輪》中的論述，以及書中所舉的例證，卻有著一種奇特的說服力，甚至能解釋那些科學似乎束手無策之事。我開始意識到現代科學的局限性：它過於專注於我們所能看見的物質世界，而忽略了精神、靈魂的層面；它被觀測工具與實驗方法所束縛；而且有時，它變得僵化，不敢接受那些超出既有認知的事物。

隨著對科學看法的改變，我對生活中一切事物的看法也開始不同。我重新思考自己的事業成就、所擁有的金錢、社會關係……在書中所述的業力與德、以及生命真正目的的光照下，我發現它們變得不再那麼重要。那些我從前視為正常、甚至必要的野心、計較與在工作生活中的爭鬥，此刻卻顯現為不好的東西，是需要捨棄的。

我也明白了我們所經歷的那些奇特相遇的意義。張峰先生與他那奇特的「把脈」；山中隱士的教誨；墨老先生對靈魂與業力的解釋；在忘憂鎮對時間的體驗；織毛線老太太的輪迴故事；隨緣閣裡關於選擇的課題……所有這一切，

都不是偶然的。它們像是一步步的準備，是某位無形者巧妙的引領，為的是逐漸消去我那只相信物質的僵化觀念，幫助我在有緣之時，能接納這真正的法。

我們也意識到，與我們所知或聽聞過的其他修煉法門或宗教相比，這個法門有著巨大的不同。它沒有繁瑣的宗教儀式，沒有強制性的寺廟或敬拜場所，不收錢也不接受捐贈。它直接專注於修煉者在常人生活中，按照「真、善、忍」的標準修煉心性，同時結合煉習五套柔和的功法來淨化身體。這是一條極其簡潔卻又極其深刻的大道修煉之路，直指人心。這種系統性、全面性與法理的深度，是我們在任何學說或宗教中都未曾見過的。

儘管書中還有許多我們無法立刻完全理解之處，儘管腦中仍有疑問，但一種祥和感與一股巨大的希望，已開始降臨到我們兩人身上。那感覺，就像漂泊多年後找到了港灣，長夜之後見到了光明。我們相視，眼中不再只有夫妻之情，更有一同剛踏上這條偉大道路的同伴之間的共鳴與鼓勵。我們的關係，似乎變得更加緊密與深刻，因為我們正共同分享著內心的改變，以及發現宇宙深奧法理的喜悅。

在幾乎完全沉浸於《轉-法輪》幾天後，我們感到一股強烈的衝動，想要了解更多。書中提到了五套功法，以及寫

下此書的師父的其他講法。我們很想知道那些動作是怎樣的，並想閱讀其他的經文。

按照習慣，我首先想到的便是在網路上搜尋。我打開筆記型電腦，連上旅館的網路。慶玲坐在旁邊，也熱切地等待著。我試著用英文和中文，在熟悉的搜尋引擎中輸入「法輪功」這個詞。但結果卻令人大失所望。絕大多數的連結都無法訪問，或是網頁顯示錯誤，更糟的是，滿眼盡是些負面、粗暴歪曲的資訊，而我們在讀過書後，確信那絕非事實。我反覆嘗試，用了不同的關鍵字，但結果依舊。

「怎麼這麼奇怪，明？」慶玲驚訝地問。「一個看起來這麼好的功法，又有這麼淵博的書，怎麼在網路上這麼難找到資訊？」

我忽然想起了自己曾聽說過的，關於中國網路審查的事，那個所謂的「防火長城」。或許這就是原因。所有與法輪功相關的資訊，似乎都已被系統性地封鎖了。這更讓我們感覺到陳先生所提及的那種「敏感」性質，絕不簡單。

我試著考慮使用一些科技界偶爾會用的翻牆工具，但老實說，我對那些東西並不熟悉，也不確定在中國使用是否安全。請美國的朋友幫忙搜尋後傳送過來也是個辦法，但或許會耗時，也不夠直接。

我們面面相覷，有些束手無策。接著，慶玲忽然說：「明，要不……我們去問問陳伯伯？他說過他有很多鄰居在煉這個功法。或許他認識什麼人，或至少知道他們常在哪裡煉功。」

慶玲的意見讓我覺得很有道理。陳先生看起來是個好心人，儘管在談論「敏感」話題時有所保留，但他對法輪功的分享是正面的。那可能是一條線索。

望著桌上的書，再看看慶玲，我知道，若想更深入地了解，想學煉功法，我們不能只依賴這裡的網路。想辦法聯繫那位給書的男士是不可能的了，但或許，透過陳伯伯，我們將有機會找到在上海這裡真正修煉法輪功的人。

決定嘗試踏上新的道路

在意識到於網路上搜尋法輪功資訊的困境，以及慶玲提出尋訪陳伯伯的想法後，我們坐下來，更認真地討論了近來的經歷與接下來的步驟。旅館的房間雖小卻很安靜，只有黃色的燈光，與那本被鄭重地放在我們之間桌上的無封面

書籍。過去三天，《轉法輪》所帶來的，確實已徹底改變了我們倆對世界與對自身的看法。

慶玲先開了口，我妻子的眼中閃爍著一種難以言喻的情感，既有感動，又帶幾分莊重。「明，」她輕聲而清晰地說，「這三天……我感覺自己像走過了一段漫長的旅程。這本書……」她輕輕地將手放在《轉法-輪》上。「……它與我所知的一切都截然不同。儘管有些地方還未能完全理解，有些事聽來實在難以置信，但在內心深處，我卻感到它無比真實、無比正確。它解答了我此行中所有的困惑，以及那些我已深藏心中許久的問題。」

她深深地吸了一口氣，直視我的雙眼，決心顯而易見。「我感覺……自己像找到了回家的路，明。一股來自內心深處的強烈衝動告訴我，這就是真法，就是大道，或許我的靈魂，早已尋覓了很久很久。」

我靜靜地聆聽，心與她的每一句話產生共鳴。我也正經歷著一場認知的革命。我那堅實的科學世界觀，已被《轉法-輪》中的法理嚴峻地挑戰。嚴謹的邏輯、完整的體系、解釋宇宙與人生各個層面的能力，尤其是關於歷史與史前文明的論述……所有這一切，都迫使我重新思考自己曾深信不疑的事物。

「我懂，慶玲。」我回答，語氣也充滿了情感。「我也有同樣的感受。儘管我的理智仍有許多疑問，但我無法否認這些法理的淵博與力量。它們有著完美的內在邏輯。而最重要的是，它們觸及了人的良知、善良的本性。那個『真、善、忍』的標準……我感覺那正是普世的真理，是最正確的道路。」

我深深地望著我妻子的眼睛。「我想……或許我們已真正找到了我們所尋覓的道路了，親愛的。」

沉默再次降臨，但這次，是同心同德的沉默，是一個重大決定正逐漸成形的沉默。我們知道，光是閱讀，是不足夠的。如果這是一條真正的道路，我們必須走上去。

「那麼……我們就從去找陳伯伯再問問開始，好嗎？」慶玲問道，這個想法我們先前已討論過。她的眼神既熱切又帶著幾分躊躇。「他似乎知情。希望他能幫我們找到教功的人，或至少告訴我們煉法輪功的人常在哪裡活動。」

那也正是我所想的。按照「真、善、忍」修養心性，可以立刻開始，努力在日常的每件事中對照自己。但五套功法，確實需要有專人指導，才可能煉得正確。「好。」我點點頭，感到一股清晰的決心。「明天，或盡快，我們想辦法

去拜訪姨丈，並巧妙地與陳伯伯談談。我們必須非常委婉、非常小心，因為這件事似乎不簡單。」

一個決定已然做出。我們將不再止步於讀書。我們將立刻開始實踐所能做的一切——努力在每個念頭與行為中，遵循「真、善、忍」，並主動尋找機會，在機緣允許的情況下，透過陳伯伯的幫助，學煉五套功法。修煉法輪大法的道路已在眼前展開，儘管仍有許多未知，我們決心一同邁出最初的幾步，懷著對剛尋獲的真理的信念與希望。

最初的超常體驗

那場坦率的交談與共同作出的重大決定之後，一種既振奮又帶著幾分莊嚴的感覺，籠罩了我們的旅館房間。我們不再是單純好奇探索的遊客，而似乎已自願地踏上了一個新的門檻，一條全然陌生卻又承諾著我們內心深處所渴望之事的道路。

在等待機會能再見到陳伯伯，並希望能找到人指導我們煉功的同時，我們決定不坐以待斃。《轉法輪》這本書不僅

講述法理，也對五套功法有著簡要的描述。其中，第五套功法，靜功打坐，對坐姿有著相當清晰的說明。

「要不……我們試著坐坐看？」一個晚上，慶玲提議道，她的眼中閃爍著決心與好奇。「在等待的時候，我們先試著實踐我們能做的。」

我點點頭。「嗯，試試看吧。書上說靜功主要靠入靜，或許我們可以從努力靜坐、讓腦子放空開始。」

於是，在旅館房間寧靜的空間裡，我們開始了第一次按照書中指導的嘗試。我努力模仿書中所描述的雙盤坐姿，但我那一生只習慣坐椅子的僵硬雙腿，只能讓我勉強地將一隻腳放到另一條大腿上，擺出單盤的姿勢。疼痛與麻木感迅速襲來。我深吸一口氣，試圖忽略身體的不適，專注於如書中所說的，保持心無雜念。但紛亂的念頭，卻如不請自來的浪潮般，一波波地湧來。這確實比我想像的要困難得多。

我瞥向慶玲。她似乎做得比我好，或許是天生的柔韌性，或許是習慣了某些東方傳統的坐姿。她以單盤的姿勢坐著，背脊挺直，雙手結印置於小腹前，雙目微閉。起初，我見她眉頭微蹙，想必也正忍受著腿部的疼痛，或是在努力讓心緒沉澱。

但接著，過了一會兒，我注意到有什麼不一樣了。慶玲的身體完全靜止不動，呼吸均勻，但在她那閉著眼的臉上，兩行清淚正悄然滑落，沿著臉頰流下。

「玲？」我輕聲呼喚，心中有些擔憂。「妳……妳怎麼了？腿很痛嗎？」

她沒有立刻回答，似乎仍沉浸在某種我無法理解的狀態中。淚水依舊流淌。我不知所措，只能靜靜地觀察，心中充滿了疑問。難道是她因思索著我們剛讀過的深刻法理而過於激動？抑或，這僅僅是身體在初次打坐時的反應？

許久之後，當她緩緩地睜開眼睛時，眼眶雖仍含淚，眼神卻閃爍著一種驚訝、感動與幾分難以言喻的超脫之感。她轉頭望向我，聲音依舊顫抖：

「明……我……我剛才看到了……」

「妳看到了什麼？」我立刻問道，感覺到有不尋常的事發生了。

慶玲深深地吸了一口氣，努力清晰地說。「我也不確定……當我試著按照書中說的去入靜時……突然間，我眼前不再是黑暗。我看到了……用另一隻眼睛，在這裡。」

她抬手指了指眉心之間。「我看到了光……奇特而絢爛的色彩，不像我此生見過的任何顏色。」

她的聲音漸漸變小，像在敘述一個難以置信的夢。「然後……然後我看到了另一個世界。非常美，無比輝煌。我看到……看到自己在那里，不是這個樣子……而是另一種形象，穿著非常華麗的服飾……像是……像是一位王，那個世界的主……」

淚水再次從我妻子的眼角湧出。「我還看到了……看到自己與許多其他人……告別那個世界，往下走……下到這個人世間……似乎是立下了什麼誓約，有個什麼使命……為了在此刻等待大法……」

我靜靜地坐著，完全被慶玲的敘述所震驚。輝煌的世界？王與主？下世的誓約？這些事遠超乎我的所有想像，但她那強烈激動的神情、那不斷流下的淚水，以及眼中那份真實，讓我無法不信。我忽然想起了《轉法-輪》中關於天目、關於生命真正來源、關於不同空間層次的段落。難道……難道慶玲在第一次嘗試打坐時，就真的開了天目？

當她有著如此奇特、超常的體驗時，我，就坐在她旁邊，卻除了腿部的痠麻與腦中的雜念外，什麼也沒感覺到。一個鮮明的對比。但與其感到失望或懷疑，慶玲的體驗，反

倒像對我認知的一次強力衝擊。儘管我未能親眼所見，但我妻子的故事，結合我們所讀的內容與先前的種種相遇，都極大地鞏固了我的信念。它讓我看到，書中所寫並非空洞的理論，而是真實，是透過修煉可以達到的境界。我明白了，每個人的修煉道路與狀態都是不同的，重要的是自己的恆心與悟性。

「我相信妳。」我輕聲說，將手放在妻子的肩上。「書中所說的……或許全都是真的。」

慶玲點點頭，眼中仍帶著深深的感動。那次的體驗，似乎已深刻地烙印在她心中，為她帶來了對此生意義的根本性理解。

在接下來的日子裡，儘管我在打坐時仍未有像慶玲那樣特別的體驗，我們倆卻都開始感受到其他細微的變化。精神似乎更為爽朗，頭腦異常地清晰、明亮。生活中那些瑣碎的煩惱，似乎也不再像從前那樣困擾我們。有時，我會做一些奇特的夢，不甚清晰，卻帶來一種祥和感或某種啟示。有時，對某件小事的一個突如其來的靈感，又會準確得令人驚訝。

這些事，讓我們感到更為心安。這條路，看來確實是我們要找的路。但要繼續走下去，特別是為了能正確地學煉那

幾套功法，肯定得找到人指導。那便是我們接下來要做的事。

第九章：法理的啟迪與修煉的 群體

尋覓與初次的連結

在閱讀並沉思了幾天《轉法輪》，加上慶玲所經歷的那些奇特體驗後，我們都感到一股非常強烈的衝動。顯然，這不僅僅是一本普通的書，而是一條道路，一份我們有幸得以遇見的指引。但正如我所說，要繼續走下去，特別是為了能正確地學煉五套功法，我們必須找到人來指導。在中國，透過網路搜尋這條路，已算是行不通了。

去尋找陳伯伯——慶玲姨丈的朋友，那位在家宴上無意中提及法輪功的人——這個念頭，一直在我們腦海中盤旋。儘管當時他在談及此事時顯得有些保留，但至少他知道這件事，還說有很多鄰居在煉。這是我們此刻在上海所擁有的，唯一且看似最可行的線索。

「我們得想辦法再見見陳伯伯，明。」一個早晨，當我們正準備離開旅館時，慶玲對我說。「不能再這樣等下去了。我打電話給阿姨，問問有沒有辦法請陳伯伯來家裡坐坐，或者要到他的電話號碼，我們好主動聯繫。」

我覺得這個主意很合理。雖然有些不好意思再麻煩姨丈一家，但這件事很重要。慶玲隨後便打電話給她阿姨。幸運的是，她阿姨並未多問，只以為我們是想為陳伯伯前幾天的探望而表示感謝，便很爽快地給了我們他的電話號碼。

拿到電話號碼後，慶玲便直接打給了陳伯伯。她措辭非常巧妙，說我們非常感激他前幾天關於健身方法的分享，還有一些事想再請教他，不知他是否方便與我們見個面。起初，透過電話，我聽出陳伯伯的語氣有些遲疑，想必他也猜到我們想問什麼了。但或許是慶玲語氣中的真誠打動了他。最終，陳伯伯還是同意了，約我們那天下午在他家附近的一家小茶館見面，那地方看起來頗為隱蔽，人也不多。

到了約定的時間，我和慶玲找到了那家茶館。那是一間藏在小巷裡的茶館，環境相當安靜。陳伯伯已在角落的一張桌子旁等候。他看起來依舊如前幾天那樣和善，但眼神中卻多了幾分謹慎。

幾句客套的寒暄之後，慶玲便直入主題，但語氣依舊非常謙和有禮。「陳伯伯，前幾天您提到了您很多鄰居在煉的法輪功。其實，我們也偶然有緣，讀到了這個法門的主要著作《轉法-輪》，並感到其中的法理無比深刻，非常有意義。我們很想再多了解一些，特別是想學煉功法，卻不知從何開始，在這裡也不認識任何人。」

慶玲停頓了一下，用一種期待又帶著幾分懇切的眼神望著陳伯伯。「我們知道這或許是個敏感的問題，但我們真的非常誠心。不知您是否能……幫助我們？或者，能否為我們介紹一位正在修煉這個法門的人？」

陳伯伯沉默了一會兒，看看我們，又看看窗外。我能清楚地看到他臉上的猶豫。想必，在當前這種政府緊盯的環境下，幫助陌生人去了解一個受關注的功法，並非易事。茶館裡的氣氛忽然變得有些緊張。我和慶玲也屏息以待。

終於，陳伯伯輕嘆一口氣，然後轉頭望向我們，眼神中已少了最初的戒備，取而代之的，是一種理解，或許還有一

絲同情。「真沒想到兩位竟與那本書有這樣的緣分。」他輕聲說。「是啊，真法不易得。我明白兩位的誠心。」

他停頓了一下，接著說：「這件事……確實有些不方便公開談論。但既然兩位有心想了解，我也不忍拒絕。其實，我有一位很要好的朋友，也是鄰居，修煉法輪功很多年了。他為人非常好，也很有見識。或許……我可以介紹兩位給他認識。」

聽到陳伯伯這麼說，我和慶玲如釋重負。一股巨大的喜悅與希望在心中擴散開來。

「那真是太好了！」慶玲趕忙說。「我們真不知該如何感謝您才好。」

陳伯伯擺了擺手：「沒什麼。能幫助有緣人找到好的東西，也是在做善事。但兩位得答應我，一切務必小心謹慎。這個時勢……」他話未說完，但我們都已心領神會。

之後，陳伯伯給了我們他那位朋友的地址與電話號碼，他名叫劉偉，大家平時都親切地叫他劉大哥。陳伯伯叮囑我們最好先打電話預約，並說明是陳伯伯介紹的。他也補充說，關於具體如何學功，兩位直接與劉大哥談就好。他是

位資深的修煉者，很有經驗，在當前的環境下，一定有辦法以最合適、最安全的方式幫助兩位。

與陳伯伯的這次會面雖然短暫，卻開啟了一扇至關重要的門。我們帶著巨大的希望離開了茶館。終於，在尋覓多時之後，我們或許即將能直接接觸到那些真正走在法輪大法修煉之路上的-人了。

學法、煉功與融入修煉群體

帶著劉大哥的聯絡方式離開陳伯伯的茶館，我們心中充滿了一種難以言喻的喜悅與希望。當天下午，一回到旅館，慶玲便打電話給劉大哥。她小心翼翼地介紹了我們，並說明是陳伯伯引薦的，表達了希望能了解法輪功與學煉功法的願望。電話那頭，劉大哥的聲音聽起來非常溫暖、開朗，但也帶著一定的謹慎。他說很高興有人想了解，而在慶玲重申了陳伯伯的介紹後，劉大哥便約我們隔天下午到他家見面，以便詳談。他也相當仔細地為我們指明了路線。

到了約定的時間，我們找到了劉大哥給的地址。那是一間位於老舊住宅區裡的小公寓，看起來毫不起眼。劉大哥，一位身形修長、面容慈祥的中年男士，帶著和善的笑容為我們開門。在請我們進屋、為客人倒上水，並且或許也觀察到我們並無任何不尋常之處後，他才開始變得更加開朗。

那份找到指路人的喜悅與輕鬆感，很快地便被劉大哥的熱情與真誠所接續。在交談並感受到我們的誠意與求知慾後，劉大哥便提議會安排時間指導我們煉功。「煉功需要安靜與專注。」他說，「我會在我家單獨教兩位。法輪功有五套功法，四套動功和一套靜功。學煉完全免費，不收一分錢的。」

於是，我們的第一堂課，就在劉大哥家的小客廳裡開始了。空間雖不寬敞，卻非常乾淨與安靜。劉大哥還請來了他的朋友，也是一位資深的學員，一位非常慈祥的陳大娘（我們後來也非常敬重她），一同來細心指導我們。兩位輪流教導我們第一套功法——「佛展千手法」的每一個動作。動作看起來舒緩、輕柔，但當我自己跟著做時，才發現一點也不簡單。我僵硬的身體，很難達到他們那樣的放鬆與柔軟。特別是那些伸展的動作，我能清楚地感覺到自己那鮮少活動的關節與肌肉的僵滯。

到了第二套功法，「法輪樁法」，一種站樁的功法，那真是一大挑戰。僅僅是保持著「頭前抱輪」的姿勢幾分鐘，我的雙臂便已痠痛不堪，全身開始顫抖。我瞥向慶玲，她似乎比我好一些，但額頭也已冒出了細汗，眉頭微蹙地努力堅持著。然而，劉大哥和陳大娘卻依舊站得穩穩當當，面容平靜，彷彿正抱著一件極其輕盈的東西。

「堅持住。」陳大娘和善地鼓勵道。「剛開始誰都一樣。痠痛一會兒，但過去了就會覺得非常舒服。意志力很重要。」

他們的耐心與善意，讓我們無比感動。他們絲毫沒有表現出不耐煩，也未曾嘲笑我們的笨拙。他們細膩地糾正每一個細微的姿勢，詳盡地解釋每個動作的要求，反覆地示範，直到我們掌握了基礎。接下來的幾天，我們都按時到劉大哥家，與他們兩位一同學習、煉功。漸漸地，我們學會了全部五套功法。第五套靜功，「神通加持法」，要求雙盤或單盤打坐，這對我那僵硬的雙腿而言，又是另一項挑戰。但回想起慶玲的體驗與大家的鼓勵，我也努力堅持著。儘管還無法坐得太久，也未能讓腦子完全放空，我卻開始感覺到煉功時，有一股暖流在體內流淌，每次煉完後都有一種奇特的舒適與清爽感。

但修煉法輪功並不僅止於煉動作。劉大哥向我們解釋，核心是要按照「真、善、忍」的原則去修心性，而讀書、學法是至關重要的。

一個下午，在相識並煉了幾天功後，劉大哥邀請我們留下來用晚餐，之後再與他幾位朋友一同參加小組學法。「我們通常晚上會聚在一起讀書、交流體會。只是一個小組，在自己家裡，比較隱蔽也安全。如果兩位不介意，就留下來一起參加吧。」

這份邀請讓我們感到非常珍視。我們明白，在中國目前的環境下，邀請陌生人，而且還是外國人，到家裡參加小組學法，是他們極大的信任。

那天晚上，在劉大哥家享用了一頓清淡卻溫馨的素食晚餐後，又有幾位他的朋友陸續到來。小小的客廳再次被整理得乾乾淨淨。裡面已有約七、八個人，端正地坐在鋪著蓆子的地板上。除了劉大哥和陳大娘，還有幾張新面孔。有一位開計程車的年輕人，一位已退休的紡織廠女工，還有一位看起來面容憔悴但眼神非常和善的男士，聽說是在郊區務農，偶爾才能進城來。房裡的氣氛非常溫馨，也帶著幾分莊重。

學法開始了。大家輪流朗讀《轉法-輪》中的段落。聲音清晰而虔敬。儘管先前已自己讀過，但在這樣的氛圍中，與大家一同聆聽、學習，我感覺那些法理似乎更深刻地印入了心底。讀完一講後，大家開始分享自己的領悟、修煉中的體會，以及他們是如何對照著法，去克服生活、工作、家庭中的困難與矛盾。

沒有激烈的辯論或華麗的辭藻。只有真誠、坦率，以及共同精進的願望。有人分享自己是如何在被誤解時努力做到忍，有人講述自己是如何在遇到問題時，先試著為他人著想。他們毫不避諱地談論自己的不足、那些不好的心，以及他們正如何努力按照大-法的要求去歸正自己。慶玲，憑藉她流利的中文與對文化的敏感，也參與分享了她對法理的初步感受，並得到了大家的共鳴與鼓勵。

我靜靜地聆聽，心中充滿了感動。在這裡，不分教授或工人，工程師或農民，年長或年幼。每個人都平等地，一同學習、一同幫助，為了在修煉的路上做得更好。沒有任何組織形式，沒有領導者，不收錢，也沒有敬拜儀式。只有一本大-法書和一顆想要真正修煉的心。這種純淨、善良的氛圍與人們之間真誠的連結，形成了一股無形卻又極其強大的精神力量。這與我所知曉的任何組織、宗教或團體，都截然不同。

接下來的日子裡，我們逐漸融入了這個雖小卻溫暖的群體。我們不僅與他們一同學法、煉功，還聽到了更多的故事，遇見了更多的人。每個人都有著不同的境遇、不同的命運，卻都懷著對「真、善、忍」共同的信念，以及一顆渴望成為更好的人、渴望回歸自己本來面目的心。這次的融入，不僅幫助我們更深刻地理解了法輪功，也更加堅定了我們對自己所選道路的決心與信念。我們感覺到，在這趟旅程上，自己絕非孤單一人。

神奇的故事與鮮活的見證

與劉大哥家那個新認識的學員小組相處的時間越長，我們便越能聽到更多他們各自的故事。那些故事並非什麼高深的理論或難懂的哲學，而是極其平凡的親身經歷，卻又蘊含著奇特之事，是法輪大法改變人心的力量的鮮活見證。

在那些一同讀書後或是一起喝茶時的親切交談中，大家常常會自然地談起自己走入修煉的道路。最初，最讓我這個醫學教授特別注意的，正是那些關於健康改變的故事。

那位有著慈祥笑容的陳大娘，我們已見過她，從前曾因嚴重的心臟病與關節炎而極度痛苦，走路非常困難，幾乎只能臥床。她說，醫生曾告訴她，她的病只能用藥物維持，生活品質日漸下降。然而，自從幾年前開始修煉法輪功後，不僅她的精神變得開朗，健康狀況也奇蹟般地好轉。如今，她能走路輕快，自理一切，甚至還能幫著子女做家務。

「起初我也只是想著煉功能強身健體罷了。」她笑著說，那燦爛的笑容，完全不像一個曾身患重病的人。「但劉大哥說，要想病好，不能只煉功，還得修自己的這顆心。」她邊說邊指著自己的胸口。「得把那些爭鬥、怨恨、胡思亂想的毛病都去掉。我努力按照書中師父的教導去做，按照『真、善、忍』生活。漸漸地，我感覺心裡輕鬆多了，不再抱怨命運或對子女發脾氣。然後，病痛就這麼不知不覺地好了。」

根據我所學的醫學知識，陳大娘的康復，幾乎是無法解釋的。但我卻無法不相信眼前的事實：一位充滿活力、氣色紅潤、行動敏捷的老太太。而她並非唯一的一位。那位開計程車的年輕人李先生，講述了曾折磨他多年、吃遍各種藥物都無效的慢性偏頭痛，嚴重影響了他的工作。然而，僅僅在修煉了幾個月後，那些疼痛便逐漸減輕，直至完全消失。那位退休的女工洪大姐，也分享了她那長期的失眠

與神經衰弱症狀已不復存在，幫助她重新找回了生活的樂趣。

我聆聽著，心中不免在我的醫學知識與這些難以置信的現實之間掙扎。顯然，這些案例已遠遠超出現代醫學的解釋範疇，因為現代醫學通常只專注於物質身體。但我無法否認，從這些講述者身上所散發出的那份健康與愉悅的精神狀態。他們絲毫沒有誇大或捏造的跡象。此外，他們全都強調了一個共同點：健康的改善，總是伴隨著心性的提升、按照「真、善、忍」的原則去生活的過程。似乎在精神狀態、道德與身體健康之間，存在著一種我們科學尚未能觸及的、極其緊密而深刻的聯繫。

然而，最令我和慶玲感動與欽佩的，還是那些關於他們在心性與生活方式上轉變的分享。

有一位名叫強的男士，聽說從前在社區裡是個酗酒成性、時常惹事的人。他用真誠而略帶靦腆的語氣，講述了自己不光彩的過去，講述了他如何讓妻兒受苦、讓鄰居們避之唯恐不及。「那時候我過著過一天算一天的日子，一有錢就喝酒，醉了就鬧事。我太太為此流了多少淚，說也說不完。」他說。「幸好有人介紹我法輪功。讀了《轉法-輪》這本書，我像清醒了過來。我明白了自己痛苦的根源，是來自於過去所造的惡業，而想要改變，就必須修正心性，

做個好人。」他說，戒酒與改變脾氣的過程非常艱難，但憑藉著堅持讀書、煉功，並時刻提醒自己要做到真、要做到善、要做到忍，他逐漸地做到了。如今，強先生已完全戒了酒，成了一位有責任感的丈夫與父親，與人和睦相處。看著他現在那和善的樣貌、溫和的談吐，實在難以想像他從前的樣子。

劉大哥也曾分享過，他從前在工作中是個非常看重名利、愛計較得失，有時甚至會用不正當手段去與同事競爭的人。

「學了大法之後，我才明白，常人一生所爭奪的東西，其實都只是虛幻的。」他帶著幾分沉思說道。「真正能帶走的，是業和德。做人必須要活得真實、善良，凡事都先為別人著想。所以我改變了看法，不再去爭搶，工作盡心盡力，待人也更真誠了。心裡坦然了，生活也覺得輕鬆許多。」

慶玲極其專注地聆聽著這些故事。她對我說，他們所實踐的那些如真誠、善良、忍耐的道德價值，雖然與她曾研究的中華傳統文化中的教誨有相似之處，但在這裡，它被體現得更為實際、具體，也更為系統。它不僅僅是書本上的理論，而是每個人在日常的每一個念頭、每一句話、每一個行為中，都努力去遵循的事。

我們在這個小組裡遇到的每一個故事、每一個人，都是一個鮮活的證明。他們無需用任何高深的言辭來說服我們。正是他們在健康上的美好轉變、在道德上的成長，以及從他們自身所散發出的那份祥和與善良，已是法輪大法神奇之處最具有說服力的證據。這些故事與這些人，給了我們更多的力量，鞏固了我們的信念，並促使我們更堅定地，在修煉的道路上邁出最初的步伐。

領悟「真、善、忍」的原則

我們所聽到的那些關於健康與生活方式改變的故事，確實令人印象深刻。但最吸引我和慶玲，並讓我們想更深入探究的，是貫穿所有這些故事的那條紅線：「真、善、忍」的原則。這三個字，似乎不僅僅是一句口號，而是我們在他們身上所見到的、一切美好轉變的真正基石。

在學-法或與劉大哥及大家交談時，我們未曾聽他們對這三個字做任何高深的分析。取而代之的，是聽他們講述，在非常具體的生活情境中，是如何努力用「真、善、忍」來對照自己的。

我們意識到，對他們而言，「真」，不僅僅是不說謊，更是要真誠地面對自己的內心，做事坦蕩，不虛偽。曾酗酒的強先生分享說，他改變的第一步，就是必須真實地面對自己的錯誤，不逃避，也不歸咎於任何人。

「善」，從他們的講述中，也不僅僅是做一般的善事。它是一種寬容，是總努力先為他人著想，即便自己可能會吃虧。陳大娘講述了一次她被誤發少了部分退休金的經歷，她沒有發怒或非要討回不可，反而心想對方或許也正有困難，便選擇了輕輕地放下。「我們修『善』的人，怎能為了一點錢去為難別人，又讓自己心裡不安呢？」她和藹地笑著說。

至於「忍」，或許是我們在他們遇到困難時，聽他們提到最多的。那並非軟弱的逆來順受，而是一種令人敬佩的內在力量。我們聽洪大姐講述，當她被幾位舊同事知道她煉法-輪功而嘲笑時，她是如何忍受，不還口，只默默地做好自己的事。我們聽劉大哥講述，他從前在工作中面對不公之事時，是如何忍耐，不去爭鬥，而將其視為還業與修正自己的機會。似乎，對他們而言，每一個矛盾、每一件不如意之事，都是一次「考驗」，一個實踐「忍」的機會，一個重新找回平靜、並從修煉者的角度看待問題的時機。

特別引起我們注意的是，他們在遇到問題時，總是強調「向內找」。他們不是將手指指向外面，歸咎於他人，而是反過來問自己：「我哪裡做錯了嗎？」、「我是不是有什麼不好的心（如爭鬥心、妒嫉心、怕心……），才會遇到這件事？」這種看待問題的方式，讓我們感到非常新奇，也十分佩服。這與許多人總是先從別人身上找錯的習慣，截然不同。

聽著那些真誠而樸實的分享，看著他們日常對待彼此與他人的方式，我和慶玲逐漸地感受到了「真、善、忍」原則的深度。它不再是陌生的詞彙，而是透過每一個人、每一個故事，生動地展現出來。我們開始反觀自身，意識到自己有多少的不足、多少自私的念頭、多少已成習慣的急躁反應。

一股想要改變、想要遵循那些美好事物的衝動，開始在我們心中形成。我們明白，前方的道路，就是不斷地努力去實踐，去按照這三個金字生活。那才是修煉真正的核心，是成為更好的人、回歸真實本性的鑰匙。「真、善、忍」的光芒，儘管僅僅透過這些初步的體驗而微微顯露，卻也足以照亮並帶給我們對所選道路更為堅定的信念。

第十章：在紅日之下 - 被掩蓋的真相

最初的不安漣漪

在上海待了約莫三週，融入了劉大哥和他那些同修朋友的小群體後，我們與這些有幸相遇的善良人們，已感到更為親近與緊密。在劉大哥家或某些其他隱蔽地點的煉功，以及晚上的學-法交流，已成為我們在此地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那些活動，為我們帶來了心靈的祥和與巨大的希望。然而，就在我們感到最安穩之時，最初的不安跡象，卻開始悄然浮現，像在預示著某件不祥之事即將到來。

我們首先注意到的，是煉功約定的變化。參加的人數，有時會莫名其妙地減少。有些熟悉的面孔，連續幾天都未曾出現。然後一個早晨，劉大哥打電話來，說當天的煉功暫停，或是有時得突然更換見面地點，理由也不明說，只籠統地說是「為了方便些」或「有點突發狀況」。

不僅如此，一些學員同修的態度，似乎也變得比以往更為謹慎。學-法後那些熱烈、坦誠的交談，如今有時會被一些略帶審視的環顧四周的眼神所打斷，或是在提及某些問題時，有人會忽然壓低聲音。劉大哥，那位總是熱情坦率的退休工程師，有一次與我們私下交談時，我留意到他會不時地望向窗外，眼中閃過一絲我從前未曾見過的憂慮。他並未直說什麼，但那種姿態，卻讓我感到一種莫名的不安。

一個下午，當我和慶玲在劉大哥家附近散步時，我注意到一個穿著便衣、看起來頗為陌生的男子，一直在對街的角落徘徊。他沒有做任何具體的事，只靠著牆站著，眼睛不時地朝劉大哥住的那棟住宅樓瞟去。或許只是巧合，但在這種情況下，那個影像卻讓我感到些許疑慮。慶玲也察覺到了，她輕輕地握緊了我的手。

顯然，有某種事情正在暗中發生，而我們尚不知情。那最初祥和、開放的氛圍，似乎正被一層憂慮與謹慎的薄霧所籠罩。

一次，在劉大哥家的小組學-法中（那天參加的人數也比前幾次少了很多），當我們正在交流從書中領悟到的東西時，慈祥的陳大娘忽然嘆了口氣，像自言自語般輕聲說：「這陣子的天氣，好像快要變了……」

我驚訝地問：「天氣嗎？我看天色還很好啊，大娘？」

陳大娘只輕輕地笑了笑，那笑容帶著幾分不自然，沒有再多做解釋。坐在旁邊的劉大哥輕咳一聲，然後望著我們，語氣沉了下來：「你們倆是外國人，又剛來，有些事可能還不知道。在這裡……有些事，不像表面看起來那麼簡單。做好人，有時候也不容易。你們……還是小心點好。」

劉大哥和陳大娘那充滿暗示的含蓄話語，讓我內心的不安更為加劇。小心什麼？為什麼做好人不容易？這些問題在我腦中盤旋，但我感覺到，此刻此地，並不適合再追問。似乎有一道無形的帷幕，正遮蔽著真相，一個我們這些新朋友似乎每日都在面對，而我們卻僅僅觸及其邊緣的真相。這些不安的跡象，儘管模糊，卻也足以預示著，我們的探索之旅，即將進入一個更為危險、也更具挑戰的轉折點。

關於鎮壓的低語

那些模糊的警告與日漸謹慎的氛圍，讓我與慶玲內心的不安不斷滋長。儘管透過公園裡的事件與在網路上搜尋資訊的困難，我們已模糊地感覺到法輪功的危險性與「敏感」性質，卻仍未能想像出完整的畫面。一個能更深入了解的機會，在一個晚上到來，當時我們再次應邀前往劉大哥家。這次，氣氛有些不同。屋裡只有劉大哥、陳大娘和我們。小小的房間顯得比往常更為寂靜，茶已沏好在桌上，卻似乎誰也無心碰觸。

沉默持續了片刻，然後劉大哥直視著我們。他的眼神已不再有初見時的審視，而是充滿了嚴肅與某種沉重。他嘆了一口氣，彷彿剛做出了一個艱難的決定。

「兩位，」他開口，聲音比平時更為低沉、緩慢。「這幾天看兩位似乎有些困惑，或許也已察覺到一些不尋常。我們把兩位當作自家人，不想隱瞞，但說出這些事，又怕讓兩位更添憂慮。」

我和慶玲屏息聆聽，知道我們即將聽到的，或許會讓我們已模糊知曉與感受之事，變得更为清晰。

劉大哥繼續說：「正如兩位已透過《轉法-輪》一書所知，法輪功，或稱法輪大法，是佛家上乘修煉大法，教人按照『真、善、忍』生活，對身心健康都有極大的益處。從前，在中國這裡會有近億人學煉，比共產黨的黨員人數還多。」

他停頓了一下，啜了一小口茶。「但是……正如兩位或許已從那位給你們書的同修的遭遇中，約略感覺到的，自從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起，一切都已徹底改變。」他的聲音沉了下來，我聽出其中壓抑著的痛楚。「當時的中國共產黨黨魁是江澤民，出於個人的妒嫉，以及對法輪功發展太快而產生的非理性恐懼，害怕人民相信『真、善、忍』勝過相信黨，便不顧政治局內許多其他人的反對，下令發動了一場針對法輪功與所有學煉者的、遍及全國的、極其殘酷與荒謬的鎮壓。」

聽劉大哥如此清晰地說出，我們先前得到的那些資訊碎片開始串連起來。儘管對有鎮壓之事已不再全然意外，但當親耳聽到一位我們所敬重、身在其中的人，肯定地說這是一場「遍及全國的、極其殘酷與荒謬的鎮壓」時，問題的規模，開始顯現得比我們所能想像的，要宏大得多。

「那麼，我們在美國網路上讀到的，以及那天在公園裡目睹的……全都是真的，甚至還更嚴重，是嗎，劉大哥？」慶玲輕聲問，她的聲音無法掩飾對事件嚴重程度的震驚。「我還是無法理解，他們為何要對一個平和的、只教人做好人的功法，採取如此殘酷的手段？」

劉大哥搖了搖頭，臉上流露出明顯的哀傷。「對共產黨而言，任何不在其絕對掌控之下的事物，任何對民眾有巨大影響力而非源自於黨的意識形態，都會被他們視為對其權力的威脅。他們無法接受人民對神佛、對『真、善、忍』這樣的普世價值有所信仰，因為那與他們無神論與鬥爭的本質背道而馳。」

他接著講述了龐大的國家宣傳機器，是如何被系統性地用來抹黑、誣陷法輪功。「他們動用所有媒體渠道，從電視、廣播到報紙、網路……日夜宣揚著捏造的謊言。他們稱法-輪功為『邪教』，編造出各種惡劣事件，來煽動不明真相的民眾的仇恨，對整整一代人進行洗腦。他們甚至還在天安門廣場上，導演了一齣『自焚偽案』，然後嫁禍給法-輪功，那是一場拙劣的戲，卻欺騙了國內外許許多多的人。」

坐在旁邊的陳大娘，不知何時眼眶已紅，哽咽地補充道：「我們成千上萬的同修兄弟姐妹，僅僅因為不願放棄對

『真、善、忍』的信仰，便被隨意抓捕、遭受各種騷擾。家裡被他們不分晝夜地闖入搜查，大法書籍被沒收銷毀，工作被開除，孩子在學校受到歧視，家人被監視、施壓……」

劉大哥和陳大娘的每一句話，儘管平靜，卻像一把把刀子，刺在我心上。這場迫害的規模與邪惡，遠遠超乎我先前的想像。這不再是「敏感」或「被刁難」的問題，而是一場有預謀、有系統、且極其殘暴的信仰滅絕運動。怎麼可能，我們所認識的這些和善、好心的人們，這些只想按照「真、善、忍」做得更好的人們，竟會被誣指為「邪教」，並遭受如此可怕的對待？

我望向慶玲，見到我妻子的臉色也已發白，眼中充滿了驚駭與憤慨。我們剛尋獲並珍視的那些崇高精神價值，此刻卻顯現為一個被國家權力刻意踐踏與摧毀的目標。

「其嚴重程度……真是難以想像。」我說，聲音努力保持平靜，卻藏不住顫抖。「我們之前所知的，僅僅是極小的一部分。」

「我們明白，這對兩位而言，很難接受與完全想像，特別是兩位來自一個自由的環境。」劉大哥說，語氣中充滿了理解。「但這是過去二十多年來，在這個國家持續發生的、

令人痛心的事實。這也是為何我們凡事都必須極其謹慎的原因。我們說出這些，並非要嚇唬兩位，而是希望兩位能更清楚地了解，我們以及成千上萬其他學員，每日所要面對的真實處境。」

房間再次陷入沉默，但這次，是一種因剛被揭露的殘酷真相而帶來的、沉重而窒息的沉默。關於鎮壓的真實規模、其殘暴程度，以及我們這些新朋友所要面對的危險，這些問題在我腦中盤旋。劉大哥和陳大娘剛才所說的，僅僅是一幅更大、更黑暗畫卷的一部分，而我知道，我們必須更深入地去了解。

殘酷與荒謬的證據

劉大哥和陳大娘關於鎮壓的初步講述，讓我與慶玲震驚不已。接下來的幾天，我的腦子裡一直盤旋著那些可怕的資訊。事實真能如此殘酷嗎？會不會是哪裡有誤會，或是言過其實了？我那科學的頭腦仍舊試圖尋找某種合理的解釋，但我們所見過的那些學員們和善、真誠的面容，卻又不斷

地浮現眼前，與他們被冠上的「邪教」標籤，形成強烈的對比。

幾天後，再次到劉大哥家時，他似乎看出我們仍有許多困惑，便決定談得更深入些。這次，還多了一位我們未曾見過的中年婦女，名叫蘭。蘭姐的臉上帶著幾分滄桑，但雙眼卻閃爍著一種奇特的堅定。劉大哥介紹說，蘭姐曾僅僅因為不願放棄修煉法輪功，而被關押了好幾年。

蘭姐開始講述她的故事。她的語氣平穩，不帶一絲怨恨，但每一個字，卻都像刀子一樣刺入聽者的心。她講述了那個夜晚，公安如何衝進她家，搜查，然後當著她那因恐懼而尖叫哭喊的幼子面前，將她帶走。她講述了在看守所，以及後來在勞教所裡的歲月。

「他們不把我們當人看。」她輕聲說。「他們用盡各種辦法，逼我們放棄對『真、善、忍』的信仰。他們要我們寫『三書』——保證不再修煉的保證書、悔過書，還有檢舉其他學員的揭發信。」

她講述了她與其他學員所遭受的酷刑。並非籠統地說，而是那些具體到讓我們不寒而慄的細節。「他們用電棍電擊我們身上最敏感的地方。淒厲的慘叫聲響徹整個走廊。他們逼我們連續幾天幾夜地站著或坐著，不准睡覺，只要一

打盹，就是一頓毒打。有人被手銬吊起來好幾個小時，直到昏死過去。還有人被他們強行灌食，用一根硬塑膠管從鼻子插進胃裡，然後灌進混雜著髒水的食物，那種痛苦與傷害，真是慘絕人寰……」

聽到這裡，慶玲忍不住輕輕地用手捂住嘴，眼眶已濕潤。我的胸口像被堵住了一樣，一股憤怒與噁心油然而生。這不是執法者的行為，這顯然是罪行。

「最痛苦的，不僅僅是肉體上的折磨。」蘭姐接著說，聲音有些沙啞。「而是精神上的摧殘。他們逼我們一遍又一遍地看那些抹黑師父、抹黑大法的宣傳錄影帶。他們用最粗鄙的言語來辱罵、羞辱我們。他們想盡一切辦法，要摧毀我們的意志，讓我們失去信仰。」

為了讓我們看得更清楚，劉大哥小心翼翼地從一個上了鎖的櫃子裡，拿出一個用幾層布包裹著的薄薄文件夾。他打開來，裡面是幾張已泛黃的黑白照片，拍攝的是人體上因電棍造成的瘀青與灼傷。還有一份用手仔細抄寫的名單，記錄了本地區一些近年來被捕、被判刑或無故失蹤的學員的姓名與地址。

「這只是一小部分罷了。」劉大哥說，語氣中滿是傷痛。「還有不知多少人，正在全國各地的監獄、勞教所裡受苦。」

許多人已被折磨致死，或被神秘地殺害，而家人卻永遠無法得知真相……」

看著那些照片、那些文字，聽著蘭姐那真實到令人心碎的講述，我心中最後一絲的懷疑也煙消雲散。真相以一種赤裸、殘酷而又極其荒謬的方式，展現在眼前。一邊，是這些只想按照「真、善、忍」的原則鍛鍊身體、提升道德的善良人們。另一邊，是整個龐大的國家機器，動用從謊言宣傳到野蠻酷刑等一切最殘暴的手段，來消滅他們的信仰。

這種對比，讓我心如刀絞。怎麼可能存在如此荒謬之事？法律在哪裡？公義在哪裡？人的良知又在哪裡？我曾信賴的、建立在科學邏輯與社會秩序之上的世界觀，似乎正在眼前崩塌。

我望向慶玲，見到我的妻子正默默地擦拭著眼淚。她臉上寫滿了憤慨。她出生在中國，曾為故鄉悠久的歷史與文化感到自豪。此刻，當她必須面對這殘酷的現實時，想必她內心的痛苦與失望，遠比我更為深切。

那天的談話，在極其沉重的氛圍中結束。我們帶著紛亂的心緒與剛得知的沉重真相，離開了劉大哥家。我們剛尋獲的、法輪功那美好的光芒，此刻卻被一場迫害的恐怖陰影所籠罩。我們知道，自己不能再僅僅從旁觀望了。但是，

該做些什麼呢？這個問題在我腦中盤旋，讓我們感到無比為難與掙扎。

內心的掙扎與面對真相

那一夜，我和慶玲幾乎無法入眠。我們回到旅館房間，腦子裡卻因在劉大哥家所見所聞而沉重不堪。房間靜得令人窒息，只有慶玲輕微的嘆息聲，與我胸中怦怦的心跳聲。關於法-輪-功受鎮壓的真相，那些殘酷與荒謬的證據，已讓我們倆都目瞪口呆，在我們的思緒與情感中，留下了一道深深的傷痕。

最初的震驚逐漸退去，取而代之的，是一種令人不寒而慄的驚駭。我無法理解，一個外表如此現代化的中國，有著我們所遇見的那些善良、質樸的人民，怎麼可能會有一個國家機器，忍心去折磨、殺害自己那些僅僅因為有著不同信仰的和平公民。我那建立在科學邏輯與對某種社會秩序的信念之上的世界觀，似乎正在崩潰。光明與黑暗，善良與邪惡，真相與謊言……所有這一切，都在眼前痛苦地交織在一起。

我望向慶玲。我的妻子蜷曲著雙腿坐在床上，目光望向窗外的夜色。淚水已乾，但那份痛苦與憤慨，仍清晰地刻印在她眼神中。我知道她比我更痛。這是她的出生地，是她所熱愛並時常講授的文化。必須面對此地政權竟在踐踏最美好的道德價值、正在摧毀最善良的人民這個事實，對她而言，必定是一種巨大的傷害與失望。

「他們怎麼能這樣做，明？」慶玲的聲音在夜色中輕輕響起，微弱卻充滿了憤怒。「像劉大哥、陳大娘、蘭姐他們……他們只是想做好人罷了。為什麼要像對待敵人一樣對待他們？」

我不知如何回答。在這種極致的荒謬面前，所有道理都顯得蒼白無力。

接著，恐懼開始滲入，佔據了我的心智。我們是外國人，但我們與法-輪-功學員已有過密切的接觸。我們學了功法，參加了學-法小組，還保管著那本《轉-法-輪》。我們會不會被監視？我們知曉了這個真相，是否會將自己置於險境？對自身安全的擔憂開始升起。

但緊接著，一股羞愧感襲來。我們才剛知道這件事幾天，恐懼就已讓我們不安。那麼我們那些新朋友呢？他們已在這種恐懼中生活了多少年？他們必須隨時面對被抓捕、被

折磨、甚至喪失生命的危險。然而，他們依舊堅守著自己的信仰，依舊努力善良地生活，依舊幫助著他人。與他們相比，我們的恐懼，是如此渺小，甚至帶著幾分自私。

一場劇烈的鬥爭在我腦中展開。一部分的理智告訴我，必須立刻離開此地，返回美國以保安全。中國太危險了，我們不該捲入這件事。但另一部分，那份剛萌芽的、對「真、善、忍」的信念與良知，卻不允許我置身事外。我們曾受他們幫助，被他們信任而分享了真相。此刻離去，無異於懦弱，辜負了他們的好意，也辜負了我們剛開始學習的那些價值。

我們該怎麼辦？假裝什麼都不知道，然後悄悄離開？還是留下，面對危險，並在能力範圍內設法幫助他們？我們又能做什麼？我們只是兩個普通的外國人，沒有任何權力，在這裡也沒有任何關係。

光明與黑暗。安全與良知。逃避與面對。這種撕扯讓我的腦子一片混亂。這已不再是一趟普通的文化探索之旅了。我們已被捲入了一場善與惡、正義與權力之邪惡的激烈對決之中。而我們，必須做出選擇。真相已被揭開，而現在，我們必須去面對它，面對自己的內心，來決定接下來要走的路。

第十一章：風暴夜中的淚水 - 一個家庭的悲劇

風暴前夕，寧靜的小家庭

在更清楚地了解了那場鎮壓的殘酷真相後，震驚之餘，我和慶玲的心情都無比沉重。我們暫時減少了參加小組學法的次數，一方面是為了給自己更多時間思考，另一方面，也是為了在看似日益緊張的局勢中，避免給大夥兒帶來不必要的麻煩。然而，有一個家庭，我們依舊保持著相當頻繁的聯繫，一部分是出於真誠的喜愛，一部分則是因為他們的小女兒非常黏慶玲。那就是康裕兄和陳梅姐一家。

我們是在劉大哥家的初次學-法時認識他們的。康裕兄約莫三十歲，是位手藝精湛的木匠，身形結實，說話質樸，但眼神中總閃爍著真誠。他的妻子陳梅姐，曾是小學老師，但現已離職（我猜想或許也與修煉有關），面容非常溫和，聲音輕柔。他們有一個名叫小蓮的小女兒，約莫三歲，胖嘟嘟的，有著一雙圓溜溜、烏黑的大眼睛，非常可愛。

他們的小家庭，住在城市邊緣一間簡樸的公寓裡，稱不上富裕，卻總是充滿了笑聲與溫暖的氣氛。康裕兄和梅姐都是非常精進的法-輪-功修煉者。對「真、善、忍」的信念，清晰地體現在他們的一舉一動、一言一行，以及待人接物的方式中。他們生活簡樸，與鄰里和睦相處，只要力所能及，總樂於助人。

我們曾數次應邀到他們家吃晚飯。那只是幾道家常小菜與豆腐的簡單飯食，但氣氛卻無比溫馨。康裕兄常會講些工作中的趣事，梅姐則溫柔地照顧著女兒，而小蓮則嘰嘰喳喳地說著話，時不時地跑過來撲進慶玲懷裡，要她講故事。看著他們，我感受到一種非常質樸、真實的幸福，一種從那些努力過好生活的人們心靈深處所散發出的祥和。

小蓮特別喜歡慶玲。或許是因為慶玲也非常喜愛孩子，總能耐心地陪她玩耍、為她讀故事。每次我們到訪，小蓮都會高興地叫起來，跑過來抱住慶玲的腿，要「玲阿姨」抱。

那女孩天真爛漫的樣子，像是在我們所感受到的、那日益壓抑的氛圍中的一抹溫暖亮色。

因為，與這個小家庭的寧靜並存的，是我們深知的，那場鎮壓的陰影正日益逼近。透過其他學員不完整的講述，透過我們努力翻牆所讀到的零星資訊，我們知道許多地方的局勢正變得非常緊張。有新的抓捕行動，騷擾修煉者的事件也更為頻繁。即便是在上海這裡，儘管比聽說的某些地方看似平靜，但憂慮的氣氛仍在暗中蔓延。

每當無意中談及大環境時，我們都能從康裕兄和梅姐的眼中，看到一閃而過的憂慮。他們清楚地知道自己與其他同修所面臨的危險。但與其害怕或逃避，他們反而表現得對自己的信仰更為堅定。他們依舊在家裡靜靜地讀書、煉功，依舊用善良的道理教導著女兒。

「我們沒做錯任何事。」一次私下交談中，康裕兄對我說，語氣低沉卻非常果決。「我們只是想按照『真、善、忍』做個好人。大法給了我們家這麼多美好的東西，我們怎能僅僅因為一些誣陷與威脅就放棄？」

他們的那份堅定，讓我們既欽佩又擔憂。這份脆弱的平靜，還能持續多久？這個幸福的小家庭，能否在這場日益逼近的風暴中站穩腳跟？看著小蓮天真的笑容、梅姐溫和的眼

神，以及康裕兄那剛毅的神情，我心中升起一種難以言喻的不祥預感。我只能暗自祈禱他們平安，儘管理智告訴我，在這種情況下，祈禱似乎是如此的渺茫。

午夜的殘酷突襲

我對康裕兄一家那不祥的預感，竟以一種遠比我所能想像的，更為突然與殘酷的方式，可怕地應驗了。

那一夜，我輾轉反側，難以入眠。或許是關於那場鎮壓、關於學員們所面臨的危險的思緒，一直在腦海中縈繞。上海的夏夜相當悶熱，儘管旅館房間裡有空調，我仍感到窒息。凌晨一點多，實在無法忍受，我悄悄地走到陽台上，想呼吸點夜裡的空氣，讓自己舒緩些。我們住的旅館雖離康裕兄家的小區不很近，也有幾百米的距離，但從這高樓的陽台上，我仍能俯瞰到那一帶的部分景象。

正當我望向遠方，努力驅散那些沉重的念頭時，我忽然被康裕兄家公寓那在深夜中異常亮起的燈光嚇了一跳。緊接著，儘管距離遙遠，聲音也被削弱了許多，我仍模糊地感

覺到一些劇烈、不尋常的聲響傳來——像是撞門的聲音、不甚清晰的喊叫聲，以及在明亮的窗戶內，晃動混亂的人影。我的心像被揪緊了。一股寒意沿著脊椎竄升。我急忙轉身叫醒慶玲，她此刻也已被我的動靜驚醒。「玲，出事了！好像……好像是康裕兄家！」

沒有絲毫猶豫，我們急忙披上外衣，悄悄地離開旅館，快步奔向康裕兄住的小區。我們不敢靠得太近，只敢躲在住宅樓入口處一棵大樹後，從那裡，可以看見幾十米外康裕兄的公寓。

在昏黃的路燈下，眼前的景象讓我們如遭雷擊。康裕兄家那小公寓的門已被撞開，連門軸都脫落了。幾名穿著公安制服的男子和一些看起來非常兇惡的便衣，正堵在門口。公寓內燈火通明，斥罵聲與小蓮淒厲的哭聲不斷傳來。

接著，我們看到他們將康裕兄拖了出來。他只穿著單薄的睡衣，雙手被反扭在背後，臉上似乎有瘀傷。他奮力掙扎，望向公寓的眼神充滿了痛苦與無助。緊接著，陳梅姐也被兩名便衣女子拖了出來，她頭髮散亂，面容失神，她試圖呼喊女兒的名字，卻被其中一人捂住了嘴。

「快走！上車！」一名穿制服的大聲喝道，將康裕兄和梅姐推向附近一輛沒有牌照的封閉式小貨車。

康裕兄奮力回頭，大喊：「法-輪-大-法好！真-善-忍好！打倒迫害！」

立刻，一名公安用槍托猛擊他的腹部，讓他痛得彎下了腰。他們粗暴地將夫妻倆推進車廂，然後「砰」地一聲關上車門。車子呼嘯著，在黑夜中疾馳而去，留下一片空蕩，與那從已成廢墟的公寓裡，依舊傳來的小蓮撕心裂肺的哭聲。

剩下的人在屋裡又搜查了一會兒。我們看到他們搬出幾箱東西，大概是大-法書籍和相關資料，然後扔上另一輛車。在拿走了他們想要的東西後，他們也迅速上車離去，只留下一扇破碎的門、依舊亮著的燈光，以及一個無助孩子的哭聲。

整個過程，發生在不到半小時之內，迅速而殘酷，如同一場噩夢。周圍，其他的公寓依舊門窗緊閉，沒有一個人敢探出頭來觀看。或許他們對這種景象早已司空見慣，又或許是恐懼讓他們不敢有任何反應。一種恐怖的氣氛籠罩了整個小區，冰冷而駭人。

我和慶玲像被釘在樹後，全身顫抖。並非因為深夜的寒冷，而是因為胸中那股正在沸騰的驚駭與憤怒。我們親眼目睹了所謂「人民政府」的殘暴與非人道。他們竟敢在午夜闖

入民宅，破門、毆打、像抓捕牲畜一樣抓人，將一個年僅三歲的孩子，遺棄在極度的驚恐之中。

我的心因無力感而絞痛。我們無法做任何事來幫助他們。我們只是軟弱的旁觀者，眼睜睜地看著悲劇發生，卻無能為力。對這個政權的憤慨，讓我幾近窒息。而對康裕兄、梅姐，特別是小蓮命運的擔憂，則像一塊巨石，沉重地壓在我的心頭。他們會遭遇什麼？而那個可憐的孩子，此刻獨自在空無一人的屋子裡，又會怎麼樣？那女孩的哭聲，像一把把刀子，不斷地割著我們的心，縈繞不散，令人痛苦不已。

噩耗接踵而至－父母音訊全無

在目睹了康裕兄一家被抓走的那個恐怖夜晚之後，憂慮與不安沉重地壓在我們，以及我們所認識的其他學員同修的心頭。當時最迫切的事，就是必須查明康裕兄與陳梅姐被他們帶去了何處，以及他們的狀況如何。

然而，在這種情況下尋找資訊，無異於大海撈針，且極其危險。公安派出所、看守所，從來不會告知家屬任何訊息，特別是那些被視為與法-輪-功有關的案件。任何的詢問，都可能引來懷疑，招致更多麻煩。

劉大哥和幾位年長、更有經驗的學員，試圖透過一些非官方的管道，極其隱蔽與謹慎地打探消息。他們請在基層政府機關工作的朋友幫忙，或是詢問鄰近地區的學員是否知道什麼。每一天，都在焦急的等待中度過。我們輪流去照顧小蓮。那女孩暫時由一戶善良但同樣非常害怕的鄰居白天照看著。我們努力地安慰她、陪她玩，但小蓮那茫然、恐懼的眼神，以及她天真地問著「爸爸媽媽去哪兒了？」的聲音，都更讓我們心如刀割。

在那可怕的夜晚過去約一週後，第一個噩耗傳來了。劉大哥來找我們時，面容失神，雙眼因失眠與憂愁而佈滿血絲。他從看守所裡一個可靠的來源（或許是某位不忍其殘酷而偷偷傳出消息的有良知者）那裡得知，康裕兄……已經不在了。

「他們說……他們說阿裕是在他們問話時『猝死』的。」劉大哥的聲音沙啞、哽咽。「但報信的人說，前幾天，他因為不肯認罪、不肯寫『三書』，而遭受了極其殘酷的折磨。他始終堅持說，法-輪-大-法好。」

我的心跳彷彿停止了。康裕，那個我們剛認識不久、質樸而健壯的木匠，竟在被關押僅僅一週後就「猝死」？這太荒謬了。

但更恐怖的事還在後頭。劉大哥壓低了聲音，幾乎是耳語，眼神中流露出難以言喻的憤慨與厭惡。「那人還說……在死前，阿裕和另外幾個人，被他們帶去做了一次非常仔細的『健康檢查』，但卻是在一個不像普通醫院的地方。然後……屍體很快就被送回來，不讓家人仔細看，只見到肚子上有幾道很奇怪的縫合痕跡……他們懷疑是……」

劉大哥沒有說完，但我和慶玲立刻就明白了。那關於從健康的法輪功學員身上活體摘取器官的恐怖疑雲——一種我們曾有所耳聞卻從未敢相信其真實存在的反人類罪行——此刻，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清晰、更駭人地浮現。他們殺害了康裕兄，不僅僅是因為他的信仰，還可能為了他那些健康的內臟器官。

一股噁心與冰冷的感覺傳遍我全身。這個政權的殘暴，已遠遠超乎了人類想像的極限。這不再是普通的政治或宗教鎮壓，這是對人性的摧毀，是最野蠻的罪行。慶玲癱坐在椅子上，雙手捂臉，失聲痛哭。她無法承受這過於殘酷的現實。

失去同修的悲痛尚未平復，幾週後，又傳來了關於陳梅姐的消息。透過一位有良知的律師（儘管他不敢公開承辦法-輪-功的案子，卻仍暗中幫忙打探消息），我們得知梅姐已被判處八年徒刑，罪名是憑空捏造的「利用邪教組織破壞法律實施」。在經過草率、迅速的一審判決後，她立刻被他們轉移到某個偏遠山區省份的女子監獄。從那以後，關於她的一切音訊，便再也沒有了。家人不准探視，信件也被攔截。她彷彿已從這個世界上完全消失，生死未卜。

噩耗接踵而至。短短時間內，一個幸福的家庭已然支離破碎。丈夫被折磨致死，還被懷疑是活摘器官的受害者。妻子被囚禁，音訊全無，不知何日才能歸來。只剩下一個年幼的女兒，在充滿冤屈的人世間孤苦無依。康裕兄與陳梅姐一家的悲劇，像一道深可見骨的傷口，赤裸裸地揭示了這場對法-輪-功的迫害，其邪惡與非人道的本質。它不再是聽來的故事或報紙上的數字，而是活生生的痛苦，是我們所熟識、所敬愛的、有血有肉的人們的淚水與鮮血。這個真相，在我們心中烙下了永不磨滅的印記，同時也提出了一個緊迫的問題：我們該為小蓮，那個可憐的孤兒，做些什麼？

無助的孩子與發自內心的決定

在確認了關於康裕兄與陳梅姐命運的那些令人心碎的消息後，一個錐心的問題，便懸浮在空氣中：誰來照顧小蓮？這個年僅三歲的孩子，在一個再殘酷不過的處境中同時失去了雙親，成了一個在風暴中孤苦無依的弱小生命。

那戶善良的鄰居，儘管非常疼愛這女孩，但顯然他們無法長期收養小蓮。那夜目睹殘酷抓捕的恐懼，仍舊縈繞在他們心頭。他們生活在惴惴不安中，害怕因幫助了被視為「法-輪-功份子」的孩子而受到牽連。在一次與劉大哥的談話中，他們表達了為難與擔憂，暗示著或許得將小蓮送往孤兒院，或尋找其他親屬——這些選擇，誰都知道，對於像小蓮這樣的孩子，其未來是何等的渺茫與充滿風險。

每當我和慶玲去探望小蓮，我們的心都像被揪緊了一樣。她已不再是從前那個活潑好動的小蓮。如今，她常常蜷縮在屋角，那雙圓溜溜的大眼睛總是睜得大大的，充滿了恐懼與迷茫，凝視著一片虛空。她少言寡語，鮮少展露笑容，有時會在睡夢中驚呼「爸爸！媽媽！」，然後驚醒，誰也哄不住地大哭起來。一個天真無邪的孩子，被捲入這場殘酷迫害的漩渦，僅僅因為父母的信仰而失去了一切，這景象，在我們心中劃下了一道無法言喻的痛苦與憤怒。

我們無法置之不理。我們正努力學習的「善」的原則，以及最基本的人性，都不允許我們對小蓮如此悲慘的境遇視若無睹。將她送往孤兒院，那個她可能會受到歧視、虐待的地方，是我們絕不能接受的。

然而，決定伸出援手，卻伴隨著巨大的風險。我們是外國人，在如此敏感的情況下，突然收養一個沒有合法證件的中國孩子，無異於將自己置於當局的監視之下。我們可能會被懷疑、被跟蹤，甚至被逮捕或驅逐出境。自身的安全、返回美國的計劃，所有的一切，都可能受到嚴重威脅。那份恐懼是真實的，它滲透到每一個念頭中，讓我們感到猶豫與掙扎。

那天晚上，離開小蓮暫住的鄰居家後，我們的心情無比沉重。我們默默地走回旅館，各自懷著心事，卻都圍繞著同一個難題。回到房間，我們相對而坐了許久，誰也沒有說話，只有輕微的嘆息聲。

忽然，慶玲抬起頭，直視我的雙眼。我妻子的眼神中，不再有常見的猶豫，取而代之的，是一種非凡的堅定，一種似乎發自內心深處的果決。

「明，」她說，聲音顫抖卻非常清晰有力。「我仔細想過了。我……我不能丟下那孩子不管。看她那樣，我的心好

痛。我們必須為她做點什麼。無論有多危險，我也不能讓小蓮獨自一人，去面對那渺茫的未來。」

慶玲的話，像一道電流穿過我的身體。那並非在徵詢意見，而是一個肯定的宣告，一個源自於深刻的善念、源自於或許是她透過大法所感悟到的慈悲，以及在面對小蓮的痛苦時，良知所驅使的決定。我內心的掙扎瞬間消散，取而代之的，是贊同，以及對我妻子那份胸懷的欽佩。

「我懂。」我回答，語氣也充滿了情感，伸手緊緊握住她的手。「妳的決定非常正確。我們一起來做。我們去接小蓮回來，照顧她，保護她。」

最終的決定已然做出，並非基於對自身安危的利弊權衡，而是出於內心強烈的驅動，出於同情心，以及我們正學習的、對「真、善、忍」價值的信念。儘管知道前方的道路充滿艱辛，危險隨時環伺，但當我望著慶玲那堅定的眼神時，我感到一種奇特的安心。

隔天，我們便將決定告知了劉大哥和那戶鄰居。起初，他們有些驚訝，也不免為我們這兩個外國人的安全擔憂，但隨後，他們也為我們的善心所感動並表示理解。在他們隱密的幫助下，我們準備好一切所需，準備將小蓮接到我們的旅館房間。

當我們抵達時，小蓮依舊蜷縮在屋角，眼神中充滿了恐懼。正是慶玲，輕柔地走上前，蹲下身與她平視，溫柔地微笑著，張開了雙臂。「小蓮乖，來阿姨這裡。」慶玲的聲音溫暖而柔和。

那女孩茫然地看了慶玲幾秒鐘，然後，像感受到了我妻子身上散發出的那份安全感與真摯的愛，小蓮怯生生地站起來，邁著小小的步伐，走向慶玲，依偎進她的懷裡。在慶玲緊緊抱住小蓮，用手輕撫她那凌亂的頭髮、安撫她那顫抖的小小背脊的那一刻，我看見慶玲的臉上，閃耀著一種聖潔的美，一種浩瀚的慈悲與一股非凡的力量。

看著那幅景象，一幅我永生難忘的景象，我明白，我們的人生，已真正地翻開了全新的一頁。那原以為簡單，預計在八月底結束的三個月暑期之旅，如今已拖延至近十月底。起初我們決定多留些時日，只為更深入地了解這條修煉之路，但現在，隨著小蓮的出現，這個決定，注定會將我們在這片動盪的土地上，留得更久，不知何時方休。我們不再只是遊客。我們成了非自願的父母，肩上扛起了庇護、保護一個剛從悲慘境遇中脫離的弱小生命的神聖責任。這個發自內心的決定，源於慶玲的善良與勇氣，並由我們兩人同心協力去實踐，正是我們在逆境中，對「真、善、忍」最深刻、最真實的實踐課。而它，也正式將我們帶上了一

段新的旅程，一段充滿危險卻又意義非凡的旅程：在這場迫害的風暴中，為我們三個人，尋找一條生路。

第十二章：穿越黑夜 - 面對與逃離

制定計劃與開始逃亡之旅

慶玲將小蓮擁入懷中的那一刻，也正是我們清楚地意識到，我們在上海這份相對的安全感，已不復存在。我們收養了小蓮，這個父母剛被抓捕、一人已故、一人失蹤的法-輪-功學員的孩子，這件事，必定瞞不過安全部門的眼睛。儘管他們尚未立即採取行動，但我有種非常強烈的感覺，自從接回小蓮後，我們的一舉一動，或許已在他們的監視之

下。在這家旅館再多待一天，都已是極度危險，不僅對我們，也對小蓮，以及像劉大哥那樣曾幫助過我們的人。

那一夜，在小蓮因疲憊而在慶玲懷中沉沉睡去後，我們在旅館房間裡坐下，低聲商討著計劃。情勢非常緊急。

「我們必須立刻離開，今晚，最遲明天凌晨。」我說，儘管心跳劇烈，卻仍努力保持語氣平靜。「待在這裡，無異於坐等他們來抓。」

慶玲點頭同意，臉色蒼白，但眼神卻非常堅定。「現在去哪兒，明？」

「只有一個選擇。」我回答。「我們必須設法到達美國領事館。幸運的是，上海就有領事館。那將是我們眼前的目標。」

慶玲在得知不必立刻遠距離轉移後，似乎稍稍鬆了口氣，但隨即又憂心忡忡：「可是，我們要如何安全地到達那裡呢？從這裡到領事館區也不近，而且如果他們真的已經盯上我們了……」

是的，儘管目標同在一個城市，但帶著沒有合法證件的小蓮移動，一旦被盤查，仍舊非常危險。「我們還是必須極其小心。」我說。「或許我們不會直接去領事館，而是先

找另一個臨時的、非常隱蔽的住處，在城市的另一個區，以便觀察情況，尋找合適的時機。我們必須乘坐那些最少受到盤查的交通工具，或許是短途的計程車，或是繞道的公車，盡量避開那些公安密集的市中心區域。」

初步的計劃擬定出來了：在今夜或明晨，離開這家旅館。尋找一個新的、更隱蔽的臨時住處，可能在上海的某個郊區。從那裡，我們將設法以最安全的方式，聯繫或探查前往美國領事館的路線，同時盡力不引起任何額外的注意。

在離開前，我試圖用我們事先約定好的簡單加密訊息（只用暗示性詞語，不直說），極其謹慎地再聯繫一次劉大哥，告知他我們的狀況與計劃，同時也請他如果可能，通知其他地方的學員網絡，以便在情況惡化、我們被迫離開上海時，能提供必要的協助。我們知道，這對劉大哥而言是個充滿風險的請求，但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已別無他法。

準備工作在黑暗中迅速而悄然地進行。我們只將最必需的物品打包進兩個小背包裡：幾件換洗衣物、剩下不多的現金、我們的身份證件，當然，還有那本我們隨身攜帶的、沒有封面的《轉-法-輪》。慶玲另外準備了一些奶粉、餅乾和幾件我們前幾天匆匆為小蓮買的小衣服。

小蓮依舊沉睡著，或許這孩子在經歷了那些恐怖事件後，已太過疲憊。慶玲輕柔地將她抱起，用一條大毛巾緊緊地裹住。我們關上燈，最後一次鎖上旅館房門，然後在夜幕的掩護下，悄悄地離去。

上海的夜間街道仍有些許燈火，但小巷裡卻一片寂靜。每一個突如其來的聲響，都讓我們心頭一驚。我總有種被人跟蹤的不安感，儘管努力不表露出來。我們步行了相當長一段路，來到城市邊緣的一個公車站，那裡有開往市區各遠郊的長途班車。

幸運的是，有一班夜間公車正準備發車，開往我們鎖定為臨時藏身處的那個郊區。我們買了票，盡力維持著最正常的表情，然後迅速上車，選了最後排、隱藏在暗處的兩個座位。慶玲將小蓮緊緊地抱在懷裡，輕聲哼唱著熟悉的搖籃曲，好讓孩子繼續安睡。

當那輛公車緩緩地駛離這個繁華卻又充滿危機的市中心區域時，我才稍稍鬆了口氣，但也只是暫時的。望向窗外，濃重的夜色，正如等待著我們的、不確定的未來。我們三個人的危險逃亡之旅，儘管僅僅是在這座城市範圍內的起步，卻也已然開始。我們不知道將會面臨什麼，也不知道是否能安全地抵達領事館。只有一件事是確定的：我們必

須不惜一切代價保護小蓮，並相信在這條艱難的道路上，大法與那些善良人們的幫助。

危險中的善良之網

在這座廣闊的上海城中，我們三人尋找新安全庇護所的旅程，是一段充滿緊張與疲憊的日子。在搭乘夜間巴士逃往郊區後，我們必須不斷地轉移，避免在一個地方停留過久。要找到一家隱蔽、對證件要求不嚴格，又能確保小蓮安全的旅店，絕非易事。每當經過有公安巡邏的區域，哪怕只是普通的交通檢查，我的心都會怦怦直跳。我和慶玲必須盡力保持最平靜的表情，慶玲常常將睡著或假裝睡著的小蓮緊緊抱在懷裡，希望一個孩子的存在，能讓他們減少注意。

食物，主要是在便利商店或路邊小餐館匆匆買來的。小蓮，儘管年幼，似乎也感受到了那份不尋常與緊張的氣氛。她比平時乖巧了許多，很少哭鬧，只是靜靜地依偎在慶玲懷裡，偶爾茫然地望著窗外掠過的陌生街景。看著她這樣，

我們心中那份必須盡快找到安全解決方案的決心，便愈發堅定。

在那些最初的艱難日子裡，在某些看似全然孤立無援的時刻，我們沒想到，自己透過加密訊息發給劉大哥的求助，竟真的起了作用。一個由善意與互助構成的無形網絡，一個因對「真、善、忍」的共同信仰而連結的網絡，已在上海這裡，悄然運作起來，幫助著我們。

當我們在另一個區辛苦地尋找臨時住處，經過一整天的兜轉而開始感到有些絕望時，在一個冷清的公車站，一位面容慈祥的中年婦女，忽然向我們走來。她沒有多說什麼，只遞給慶玲一張寫有地址的小紙條，輕聲說：「請問你們是劉大哥的朋友嗎？跟我來。」

儘管起初因不知虛實而有些猶豫，但看著她那真誠的眼神與平靜的態度，我們決定信任她。她帶我們到了一間位於相當安靜的小巷深處的小公寓，遠離了主要幹道。那是她的家。那一夜，在連續幾天的奔波後，我們第一次有了一個溫暖的睡覺之處、一頓熱騰騰的飯菜，以及暫時的安全感。她沒有多問我們的處境，只是默默地提供幫助。她為我們準備了一些乾糧帶著，給了小蓮幾塊甜餅，並叮囑我們如果隔天要繼續移動，該走哪些路線，以避開檢查站或那些便衣警察較多的區域。

「兩位就在這裡安心休息一兩天。這地方暫時安全。」在讓我們休息前，她說。「我們很多人，也都經歷過困難的處境。能幫就幫罷了。就信師父，信大法，一切都會好起來的。」

那樣的幫助，不僅僅只有一次。在接下來於上海的日子裡，當我們為了安全而必須數次更換住處時，我們又從劉大哥網絡中的其他人那裡，得到了類似的援助。有時，是一位年輕人，在事先約好的地點接我們，帶我們回他家借宿一晚。有時，是一對年長的夫婦，指引我們去一家他們知道老闆是好人、不會多問證件的小旅店。還有一次，一位學員開著私家車，載著我們三人穿過幾個我們不熟悉路況的區域，幫助我們避開了可能有危險的地方。

每一次得到那樣的幫助，我們心中都湧起一股深深的感激。我們知道，這些人，這些就在上海市中心、樸實無華的法-輪-功學員們，正為了幫助我們——這些他們僅透過介紹而認識的人——而將自己與家人置於不小的危險之中。他們這麼做，並非為了任何個人利益，而僅僅是出於善念、同修之情，以及對自己所做之事正確性的信念。他們那份勇敢、平靜與無私，散發出一股非凡的精神力量，與這個政權所極力散播的殘暴與恐懼，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不僅僅是法-輪-功學員，有時我們也從上海的普通市民那裡，得到意想不到的幫助，那些人或許不知道或不甚了解法-輪-功，但良知與善意依舊驅使著他們行動。一次，當我們在路邊一家小餐館裡疲憊地休息時，老闆娘見小蓮看似疲倦，便默默地端來一碗熱粥，沒有收錢。另一次，一位計程車司機，見我們看似無助又帶著小孩，便沒有繞路，還指點我們如何能最快、最安全地到達目的地。

那些微小的善舉，無論來自何人，都像溫暖的火焰，在這些充滿憂慮的日子裡溫暖著我們，讓我們更相信人性的美好本質，相信即便在最黑暗的處境中，善的光芒也總會存在並默默地傳播著。那張無形的善良之網，正是我們寶貴的精神支柱，給了我們更多的力量與希望，去繼續那段尋找通往領事館之路的旅程，朝著自由與正義的光明而去。

落網－王明被捕

憑藉著那張善良之網，以及上海同修與善良市民們的勇氣，我們度過了許多在恐懼中躲藏與奔波的日子。在離開舊旅館後將近兩週的時間裡，我們在這座廣闊的城市中不斷地

更換臨時住處，並設法以最隱蔽的方式移動，最終，我們感覺已非常接近目標：美國領事館。

根據我們查到的資訊，領事館位於一個相當中心的區域。我們已計劃好，先在領事館附近找一家咖啡館或某個公共場所，從那裡觀察情況，再尋找合適的時機走進去。對於安全與一條出路的希望，開始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為強烈地燃起。

那天下午，我們剛從一輛計程車上下來，地點是在一條離美國領事館約幾百米遠的街道上。我們刻意在一定距離外下車，以避免引起直接的注意。這條街相當繁忙，有許多商店和辦公室。慶玲正安撫著小蓮，那孩子在城裡奔波了一段路後，似乎有些疲倦了。我正努力保持鎮定，觀察四周，想在更接近領事館前，先找個地方暫時歇腳。

就在此刻，我感覺到有些不對勁。幾個穿著便衣的男子，從我們下車起似乎就已在附近徘徊，忽然間，開始有目的地向我們靠近。我的心怦怦直跳。直覺告訴我，大事不妙。

「檢查身份證件。」其中一人說，語氣冰冷，他迅速地亮了一下公安證件，隨即收起。他的目光掃過我們，在慶玲懷中正揉著眼睛的小蓮身上，停留了許久。

我努力保持鎮定，拿出自己和慶玲的護照。儘管已為最壞的情況做好了心理準備，但事情發生得如此之快，又恰好在這個時刻，仍讓我震驚不已。

「這孩子是你們的嗎？」另一名男子問道，指著小蓮。

「是的，是我們的女兒。」我回答，盡力表現得自然，儘管心裡清楚他們早已知道一切。

「她的證件呢？」最初那名警察接著問，語氣依舊平穩，但眼神已變得更為銳利，彷彿他確信我們沒有。

這正是我們最擔心的。我們沒有任何能證明小蓮是我們孩子的證件。我正打算隨口解釋，說我們正在為孩子補辦遺失的證件……但我知道，那樣的解釋全然無用。他們已監視了我們，他們知道我們是誰，而且他們選擇了這個時機，在我們即將到達可以尋求保護的地方時，下手。

沒等我說完，其中一人便打了個手勢。立刻，又有幾個人從附近街角衝了過來，迅速將我們包圍。氣氛瞬間變得緊張到極點。完了。他們一直等到此刻。

「你們兩個，跟我們回局裡一趟。」帶頭的說，語氣已變得強硬。「有些問題需要弄清楚。」

「我們沒做錯什麼！」慶玲驚慌地說，將小蓮抱得更緊。
「我們是美國公民……」

「安靜！跟我們走！」另一名男子喝斥道，粗暴地推開慶玲的手。

他們上前來，試圖抓住我。出於本能反應，我向後退了一步，舉手護住慶玲和小蓮。「你們想幹什麼？我們有權聯繫領事館！領事館就在這附近！」我努力大聲說，希望能引起街上行人的注意。

但這個舉動，似乎只讓他們更為惱怒，必須更快地行動。兩名身強力壯的男子立刻撲了上來，將我的手臂反扭到背後。我奮力掙扎，卻無法抵抗。一副冰冷的手銬，緊緊地鎖住了我的手腕。

「明！明！」慶玲尖叫起來，試圖衝過來拉住我，卻被另一名男子擋住。小蓮看到這一幕，嚇得失聲痛哭，那哭聲在熙攘的街頭，顯得撕心裂肺。

「放開他！你們在幹什麼？」慶玲絕望地哭喊著，淚如雨下。

我被他們粗暴地拖向停在附近街角的一輛無牌照小車，想必是早已等候在那裡。我奮力回頭，想再看慶玲和小蓮最

後一眼。母女倆在便衣的包圍與開始聚集的好奇人群中，相擁痛哭的景象，像一把刀刺入我的心臟。極度的痛苦、無助與擔憂，侵襲了我。我會怎麼樣？更重要的，沒有我，慶玲和小蓮在這座城市裡該如何是好？

我被猛力推進車廂。車門「砰」地一聲關上，將我鎖在黑暗與恐懼之中。車子疾馳而去，將小蓮的哭聲與慶玲絕望的身影拋在身後，那將是在接下來的黑暗歲月裡，不斷縈繞在我腦海中的一幕。包圍圈，就在我們即將觸及希望的那一刻，收緊了。我已落網。

在黑暗牢房中的歲月

我被帶到一個他們稱為「拘留審查中心」的地方。實際上，那是一座位於上海某處的看守所，一個陰冷、潮濕，且時刻籠罩著窒息與恐懼氛圍的地方。經過了按指紋、拍照和沒收所有個人物品等草率的程序後（幸好那本《轉-法-輪》當時在慶玲的背包裡，否則恐怕也早被他們拿走了），我被推進一間擁擠、惡臭的牢房，與將近二十個其他人關在一起。

這裡的生活條件，可以說惡劣到難以想像。空氣中總是瀰漫著濃重的汗臭、霉味，以及來自房角那個露天廁所的難聞氣味。我們得在冰冷的水泥地上擠著睡，每人只有一張破舊的草蓆。唯一的光源，是天花板上那盞永不熄滅的昏黃燈泡，讓日與夜混淆不清。食物也只是少得可憐的牢飯，通常是乾硬的白飯配上些許爛菜葉和幾片豆腐，從來不足以緩解那持續不斷的飢餓感。

但肉體上的不適，與我所要承受的精神壓力及無休止的審問相比，根本算不了什麼。幾乎每一天，通常是在最刁鑽的時刻，如三更半夜或天剛破曉，我就會被他們從牢房裡拖出去，帶到一間狹小、陰冷的審訊室。在那裡，在直射臉龐的刺眼燈光下，我必須面對幾個輪番盤問的公安。

他們完全不相信我所解釋的，說我們只是來中國旅遊的遊客，收養小蓮是出於同情心。他們一口咬定我是美國間諜，利用旅遊來搜集情報，並與「邪教組織」法-輪-功勾結，意圖顛覆中國政權。他們還刻意歪曲事實，說我綁架小蓮是為了某種不可告人的目的。

「快招！你受誰指使？你們在這裡的網絡有哪些人？」他們拍著桌子，大聲咆哮，語氣充滿威脅。「你以為有美國國籍就了不起嗎？這裡是中國的地盤！要是不老實交代，就讓你坐穿牢底！」

他們用盡各種方法來施加心理壓力。有時是恐嚇，說他們知道慶玲和小蓮在哪裡，如果我不合作，她們母女倆就會有危險。有時又假惺惺地放軟姿態，承諾如果我肯「立功贖罪」，也就是承認那些捏造的罪名，並供出曾幫助過我們的法-輪-功學員的名字，就能得到寬大處理，早日獲釋。

為了增加壓力，他們還動用精神與肉體上的折磨。雖然不像蘭姐所描述的那樣殘酷（或許因為我是外國人，他們還有些顧忌），但也足以讓人精神崩潰。在那些無休止的審問中，我經常被罰以非常難受的姿勢站著或坐著好幾個小時。他們故意不讓我睡足，每隔幾小時就把我叫醒問話，或在牢房裡刻意製造巨大的噪音。有一次，因為我堅決不肯承認他們強加的那些荒謬罪名，一名審訊員惱羞成怒，狠狠地甩了我一巴掌，並將我一腳踹倒在地。

他們還逼我看那些極其粗製濫造、充滿誣陷與抹黑法-輪-功及師父的宣傳錄影帶。他們拿給我一些印好的資料，強迫我閱讀那些誹謗大法的文章。那確實是一種精神上的酷刑，企圖動搖我剛建立起來的信念。

在那些漫長、黑暗、有時近乎絕望的日子裡——我估計自己被關在這裡約一個半月，或許將近兩個月——當對慶玲和小蓮的擔憂，以及身心雙重的折磨，似乎快要將我擊垮

時，正是我在牢房裡所見所思的一切，成了我巨大的精神支柱。

在我的牢房裡，還有幾位也是因為修煉法-輪-功而被捕的獄友。他們不常談論自己的處境，但從他們輕柔的話語、平和的舉止，以及在面對嚴酷環境時那份奇特的平靜態度中，我認出了他們。我看到他們在獄警最不注意的時候，靜靜地盤腿打坐，哪怕只有短短幾分鐘。我聽到他們在自以為無人聽見時，低聲背誦著《洪-吟》裡的詩句。

我還目睹他們被拖去審問，回來時身上帶著新的傷痕，但眼神中依舊閃爍著非凡的堅定，沒有一絲怨恨或恐懼。有一位年長的農民伯伯，被他們打得走路都非常困難，但當另一位獄友生病時，他還是努力將自己那份少得可憐的飯菜讓給對方。他們在如此極端的困境中所展現出的那份超凡的善良與忍耐，深深地觸動了我。

正是那些景象，加上我不斷在腦中默念著在《轉-法-輪》中所學到的法理，特別是「真、善、忍」的原則，幫助我守住了理智與信念。我開始明白，他們為何能如此堅強。因為他們已找到了真理，找到了生命的真正意義。他們知道，這些苦難只是暫時的，是錘鍊自我、消除業力、回歸善良本性的機會。

親眼目睹中國共產黨在對待最善良的公民時所展現出的那份殘暴、荒謬的本質，已消除了我心中對劉大哥、陳大娘和蘭姐所言的最後一絲懷疑。我清楚地意識到，這並非一場政府與某個「迷信」團體之間的鬥爭，而是一場善與惡、正與邪之間真正的較量。而我知道，自己必須站在哪一邊。

將近兩個月的黑暗牢獄生活，並未將我擊垮。相反地，它像一個試煉的熔爐，讓我的對法-輪-大-法的信念，變得前所未有的堅定。儘管身體疲憊、飢渴，並面對著未知的未來，但我心中卻有著一種奇特的清明與堅定。我不知道何時才能離開這個地方，但我確信一件事，我絕不會向邪惡屈服，絕不會放棄我幸運尋獲的這條真正修煉之路。

外交干預與驚險的逃脫

十二月初，上海的天氣也開始轉涼。在潮濕的牢房裡，我已逐漸失去了時間的概念，只能緊緊抓住心中的信念與默念的法理，來抵抗那嚴酷的環境與滲入骨髓的寒冷。我不知道慶玲和小蓮現在如何，妻女是否安全，在這座廣闊的

城市裡是否有人幫助她們。那份憂慮，有時比那些毒打或審問，更讓我備受煎熬。

然後，一個寒冷的早晨，當我正努力在冰冷的水泥地上盤腿打坐時，牢房的門忽然開了。一名獄警點了我的名，語氣粗暴：「王明！出來！」

我不知道將會發生什麼。又是一場審問嗎？還是他們打算將我轉移到別處？我蹣跚地站起身，因飢餓、失眠與寒冷而疲憊不堪的身體，默默地跟著獄警走出牢房，心中不敢抱有太多希望。

但與其被帶到那間熟悉的審訊室，我反而被領著穿過其他走廊，來到一個看似辦公區的地方。在那裡，一位看起來像是上級的幹部已在等候。他用一種難以捉摸的眼神將我從頭到腳打量了一番，然後朝桌上一套乾淨的衣服（雖然不是我的）揚了揚下巴。

「換上衣服。」他命令道。「你被釋放了。」

我的耳朵嗡嗡作響。被釋放？在被關押、折磨了近兩個月，並被冠以荒謬罪名之後，他們現在卻突然說我被釋放了？我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為什麼……？」我結結巴巴地問。

「不用多問。」他打斷道，語氣不耐煩。「調查過程中有些『誤會』。上級已重新審查了你的檔案。你是美國公民，我們尊重國際法。你可以走了。」

「誤會」？我心知肚明那只是個託辭。肯定是有來自外部的強大干預。難道……慶玲做到了？難道在上海的美國領事館介入了？一線希望開始在我心中閃現，但我仍不敢完全確定。

在極其迅速地辦完幾項簡單的文書手續後，我被帶出了看守所的大門。冬日微弱的陽光刺得我睜不開眼。外面的冷空氣撲面而來，但那是自由的空氣。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氣，努力站穩。

然後，我看到了她。慶玲正站在離大門不遠處等候，因憂慮與失眠而面容憔悴、蒼白，但當她看到我時，雙眼卻亮了起來。在我妻子身旁，被一位陌生的中年婦女（我猜想必定是一位法-輪-功學員）牽著手的，是小蓮。那孩子也瘦了許多，眼神中仍帶著幾分恐懼，但當她看到我時，她輕聲叫道：「明叔叔！」

那一刻，我所有壓抑的力量似乎都崩潰了。我朝她們奔去。慶玲也跑了過來，緊緊地抱住我，失聲痛哭。我緊緊地抱著妻子，感受著她那因顫抖而顯得瘦弱的身體。我的淚水

也無法抑制地流下——那是喜悅與辛酸交織的淚水，是歷經苦難後的重逢之淚，是那份原以為再也無法擁有的幸福。

「我……我做到了……你被放出來了……」慶玲在我懷中抽泣著說。

「我知道……我知道是妳……」我哽咽地回答，輕撫著妻子凌亂的頭髮。

我低下頭看著小蓮，那孩子仍有些靦腆。我輕柔地抱起她。
「小蓮乖，沒事了。叔叔回來陪妳了。」

同行的那位婦女和藹地笑著。「這幾週孩子都跟我們在一起，很安全。妳太太為了救你出來，可是辛苦了。」

後來，慶玲才向我講述了她那段艱辛的過程。在我被捕後，我的妻子曾極度恐慌。但多虧了這位好心的婦女，以及劉大哥設法聯繫上的其他幾位學員的幫助，她和小蓮在上海一個隱蔽的地方，有了安全的臨時住處。緊接著，不顧危險，她想盡一切辦法，終於到達了在上海的美國領事館。起初，要接觸並陳述案情並不容易，遇到了官僚作風與幾分懷疑的態度。但憑藉著毅力、我被無故拘捕的證據（她保留了我的護照），以及提及我們與法-輪-功關聯的冒險之舉（儘管知道風險極大），我的妻子最終說服了一位領

事官員，讓他相信並願意介入。他們正式發出了外交照會，要求中方澄清事件，並釋放美國公民王明。將近兩個月持續不斷的外交壓力，最終迫使上海地方當局讓步。

我們的重逢短暫卻充滿情感。我們知道，自己尚未真正安全。這裡仍是中國的土地，他們「釋放」我，可能只是暫時的。我們必須盡快離開這裡。

在我獲釋後，有了領事館更積極的協助，我們開始與時間賽跑，為我們三個人辦理所有必要的程序。為小蓮申請旅行證件遇到了許多困難，但憑藉領事館的強力干預與緊急人道理由，我們最終還是拿到了能帶孩子一同離開中國的特別許可。

終於，在十二月的最後幾天，當聖誕氣氛已瀰漫全球時，我們已身處上海浦東國際機場，手中握著返回美國的機票。這趟穿越黑夜、面對危險，並最終驚險逃脫的旅程，已告一段落。我們活了下來，保護了小蓮，而最重要的是，我們的信仰不僅未被摧毀，反而變得前所未有地堅定。隧道盡頭的光芒，已真正地顯現。

第十三章：東方既白 - 歸來與 傳播

歸航與自由的土地

坐在正緩緩離開上海浦東國際機場跑道的飛機上，我緊緊地握著慶玲的手。那份極度的緊張感，直到飛機真正脫離中國領土、升入空中時，才稍稍緩解。直到在候機室的最後一刻，在辦理出境手續時，那種害怕被攔截、被刁難的憂慮，仍舊縈繞在我們腦海。此刻，當我透過窗戶，看著中華大地漸漸遠去，一種無比的輕鬆感，儘管還夾雜著許多紛亂的思緒，才真正地滲入心底。

這趟跨越太平洋的漫長航程，似乎是我們所需要的寧靜片刻，讓我們能真正意識到，自己已逃離了險境。在經歷了數週的驚恐後，身體已疲憊不堪，我和慶玲都很快地沉沉睡去。小蓮，或許也感受到了氣氛的變化，在慶玲溫暖的懷抱中，安穩地睡了大部分的航程。偶爾醒來，看著慶玲與小蓮安詳熟睡在身旁，我心中不禁升起一股難以言喻的感恩，感謝某種神聖的庇護，幫助了我們，幫助了我們三個人，度過了這一切。

但那份輕鬆感，卻無法抹去我心中的重負。康裕兄遇害、陳梅姐在獄中音訊全無的景象，劉大哥、陳大娘、蘭姐以及無數其他同修，仍在故鄉面對殘酷鎮壓的身影，不斷地浮現，讓我心如刀割。我們自由了，但他們呢？我們重逢與脫險的喜悅，似乎染上了一層悲傷的色彩，一種因不得不將他們拋在身後而產生的模糊愧疚感。

終於，在一段彷彿永無止境的旅程後，飛機降落在美國的國際機場。此刻已是十二月的最後幾天。走出機艙，呼吸著熟悉的空氣，聽著親切的聲音，看著第二故鄉那溫馨的景物，一種絕對的安全感籠罩了我們。機場裡裝飾得華麗璀璨，閃爍的彩燈、聖誕樹，以及從廣播中傳出的悠揚聖誕樂曲。這裡的溫暖、熱鬧與自由的氛圍，與我們剛在中國所經歷的那種窒息、緊張與充滿危險的氣氛，截然相反。

就是這裡了，自由的土地。我們，真的回來了。

慶玲緊緊地抱著小蓮，那孩子用她那圓溜溜、充滿好奇的大眼睛，茫然地看著周遭的一切。看著那幅景象，我深刻地意識到，我們歸來時，已不再是出發時的兩個人，而是三個人。我們帶回了一位新成員，一個在風暴中誕生的新家庭。小蓮不僅僅是我們所收養的孤兒，她現在是我們的女兒，是那段動盪旅程的鮮活見證，是一份我們甘願肩負的神聖責任。

踏上熟悉的美國土地，安全感與自由感滿溢，但我心中依舊沉重。那將近七個月在中國的記憶——從最初的好奇、奇特的相遇、尋獲大法的喜悅，到目睹並親身經歷迫害的驚恐——一切仍是如此鮮明、如此深刻，無法褪色。我們已回到了自由的土地，但我們的靈魂，似乎有一部分仍留在了東方，與那些正堅韌地承受著苦難、並期盼著更光明明日的同修朋友們在一起。這次的歸航，標誌著一場驚險逃脫的結束，卻也是我們人生新篇章的開始，一個在這片自由的土地上，在大法光芒照耀下的新生活。

在大法光芒下，建立新的生活

回到美國的最初幾天，我們努力地讓那在中國將近七個月後已完全被打亂的生活，重新步上軌道。我們熟悉的家裡，如今多了小蓮牙牙學語的笑聲，帶來了一種全新的氣氛，但也伴隨著不小的責任。我們聯繫了家人、朋友、同事，盡力以最簡潔的方式，解釋我們為何缺席了那麼久，以及家中這位新成員的到來。大多數人都感到驚訝、好奇，但也對我們表示了理解與支持。我們那幾個已長大的孩子，在最初的擔憂過後，也很高興父母能安全歸來，並像對待小妹妹一樣，歡迎著小蓮。

此刻最重要的事，是幫助小蓮融入新的環境。那孩子在經歷了那些事後，心裡仍有陰影。夜裡，她常常會驚醒哭喊，呼喚著父母的名字。慶玲幾乎將所有時間，都用來陪伴、照顧、安撫與疼愛這個孩子。憑藉著耐心與真誠的愛，我的妻子逐漸地幫助小蓮感到更安全、更開朗，並開始熟悉英語與新的生活。看著慶玲照顧小蓮的樣子，我清楚地看到了，一位母親、一位正努力實踐自己信仰的人，所展現出的那份善良與寬容。

在穩定家庭生活的同時，我們迅速地設法與當地的法-輪-功學員群體取得聯繫。回到家僅僅幾天後，我們便找到了

最近的煉功點，並開始參加早晨的煉功以及週末的小組學-法。

那種能在戶外自由煉功、能公開閱讀大-法書籍、能與同修們分享修煉心得而無需擔心被監視或抓捕的感覺，是如此的珍貴，與我們在中國的經歷截然不同。在這裡，我們遇到了來自許多國家、許多不同文化背景的學員，但大家都有著對「真、善、忍」共同的信念，一同努力做得更好。這裡開放、祥和與純淨的修煉環境，讓我們感到被注入了新的能量與力量。

堅持不懈地讀書與煉功，成了我們新生活的穩固基石。那些在《轉-法-輪》中深邃的法理，不僅幫助我們更清楚地理解所經歷的那些苦難的意義，也照亮了我們前方的路。我們學會以更平靜的心態去面對那些悲傷的記憶，將其視為提升心性所必須跨越的考驗。我們學會將那些不好的經歷，轉化為更精進修煉的動力。

我們的生活，儘管經歷了驚濤駭浪，此刻卻變得比從前更有意義、更為坦然。我們更清楚地明白，人生的目的，並非追求外在的物質名利，而是為了修煉，為了回歸自己善良的本初。每一天，我們都努力地用「真、善、忍」的標準來對照自己的言行與思維，努力在家庭與社會中，更好地扮演自己的角色。

在共同經歷了近乎生死的考驗後，我與慶玲之間的關係，變得更加緊密、更加理解。我們不僅僅是夫妻，更是能在回歸之路上相互提醒、相互扶持的同修道友。我們一同讀法，一同分享自己的領悟，在看到對方有什麼做得不好的表現時，也一同提醒。

我們也努力在一個充滿愛與「真、善、忍」價值的環境中，撫養小蓮。我們給她講述關於善良、誠實與寬容的故事。漸漸地，笑容回到了那孩子的臉上，眼神也變得清澈而活潑。儘管她還太小，無法完全理解大法，但我們相信，善良的種子，正被播入她那純淨的心田。

儘管那趟漫長的旅程與突如其來的事件，讓我們不得不暫時擱置許多工作計畫，也耗費了一筆不小的開銷，但我們在美國的新生活，在精神層面上，卻變得意義非凡。大法之光，已照亮了生活的每個角落，幫助我們找到了內心的平靜、面對困難的力量，以及一個更為崇高的生活目標。我們正在重建自己的生活，不僅僅是用物質，更是用那份信念，以及每日對「真、善、忍」的實踐。

寧靜中的風暴

在中國大陸經歷了那些驚心動魄的變故後，我們在美國的生活逐漸步入正軌。我傾注全部心血創辦的製藥公司開始穩健發展，產品受到市場的積極反響，為家庭帶來了主要的經濟來源。與此同時，我們夫妻倆也都在一所大學找到了教職。儘管這份工作的收入與公司的利潤相比微不足道，但它帶給我們在學術環境中貢獻的樂趣，維護了我們的科學聲譽，也提供了與知識界交流及繼續我們所熱愛的學術研究的機會。我們有了更多時間進行個人修煉、參加集體學-法、深度靜坐，並與當地其他法-輪-功學員一同參與洪法活動，在那裡，我們與許多有著共同華人文化背景的人們找到了共鳴與連結。我們的小家庭再次充滿了歡聲笑語，儘管我心中仍時常掛念著那些在中國大陸仍在遭受苦難的同修們。

但平靜的日子並未持續太久。

最初的漣漪，出現在我的製藥公司。起初只是一些小額合約，在最後一刻以模糊、難解的理由被取消。以我多年的商場經驗，我只當那是尋常的風險。但接著，問題開始接踵而至。我們出口到歐洲的一批貨物，儘管內部品管流程極其嚴格，卻突然出現了品質標準問題。隨後，關於公司產品的不實謠言，開始在一些網路論壇上散播，在消費者心中種下了懷疑。長期合作的夥伴開始表現出謹慎的態度，

一些前景看好的新產品研發專案，也因原料供應短缺或重要資訊以難以解釋的方式外洩，而突然停滯。

我的腦子繃得像一根弦。我努力保持著一位科學工作者的清醒，重新審視了管理與營運的每一個環節，卻怎麼也找不出致命的漏洞。一種無力感與模糊的焦慮，開始佔據我的心頭。

致命的一擊，在我那身為公司大股東、且曾對公司發展方向極具信心的內兄，突然以「重組個人投資組合」為由，宣布撤出全部資金時，降臨了。我知道，那個理由背後，是在不實謠言前的恐慌，或許還有來自他家人眼見我公司陷入困境的壓力。我內兄，那個我一直視如手足的人的決定，像一顆炸彈，震撼了整個公司，並引發了連鎖效應。那些曾熱情承諾的銀行，突然凍結了已批准的貸款，找出各種理由拖延撥款。與此同時，先前投資的貸款利息，卻依舊如催命符般定期到來，像一條繩索，逐漸勒緊公司的脖子。

與公司的風暴並行的，是一片同樣的陰影，也開始籠罩我們夫妻倆的教職工作。在我的系裡，閒言閒語、審視的目光開始出現。幾位曾友好的同事，如今也變得疏遠。系領導不指名地暗示著「績效有待提升」以及「來自學生的非正面反饋」，卻又拿不出任何具體證據。我的妻子慶玲，

在她的系裡也面臨著類似的處境。無形的壓力與日俱增，失去我們所熱愛與珍視的學術工作環境的風險，懸在我們倆的頭頂。

慶玲，儘管內心紛亂，卻仍努力成為我的精神支柱。我們那兩個已長大的孩子，一個讀大二，一個讀高三，雖然已能自理許多事，卻仍需要家庭不小的支持，尤其是在他們也感受到家裡正發生的動盪時。而小蓮則不同。她還小，心中又帶著在孤兒院與逃亡路上那些恐怖日子的陰影。她需要特別的照顧，需要無盡的愛與耐心，才能逐漸康復。晚上，在安頓好小蓮入睡後，我們夫妻倆會坐在一起，不是為了商討如何解開那些看似無盡的困境，而是為了共同學法，在靜坐中尋找內心的寧靜。慶玲常會溫柔地提醒我法理中的教誨，提醒我在逆境中要「忍」，提醒我要向內找，看看自己是否有什麼執著需要放下。

除了工作上堆積如山的困難，我們還得面對來自家庭的擔憂。我的父母，現已七十多歲，退休後與我大哥一家同住。他們在中國出生長大，上世紀七十年代移民來美，因此非常了解中共的本質。儘管他們倆都未曾真正了解法-輪-功與我們所追求的一切，但我父親表現得比較平靜，他向來話不多，也總是尊重孩子們的選擇。我母親則不同。她偶爾會打電話來，而每一次，對我都是一場考驗。自從知道

我在中國被關押了近兩個月後，她對中共的恐懼便愈發深刻。她心疼我，為我家所承受的一切感到難過，但她表達的方式，卻讓我極度疲憊。母親常常用一種充滿憂慮、半勸半責的語氣說：「明啊，我覺得很不安。你老是跟法-輪-功扯上關係，加上公司、學校的事又一直不順，你沒覺得有什麼不對勁嗎？我只怕……怕他們又不會放過你們，就像在中國那次一樣。」她試圖說服我應該更「圓滑」些，「識時務者為俊傑」，甚至暗示我應該「暫時放下」修煉之事，以求「自保」。

那些時候，儘管我心中也因那些難以解釋的巧合而泛起些許波瀾，但我仍努力地安撫母親，也同時安撫自己。我想，或許是母親因過去的陰影而過度憂慮了。在美國，一個自由與法治的國家，怎麼可能發生如此精密的暗中破壞？我仍舊相信，公司的困境是出於內部管理問題、市場波動，或是我的能力不足。我需要自己找出原因並解決，而非將其歸咎於某個無形的力量。母親的話，儘管我知道是出於愛與根深蒂固的恐懼，卻仍讓我倍感沉重，有時甚至因無法讓她安心而感到無力。

「明啊，」有一次，在母親那樣一通電話後，慶玲輕聲對我說，「我想，所有發生的事，都不是偶然的。或許這是

師-父在考驗我們，看我們的信念是否堅定，看我們是否能真正放下這些世間的物質，以及這些情感的束縛。」

我沉默地握住妻子的手。我明白。但明白是一回事，面對與跨越，又是另一段艱難的旅程。財務的壓力、對數百名員工的責任、對家庭未來的擔憂、對兩個孩子教育的供給，尤其是如何為小蓮的康復確保最好的環境，再加上無法讓父母安心的煎熬，沉重地壓在我的肩上。

情況日益惡化。為了挽救公司，我被迫做出痛苦的決定。幾輪裁員開始了。一個曾擁有五百多名員工、氣勢如虹的公司，萎縮到只剩下一個搖搖欲墜的骨架。悲傷的氣氛籠罩著最後幾次會議，那些曾與我並肩奮鬥的人們那失望、迷茫的眼神，讓我心如刀割。最終，只剩下二十多位員工，那些真正有心，或因某種原因，仍選擇留在那艘正逐漸下沉的船上的人。

但即便只有這麼少的員工，營運成本與尤其是銀行貸款的利息，依舊是無法承受之重。債權人不斷催討，威脅要查封公司資產。別無他法，在輾轉反側多個長夜後，我與慶玲商量，決定賣掉我們在美國多年積累的三處房產中的兩處。那是一棟投資房和一間出租公寓。由於資金緊缺，又急需周轉，我只能以遠低於實際價值的價格「賤賣」。我們一家搬進了最小的那棟房子，削減了一切不必要的開支。

我們夫妻倆曾使用的、每輛價值超過二十萬美元的豪華轎車，也必須賣掉。取而代之的，是我們買回來的兩輛二手車，每輛僅一萬多美元，剛好夠用。週末全家在高級餐廳聚餐的習慣也完全取消了；取而代之的，是簡單而溫馨的家常便飯。我們家的物質生活，此刻已與從前大相逕庭。

整整三個月，然後是六個月，風暴不斷地考驗著我們。公司只能勉強維持運作。我們夫妻倆，儘管如何努力，最終還是收到了大學不再續聘的通知。我們失去了最後的穩定收入來源，但更重要的，我們失去了一個學術環境，一個我們可以貢獻專業、維持科學聲譽、並與知識界連結的地方。

在那些黑暗的日子裡，我不斷地自省。我面對著殘酷的現實，努力以誠實的態度（真）去探究原因，但所有努力都走入了死胡同。我不怨天尤人，也不責怪任何人，只默默地承受（忍）。對於公司裡剩下的二十多位員工，我盡全力保障他們的最低生活，用我的善意與真誠去鼓勵他們（善）。

許多個夜晚，看著慶玲必須放棄從前奢華的生活習慣，默默地適應著小房子裡更為簡樸的生活，仔細地計算著每一筆開銷，親手準備家常便飯以取代週末的餐廳盛宴，擱置了那些從前她能輕易購買的遠行或名牌商品，同時還得將

全部心力投入到照顧小蓮、努力撫平那孩子心靈創傷上，我的心痛如刀割。儘管家庭基本的溫飽仍能靠著剩餘的資產維持，但從百萬富翁的生活，跌落到僅如普通公務員家庭般勉強度日，那種落差讓我感到一股無形的重壓。我自問，自己是否太過執著於一位科學家、一位成功企業家的名聲？失去大學的教職、失去學術界的認可，是否是為了讓我放下那個我仍緊抓不放的「名」的考驗的一部分？我是否太看重那些物質成就，那些如昂貴汽車、豪華餐飲或奢華假期的舒適享受，而忘記了一位修煉人生命的真正意義？那些問題，深深地鑽入我的心坎，迫使我向內找，去面對自己心識最深處的層面。

從灰燼中重生，向著光明

最黑暗的日子，似乎已沉到了谷底。我們夫妻倆，儘管失去了幾乎所有白手起家的成就，卻依舊堅守著自己的信念。那二十多位在公司風雨飄搖之際，選擇留下的員工，成了我微小卻又珍貴的動力來源。他們不再僅僅是員工，而是同行的夥伴，在同一艘試圖掙脫死亡漩渦的船上。

在一次與一位年長同修的偶然會面中，那位在美國生活多年、也曾歷經風霜的同修，我向他分享了公司與事業上接連發生的那些奇特變故。我講述了那些被無理取消的合約、不實的謠言、我內兄的撤資，以及我母親那充滿憂慮的、關於中共可能插手的警告。那位同修專注地聆聽著，然後沉思著說：「王明啊，你母親的話，並非毫無根據。在美國，中共的特務活動非常精密和猖獗。你的事業正蒸蒸日上，卻突然如此反常地急轉直下，我恐怕這並非偶然。很可能是他們插手，為的是破壞那些與法-輪-功有關，或敢於為大陸不公之事發聲的人。你試著仔細調查一下，說不定能找到線索。」

同修的話，如同一記警鐘，喚醒了我腦海中曾悄然閃過的那些模糊疑雲，尤其是在母親警告之後。從前，我多少有些不以為然，認為在美國不可能發生這種事，認為我該從自身找錯。但此刻，聽一位有經驗的同修這麼說，那些零散的碎片開始連結起來。我忽然想起了那些不合常理的細節、那些難以解釋的事故。難道母親是對的？難道我對一個「完全自由的世界」的天真，讓我變得麻痺大意了？在慶玲的鼓勵下，我決定必須找出真相，無論它有多麼殘酷。

以一位科學家的思維，我開始重新審視整個系統、所有交易、人事檔案，特別留意那些在公司開始出現問題期間新

進的員工。我私下請了一位值得信賴的網路安全專家朋友，重新檢查公司的整個電腦系統與通訊資訊。結果令我震驚而痛苦。一位業務部的新進員工，那個我曾評價為積極、合群的人，竟有著可疑的活動跡象：訪問職權範圍之外的資料、不尋常的對外聯繫，而更重要的，有證據顯示，此人曾蓄意洩漏專案資訊，破壞了幾個重要的合約。

面對自己竟被另一位華人，一個被懷疑是中共當局安插進來搞破壞的內鬼所害的殘酷事實，一股憤慨最初在我心中翻湧。但我很快提醒自己是個修煉人，記起師-父關於善與忍的教誨。我不能讓憤怒或怨恨主宰我的行為。在搜集到足夠的證據後，我與公司的律師一同將整件事報告給了美國的相關執法機構。那個內鬼很快便被解僱，並面臨法律的調查。儘管無法立刻挽回已造成的巨大損失，但清除了這個「害群之馬」，已幫助公司卸下了一個無形的重擔，而更重要的是，它證實了我的懷疑，讓我更清楚地理解了這場迫害的本質——它並不止步於中國的邊境。

只剩下二十多位有心人，我明白公司已無法再沿用舊模式。我們必須全面重組，尋找一條新的出路，一個真正具有突破性的核心產品。在幾次氣氛緊張卻又充滿建設性精神的會議中，想法開始成形。從我自大法中領悟到的、關於珍視傳統價值、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教誨，結合我自身的現

代科學知識，我萌生了一個大膽的構想：開發一個全新的藥品系列，將東方傳統醫學的精髓，與西方嚴謹的科學研究、驗證流程相結合。

我與剩下的團隊分享了這個想法。許多人起初還抱持懷疑，因為這與我們以往所做的，實在太不相同。但我的熱情與遠見，加上具體的科學分析，逐漸說服了他們。我們在一場新的冒險中，攜手並進，儘管資源有限，但決心卻無比高昂。我和慶玲，以及幾位核心的科學家，日以繼夜地在實驗室裡辛勤工作。我們研究了數百種東方醫學寶庫中的珍貴草藥，設法提取其活性成分，並按照現代科學原理進行配伍，以最大化其功效並將副作用降至最低。研究過程極其艱辛，多次的失敗幾乎讓我們想要放棄。那些時候，我們便一同學法，尋回內心的平靜與信念。師-父的形象與法中的教誨，再次給了我們力量。

經過將近一年的不懈努力，終於，一款新產品誕生了。那是一種輔助治療慢性病的藥物，完全由天然草藥成分，依循東方醫學知識所配製，但又經過西方嚴格的臨床試驗標準，進行了標準化與效果、安全性的驗證。

產品上市那天，我心中充滿了期待與不安。在經歷了這一切後，我們不敢期望太多。但積極的信號開始出現。起初是一些試用病患的良好反饋，接著，醫生與醫療專家們也

逐漸注意到產品的獨特性與效果，特別是它的安全性與幾乎無副作用的特點。產品的信譽，逐漸透過實際的效果與使用者的口耳相傳而建立起來。訂單開始有明顯的增長跡象，帶來了希望，也帶來了幫助公司逐漸穩定的第一筆收入。

我那小小的公司，從破產的邊緣，忽然有了積極的轉機。我在製藥界的聲譽，儘管先前曾嚴重受損，也開始逐步恢復。有了這些樂觀的信號，我有了基礎去慢慢地重建公司，可以在條件允許時，邀請一些過去有心的老員工回來，並謹慎地逐步擴大生產規模。

但比財務上的復甦更重要的，是我們夫妻倆感受到的一種更深層的喜悅。我們已將逆境化為契機，不僅僅是為了重振事業，更是為了創造出真正有益於人類的產品，那其中，既承載著傳統醫學的智慧，也包含了現代科學的透明。前方的道路再次豁然開朗，那不僅僅是一家企業的未來，更是那些敢於堅守信念、敢於面對挑戰，並從自身的修煉中找到光明的人們的未來。我明白，我們所經歷的一切苦難，都是為了錘鍊意志、洗淨執著，並讓我們能更穩健地，走在回歸的路上。

風暴中的希望之歌，傳播光明

在中國大陸經歷了那些驚心動魄的變故後，我們在美國的生活原以為已逐漸穩定，但真正的平靜卻並未持續太久。財務與事業上的困境接踵而至，將我傾注心血的公司推向破產邊緣，並使我們夫妻倆都失去了教職。在經歷了漫長一段時間最初原因不明的逆境後，我們終於發現了中共特務的暗中破壞，並憑藉著結合東西方醫學的新方向，一步步地從灰燼中重建了事業。

跨越那場風暴，不僅幫助我們重振了事業，更錘鍊了我們的意志，洗淨了我們的執著，並鞏固了我們對大法的信念。而正是在此刻，當生活逐漸重回正軌時，我和慶玲更感到自己的責任重大。

從中國歸來，不僅帶回了一個新的家庭，更背負著那裡正發生的殘酷迫害的真相重擔，我們感到必須將真相說出來。我們無法在知曉成千上萬的無辜民眾，僅因對「真、善、忍」的信仰而遭受苦難，在知曉那駭人聽聞的活摘器官罪行仍在世界背後持續發生時，保持沉默。

傳播這個真相絕非易事，尤其是在面對部分西方公眾的冷漠、懷疑，甚至是顧忌時。但康裕兄、陳梅姐、劉大哥、陳大娘、蘭姐以及我們所遇到的無數其他人的身影，連同我自己在勞教所裡那段恐怖的經歷，都催促著我們必須行動。

我們從最親近的人開始：家人、朋友、那些思想開明的同事。我們講述自己的旅程，分享法-輪-功的美好與那場迫害的殘酷真相。漸漸地，我們敘述的真誠與自身的積極轉變，讓許多人開始聆聽，並更嚴肅地思考。

但僅僅是個人的分享還不夠。我們主動參與當地法-輪-功學員社群所舉辦的活動。週末，我們與其他學員一同，在中國領事館前和平靜坐，參加遊行，舉辦紀錄片放映會與「真、善、忍」國際美展。慶玲憑藉她的語言能力與文化理解，常常介紹法-輪-功並解答疑問。我則參與徵集請願簽名，向立法者、人權組織寄送郵件。

每一個活動，無論多麼微小，都是一次打破沉默的努力。我們遇到了不少困難：冷漠的態度、來自中國政府的暗中阻撓，有時甚至是誤解。但看著其他的學員，許多人也是從迫害中逃脫出來的難民，依舊年復一年地堅韌、平和、持續不懈地講述著真相，我們便又增添了力量。我們明白，傳播真相不僅僅是對那些在中國受苦難的人們的責任，更

是對我們自身良知與世界未來的責任。因為在邪惡面前保持沉默，就是與邪惡為伍。

自我們重建一切以來，時光飛逝。與小蓮的新生活，伴隨著修煉自身與傳播真相的努力，已成為一趟永不停歇的旅程。回首來時路，我不禁感慨萬千。從一個只相信實證科學的醫學教授、企業家，我在認知與信仰上，經歷了一次徹底的蛻變。那趟旅程，引領我從懷疑到好奇，從探索到接納，從最初的信仰到對法-輪-大-法、對神佛的存在與宇宙高深法理那不可動搖的堅定。

我曾站在世俗標準的名利巔峰，卻感到空虛。如今，在經歷了生死的考驗，面對了極致的邪惡，並見證了無邊的善念之後，我才真正找到了生命的真諦。那並非對物質的享受或對名利的庸俗爭奪，而是回歸到純淨的先天本性，是同化於宇宙的最高特性：「真、善、忍」。修煉大-法之路，正是那架通往天國的階梯。

我們所經歷的苦難，儘管痛苦而嚴酷，卻正是錘鍊意志、消除業力、提升心性所必需的考驗。每一次面對危險，每一次必須在自身安全與良知之間做出選擇，都是一次我們被大-法加持、被鞏固信念與勇氣的機會。康裕兄與陳梅姐一家的悲劇、那場迫害的殘酷，所有這一切，都未曾讓

我們恐懼或退縮，反而，更讓我們清楚地認識到中共的邪惡本質，以及我們所選擇道路的偉大與正義。

我堅信「真、善、忍」那感化人心的力量。這份光明，不僅照亮了我們這些修煉人，更具有感化與喚醒全世界所有人良知的力量。儘管邪惡的陰影仍籠罩著華夏大地，儘管迫害仍在殘酷地持續，但我相信，那只是黎明前最後的瘋狂。

因為法-輪-大-法已洪傳五洲，深深地扎根於億萬人的心中。真正的修煉者，懷著對「真、善、忍」的堅定，懷著無限的祥和與慈悲，正日夜不懈地講清真相，破除謊言，揭露邪惡政權的罪行。如同從污泥中綻放的純淨蓮花，他們正用自身的善良與忍耐去面對暴力，用真理去戰勝謊言。

我相信，中國人民認清中共真面目的那一天，關於法-輪-功受迫害的真相在公眾面前被完全揭露的那一天，已為期不遠。那時，黑暗必將消散，邪惡必將被淘汰，一個信仰自由、傳統道德價值得以復興的光明未來，將真正降臨到這片古老的華夏土地。真正的黎明，將在東方破曉。

而我意識到，「真、善、忍」並非什麼陌生的、或僅屬於東方的東西。那是或許每個人在靈魂深處，都嚮往的價值。在有時令人迷失的現代世界中，法-輪-大-法如同一股清泉，

幫助我重新找到了平衡，提升了道德，並更深刻地理解了生命的真正意義。我相信，美好與純正的事物，其本身，就具有傳播的力量。

* * *

結語

當《紅塵，金光》的故事落下帷幕，或許縈繞在讀者心頭的，並非各個角色的情節或命運。而是一種靜默卻又強烈的對比：在滿是塵埃的俗世與那道總在尋求展現的純淨光芒之間。

乍看之下，這是一系列零散的生命片段，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心事、自己的重負，一場在世間得失中的掙扎。他們被命運、慾望、創傷與過錯的洪流所席捲。那正是「紅塵」的景象——窒息、混亂而充滿誘惑。

然而，當我們退一步觀察時，一縷金線已悄然織就了一幅共同的織錦。在最黑暗的時刻，在最艱難的抉擇之間，「金光」已然顯現。那道光，並非從天而降、用以解救的奇蹟，而是源自人性最深處的一種選擇：一個無私的行為，一句寬恕的話語，一個放下執念的瞬間，或是在逆境中依然堅守的善念。

因此，這部作品不僅僅是在講述他們的故事。它也在映照著我們自身。每一位讀者，都正行走在自己的紅塵俗世中，背負著自己的重擔，面對著自己的抉擇。

而或許，本書所留下最重要的提問，並非書中人物找到了什麼，而是：

在人生的萬千塵埃中，我們是否能認出，並守住屬於自己的那道光？

蘇菲亞·貝爾 (Sophia Bell)

THE EPOCH MEDIA

關於作者與 THE EPOCH MEDIA 計畫

關於作者

蘇菲亞·貝爾 (Sophia Bell) 是一位獨立作家，致力於探索政治、文化、社會、科學與靈性等主題。她的作品追求真理，喚醒良知，並為人類命運的深刻省思發聲。

她的作品多源自真實訪談，忠實記錄，富有情感深度，並帶有啟迪人心的精神。

關於計畫

本書是由 THE EPOCH MEDIA 出版系列作品的一部分。THE EPOCH MEDIA 是一項具備全球視野的獨立出版計畫，其使命為保存並傳播那些跨越時空的回響。我們不追

逐每日的新聞潮流，而是致力於出版能夠深刻觸動人心的書籍。

聯絡方式

- ✧ 網站：www.theepochmedia.com
- ✧ 電子郵件：editor@theepochmedia.com
- ✧ 二維碼 (QR Code)：



同一計畫的其他作品

您可以閱讀 THE EPOCH MEDIA 的其他出版物：

－ 紅塵，金光 (Red Dust, Golden Light) → 即本書

- 後政壇：遺產 (After Power: The Legacy)
 - 科學的黃昏與黎明 (Sunset and Sunrise of Science)
 - 紅色的帷幕 (The Red Veil)
 - 時間之前的迴響 (Echoes Before Time)
 - 入世間 (Entering The World)
 - 最後的鐘聲 (The Last Bells)
 - 我們之前 (Before Us)
 - 千劫已過 (Thousand Lives)
-

誠摯感謝您撥冗閱讀本書！願神、願佛在您探索真理的旅程中賜福予您。